皇清經解

478
8

阮20 8

門 口 12 號 卷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脩大清一統志館閣之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湖山間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縣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宏多不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是正其以爲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朞乃成釐爲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

管闚天用錐指地言所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跐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亦井蠃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錐指者禹貢爲地理之書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發明況其他乎採擷寥寥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不成章竝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按二字別之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竝立於學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於此仍舉其辭而爲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揜至於地志水經酈縷本末附以夾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於經術所以使人優柔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轍也是書出幸而不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眞吾書之不幸也已

衛櫟齋湜撰禮記集說其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爲天下法莊子有寓

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況眞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爲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予深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論傅寅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於它書所引崑山片玉彌覺貴重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輯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瑞徵著禹貢匯疏捃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尚少然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鄭端簡曉焦文端竑有禹貢解頗爲疎畧　其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寶諸家於禹貢尤爲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其餘棄短錄長卽有一二語之善者槩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臠可辦愚勞搜遠紹於經不無小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尙書中候河圖括地象吳越春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誕今說禹貢竊附太史公不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尙書士正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江朱處士鶴齡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爲採入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

百詩則余所覿面講習者景范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
志館初稾皆史學之淵藪可以陵古轢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
禹貢故雖指稱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鄙人之逝恫乎有
餘悲焉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諒
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
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
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爲經緯矣
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
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卽所紀之山川方
鄉里至雖存却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
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卽有可
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欲證禹貢舍班
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穎達所
謂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水地名竝不言
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爲郡名震澤吳南太湖
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西沇水在溫西北平地桐柏在
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顚頊鶻突
不甚分明其他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
耶至若菏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

水出新安而云出漏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爲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褒德之北條荊山美陽之岐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濩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屋山及沇水與滎陽地中軹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荊山定陶之菏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水上曲陽之恆山恆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濰水祝其之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鄡縣之江沱青衣之蒙山渝氏徼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鳥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西傾山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湖南之衡山此真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它如氐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水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

山鄠縣之澧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嶕縣之霍太山
郎太岳長子之濁漳水郎衡漳屯留之絳水郎降水墜王之太行山華
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墜之大野澤鄄縣之故大河郎禹厥二渠之
一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郎三江
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
路之沮水下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南縣之高津
郎許商所舉九河之三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
差貽惑後人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
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漯矣驪成之揭石山冠之
以大陵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
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
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補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
爲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悻物潁川
崇高太室山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
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爲
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豫章歷陵傅易山古文
以爲敷淺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居延
之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漢下生安國所說
壁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
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

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濕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滹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閻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入此豈經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濕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唐人義疏例稱孔君鄭君）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益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

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亾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爲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絶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已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沿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著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經以爲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書之要語皆薈蕞於其下目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殽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歷之地間有疏闊道元依經注補今所引必經自注劃然分爲二段則前後不相貫穿讀者反多眩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籌之甚悉海

丙諸賢幸不以此相譏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當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爲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高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于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於引古之下必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間沿革頗多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謂之岱山自藍田以至蘊厓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陘總謂之太行自上洛

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相分析而各爲之名愈久愈多
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
鳥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栢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終
南則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經
旨吾不敢從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孤露與
一峯一壑無異荼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表識未可執前
例以相繩以爲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
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強臺外方亦名嵩高三名
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又名嶽又名吳嶽
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
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
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碣縣而水經云
在臨渝後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
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碣縣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漢之沔陽而後
魏志云在嶓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寧宇記云
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寧羌地名六變
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羌州北與沔縣接界處也至若嶓冢在
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
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
聊舉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

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爲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跡尙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爲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鄭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案圖而得也濟爲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畧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益如熊耳爲謹舉大別爲冀際恒水爲嘔夷衞水爲虖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榮澤導爲滎川河水引爲鴻溝徐偃通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之異也滎播塞成平地灘沮二源壅絕逆河化爲勃海碣石淪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尙有明徵禹功未盡湮沒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眞其爲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濼與河合亦稱河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東流爲濟濟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漾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

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皆然縣亘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眾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厥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敝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爲妄開章寔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

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竝垂天壤矣縣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釋禹貢而大伉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博攷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卧疾一卷導河書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疎冀有君山賞中心鬱少舒班固曾先覺王橫實啓之九峯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施秖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時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

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實宋光宗紹熙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泲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益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爲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爲害彌甚慮故於導河解後附歷代徙流之論而又各爲之圖以著其通塞之跡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於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訖於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益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畧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益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荊豫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爲標識不

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爲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荆西界巫山豫東兗西界菏澤是也至於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默契焉故時引以證經

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爲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爲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祭祀燕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而論即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瑇玳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尤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來外國之享王皆以達河爲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於州末兗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荆豫皆由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以達河冀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矣然當時粟米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唯貢物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它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曰中邦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鄒子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

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

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於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爲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爲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注云防謂脈理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爲利後世穿渠灌溉之智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爲賦後世口率音律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鄉化後世珍禽瑰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後世飛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世設險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脩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疆幹弱枝之慮無有也武衞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邊之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致之術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覽三代以降號稱善治者猶未免爲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爲老莊之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得焉非惟知識日進於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己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貢錐指就正公覽之喜曰是書博而不雜精而能賅不惟名物禪洽兼得虞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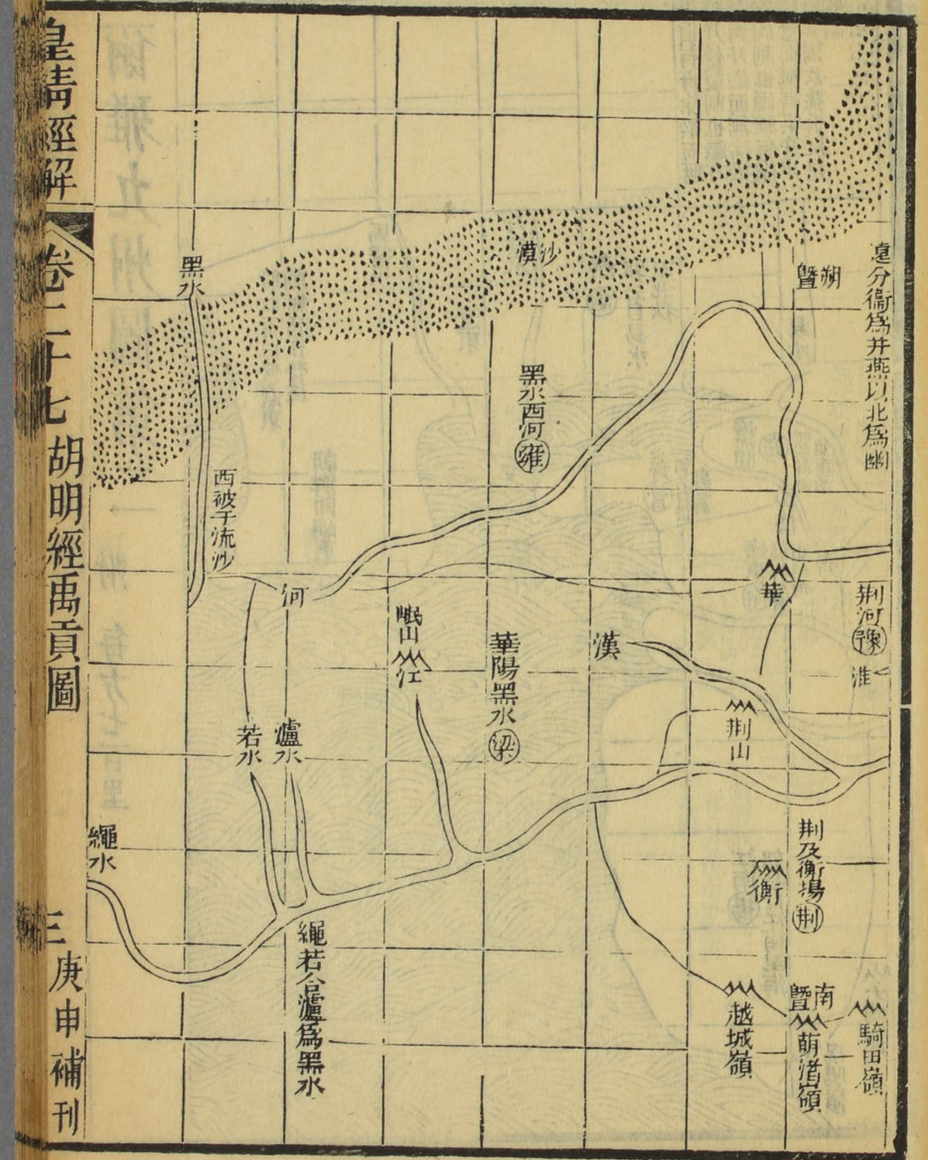
傳心之要出以問世誰曰不宜余負牆而謝今春公寓書天津以示劉侍御西谷先生一見稱賞謂從來所未有復於李公序而行之誠異數也嗟乎積病無慘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當時聊代萱蘇今迺重災棃棗訟音令癡符之誚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元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　敬述於御河舟次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與職方氏相爲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藏諸石渠閣武帝又嘗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其古今圖籍亦云備矣而未聞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此圖及蕭何所得至晉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撰禹貢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爲之說歸太僕有光言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今亦不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頁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罕覯其用意勤矣惜乎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之舊說與經不合者亦莫能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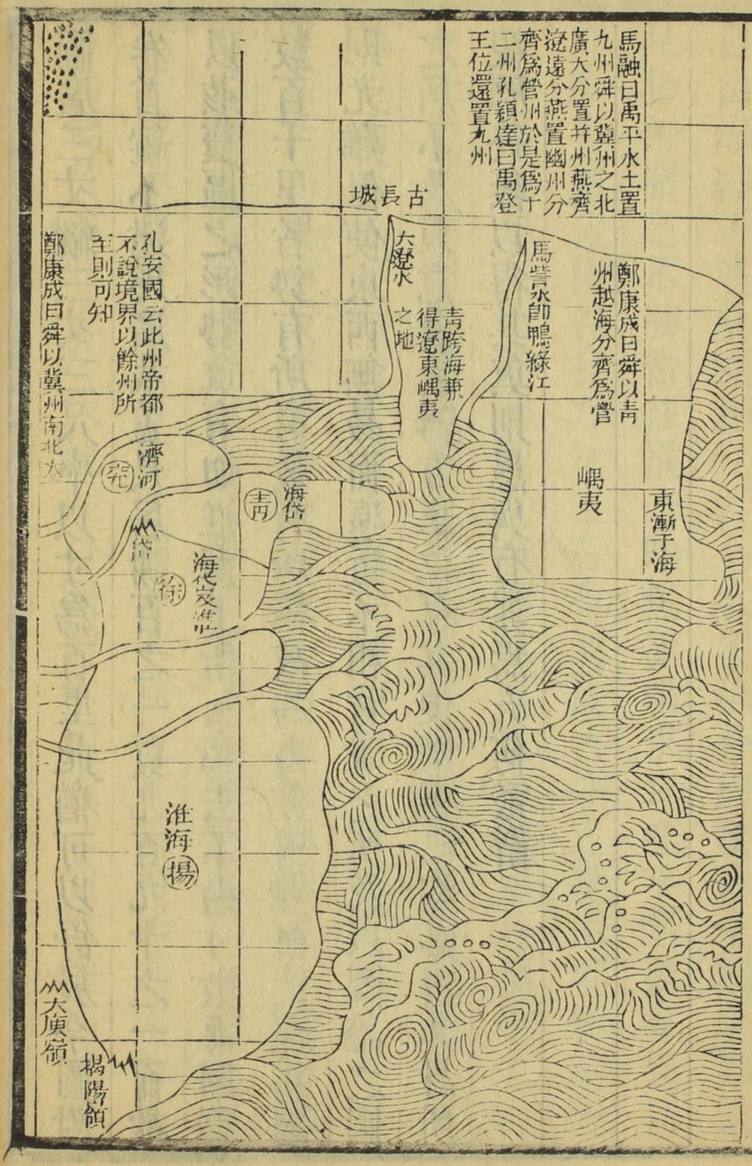
也明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錢宗伯謙益序之以爲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余聞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今之變不可勝窮說經至禹貢難矣而爲圖則尤難胷無萬卷之藏足無萬里之行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不爲人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爲也而終不可闕苟有說而無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學者茫然莫辨說雖詳亦奚以爲於是不揣孤陋既作錐指輒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理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畧倣朱思本意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於邊幅布置偪側昔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本圖方丈賈耽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爲百里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卷首縱不逮咫廣裁盈尺居謝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之一而欲以賅寰區之形勢眞有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勢有所窮數有所極故爲禹貢圖難而就經爲圖則尤難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說之所及以圖證之圖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非身所親歷終無以得其眞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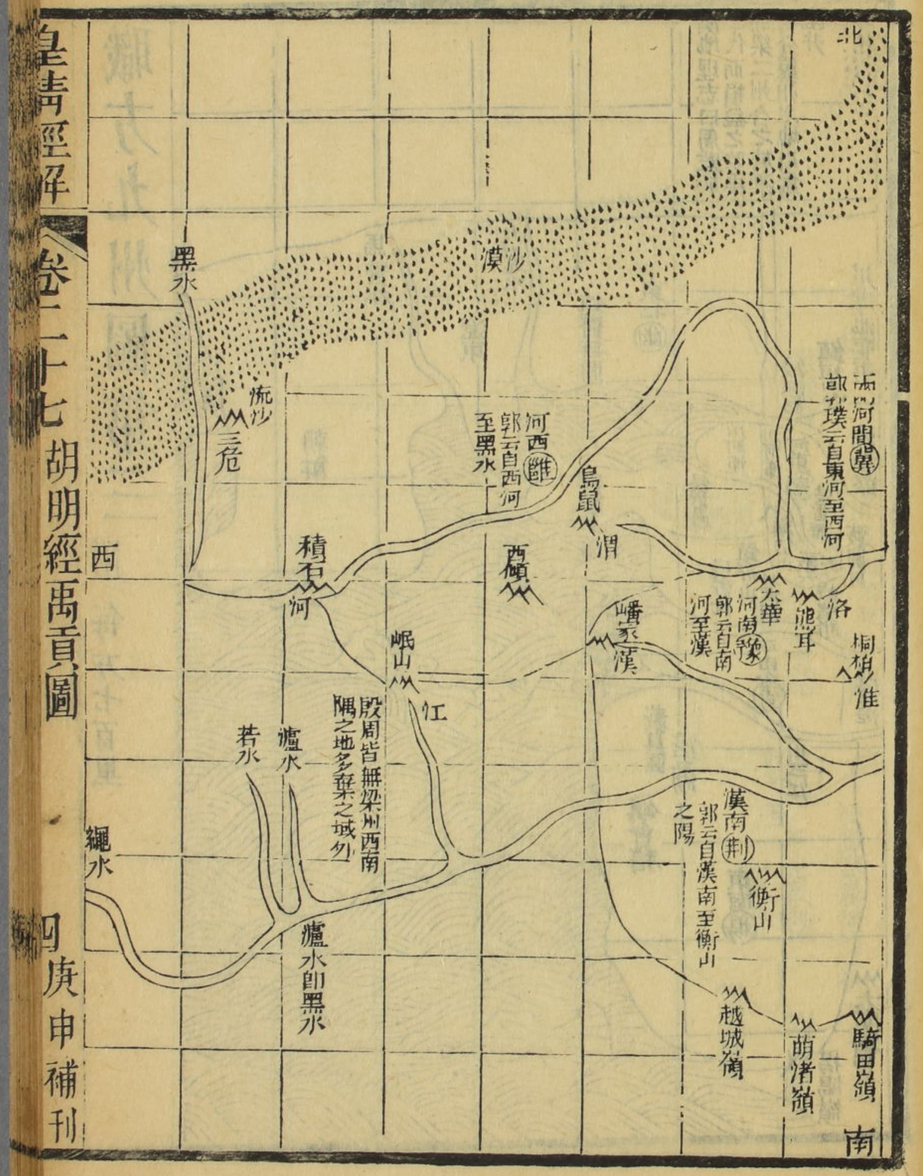


九州分域圖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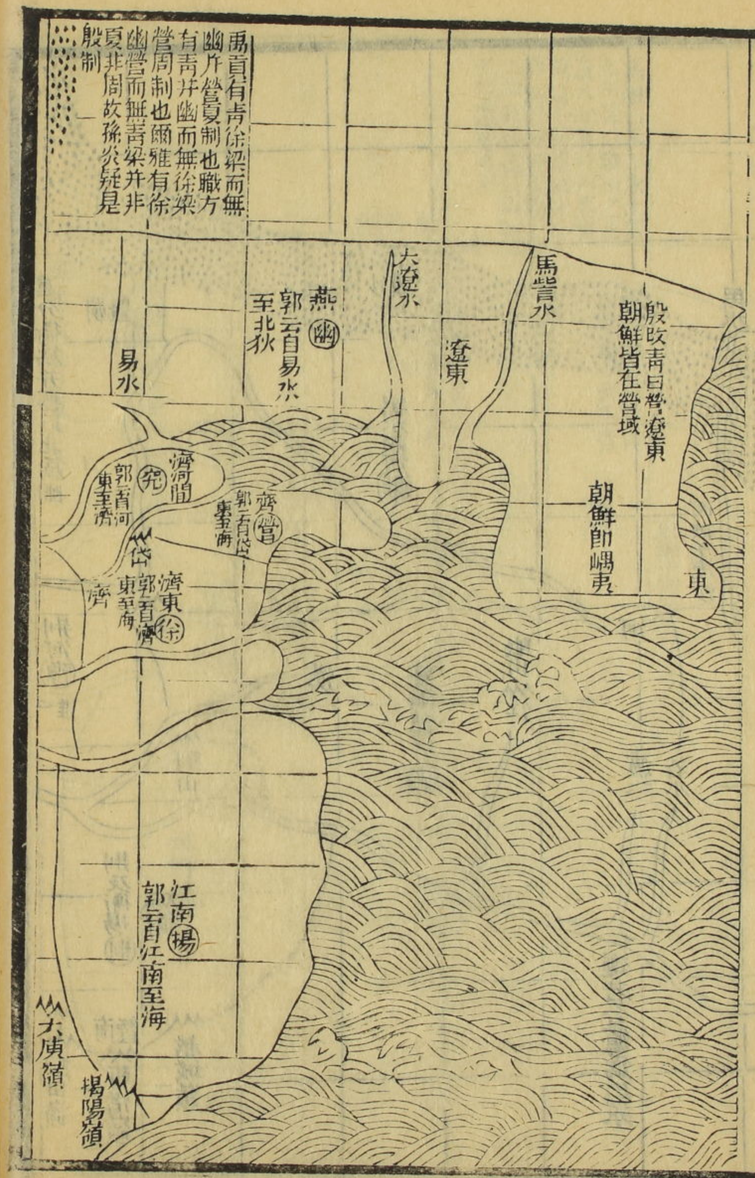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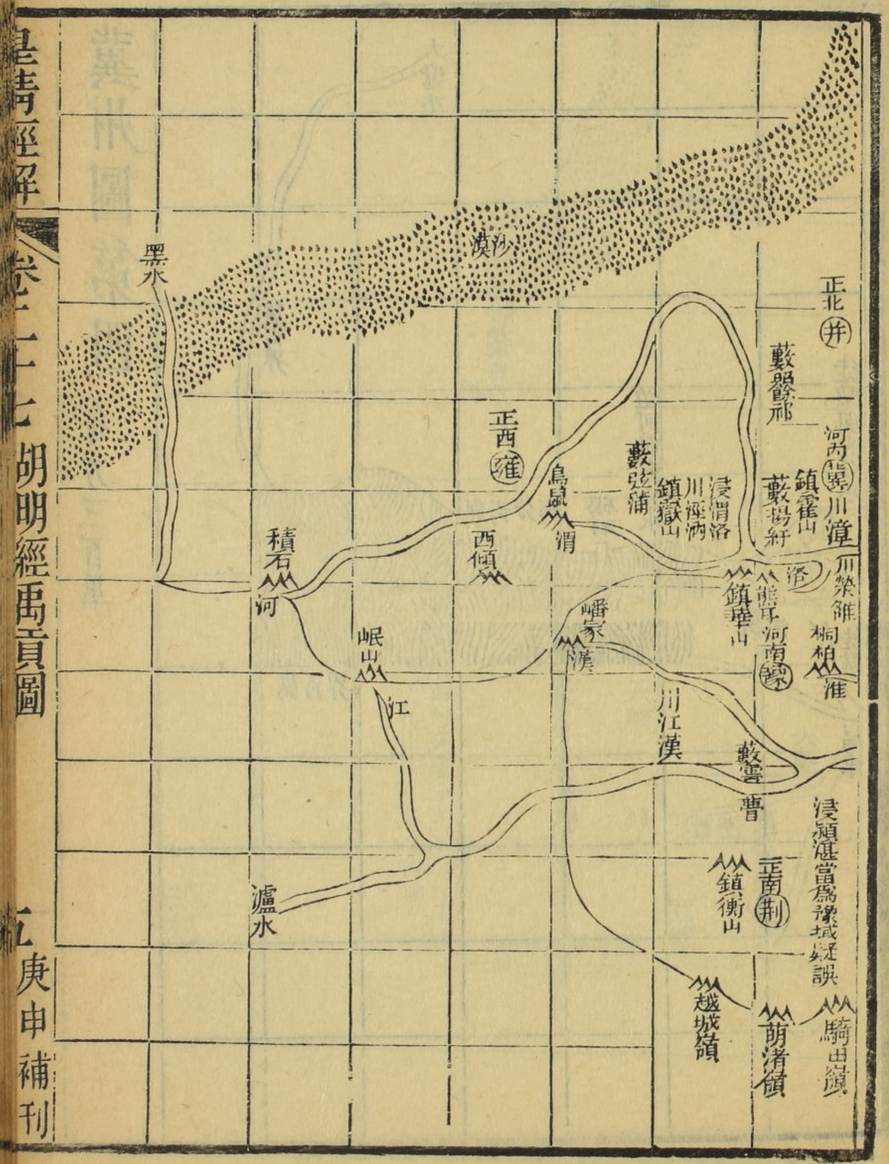
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遐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孔穎達曰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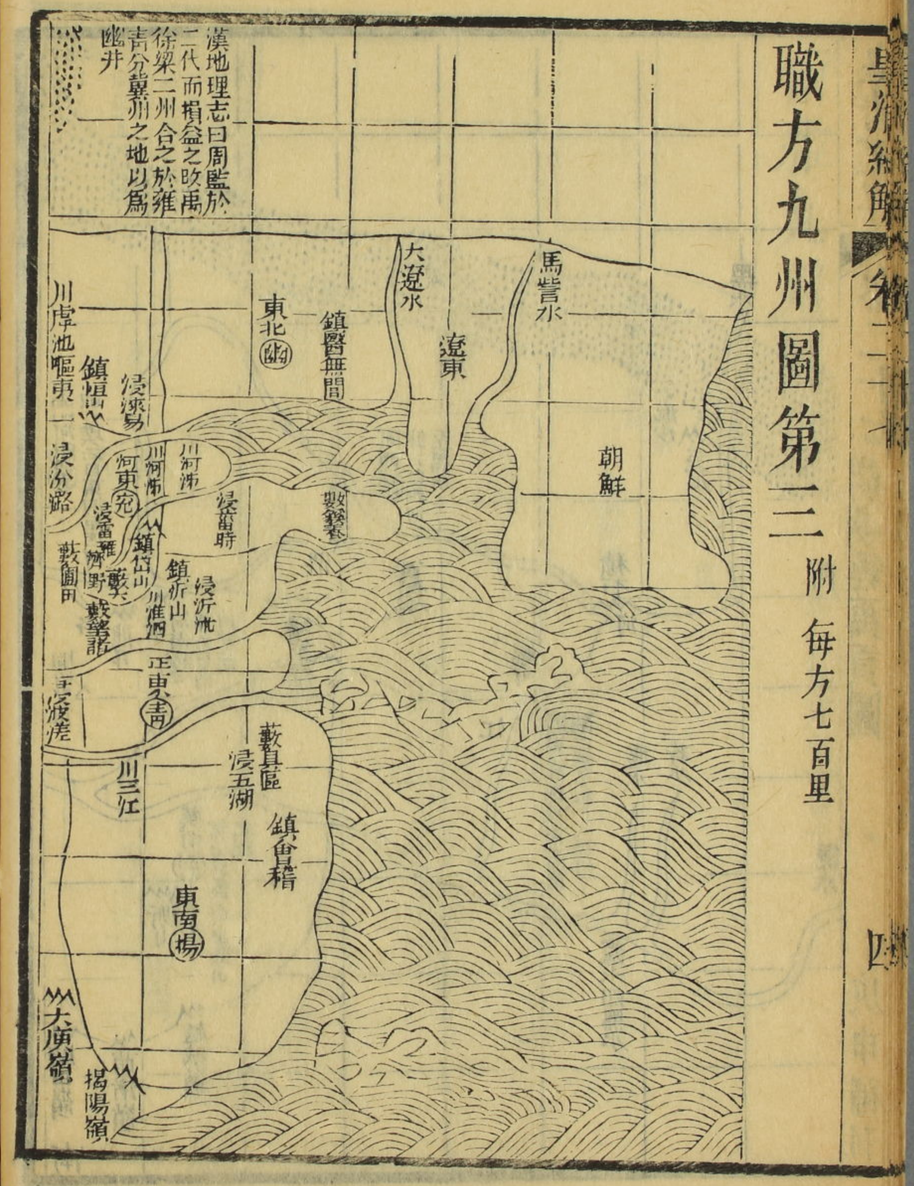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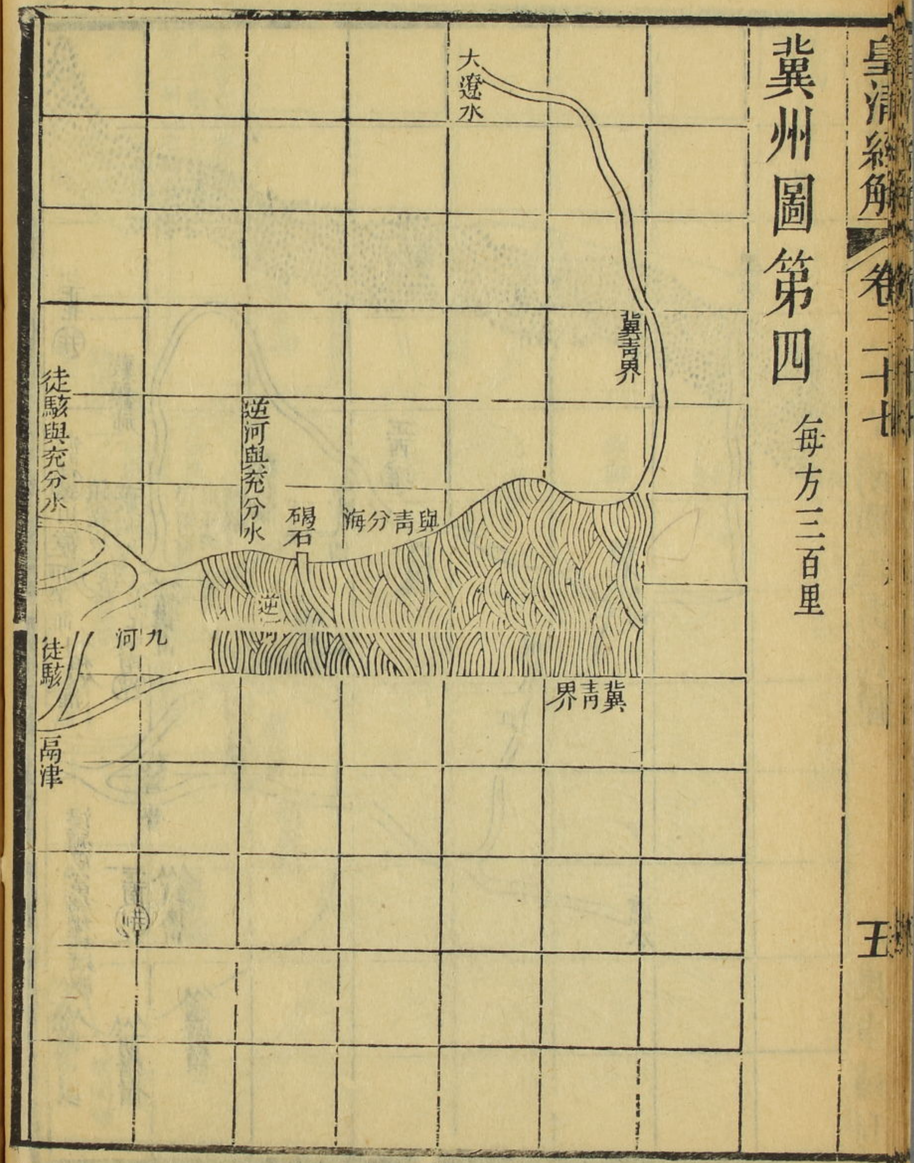
爾雅九州圖第二十一　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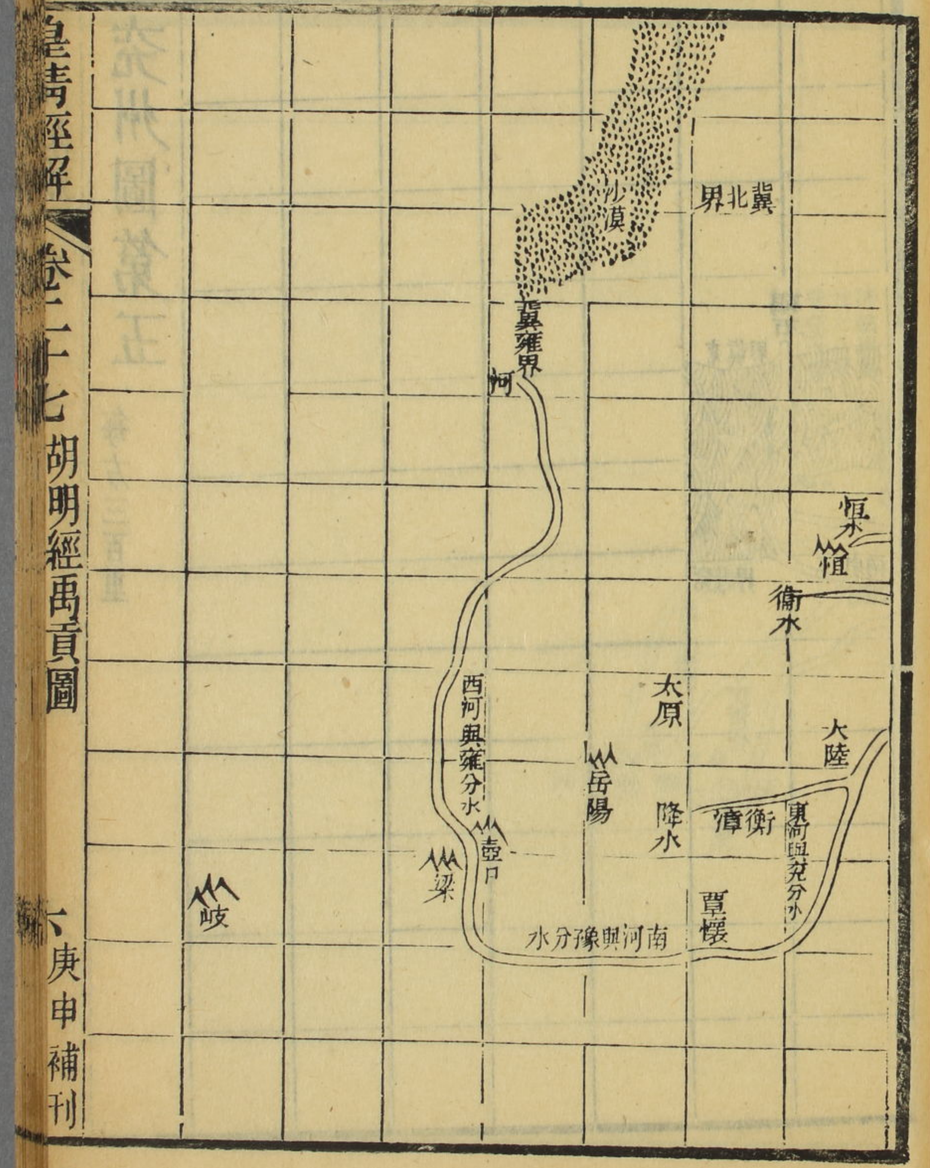



正北并
藪醫巫
河內冀川漳
鎮霍山
藪楊紆
浸渭洛川滍洲
鎮嶽山
藪弦蒲
正西雍
鳥鼠山
渭
西傾山
積石山
河
崏山
江
嶓冢漢
川江漢
藪雲瞢
正南荆
鎮衡山
浸潁淮當爲豫域疑誤
騎田嶺
越城嶺
萌渚嶺
瀘水
黑水
流沙


漢地理志曰周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井
大遼水
馬訾水
遼
東北幽
鎮醫無閭
浸滹沱
鎮恒山
川虖池嘔夷
浸分路
朝鮮
浸雷時
鎮岱山
浸沂沈
正東青
藪具區
浸五湖
川三江
鎮會稽
東南揚
大庾嶺
揭陽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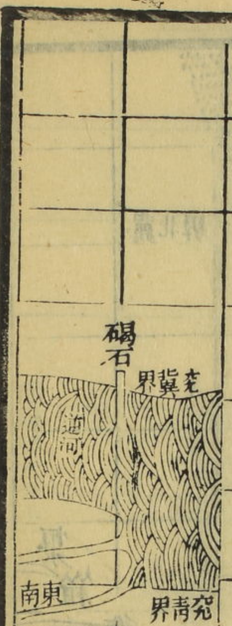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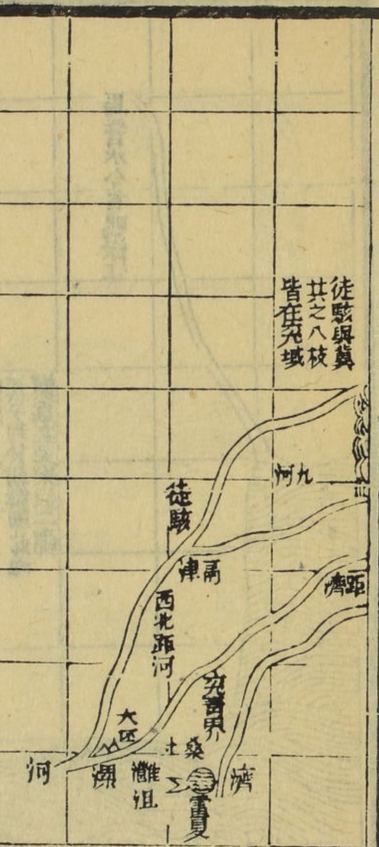

大遼水
冀青界
逆河與充分水
碣石
海分青與
逆
河
九
徒駭
冀青界
徒駭與充分水
高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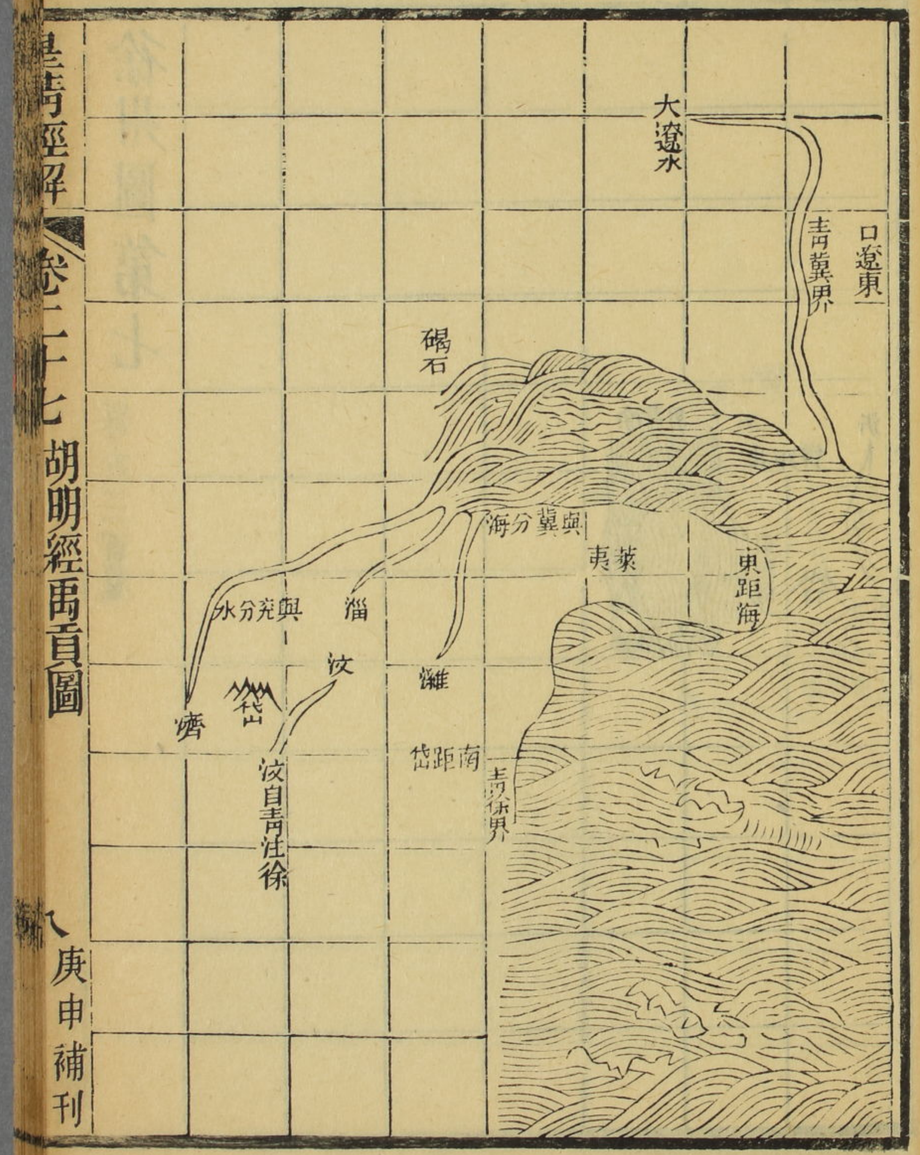

沙漠
冀北界
冀雍界
河
恒水
衛水
太原
大陸
岳陽
降水
衛漳
東河與充分水
覃懷
南河與豫分水
西河與雍分水
壺口
梁
岐

兗州圖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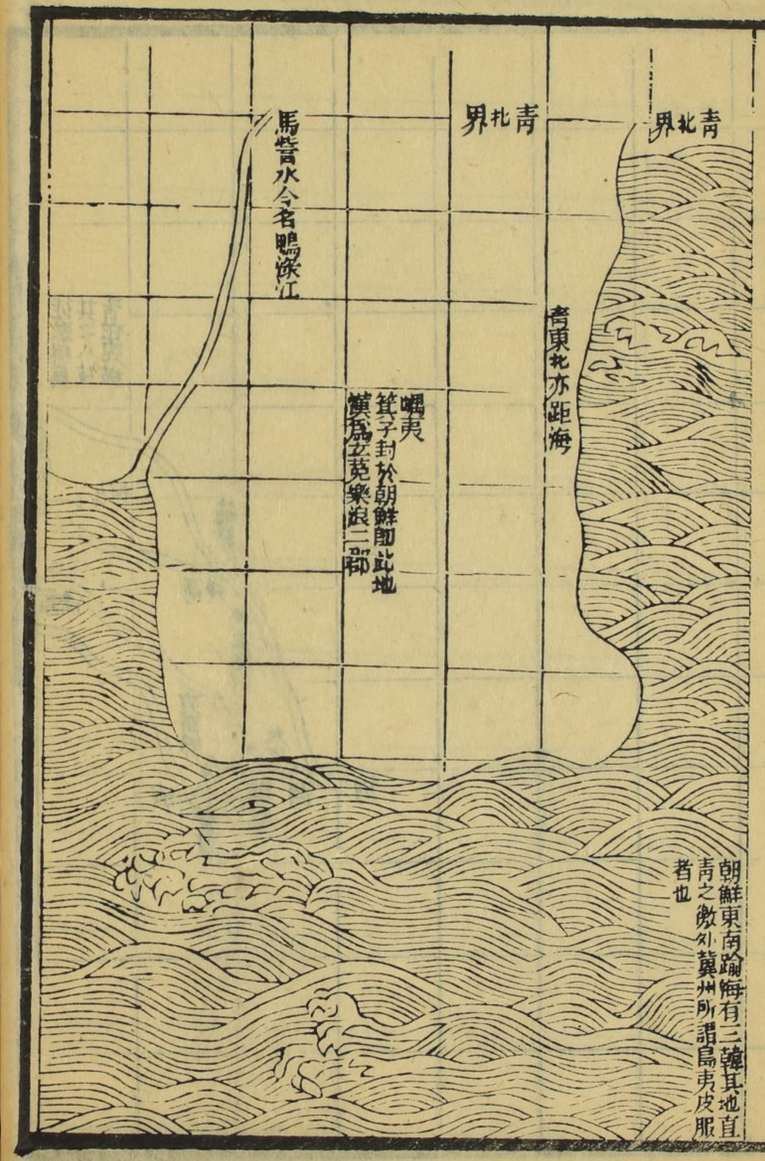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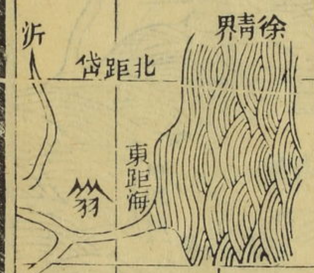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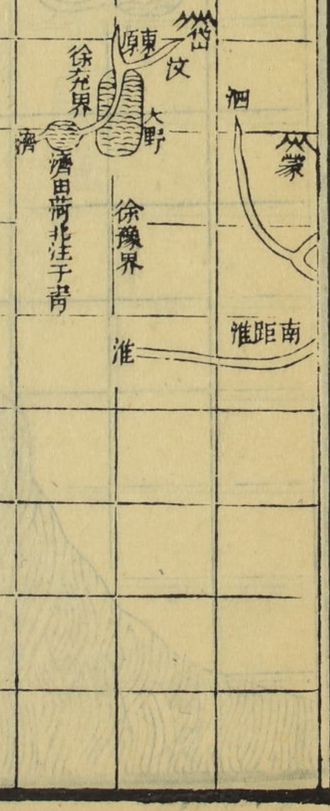

大遼水
口遼東
青莫界
碣石
與分海
冀
萊夷
東距海
與分水
淄
汶
濰
濟
汶自青注徐
南距岱
青徐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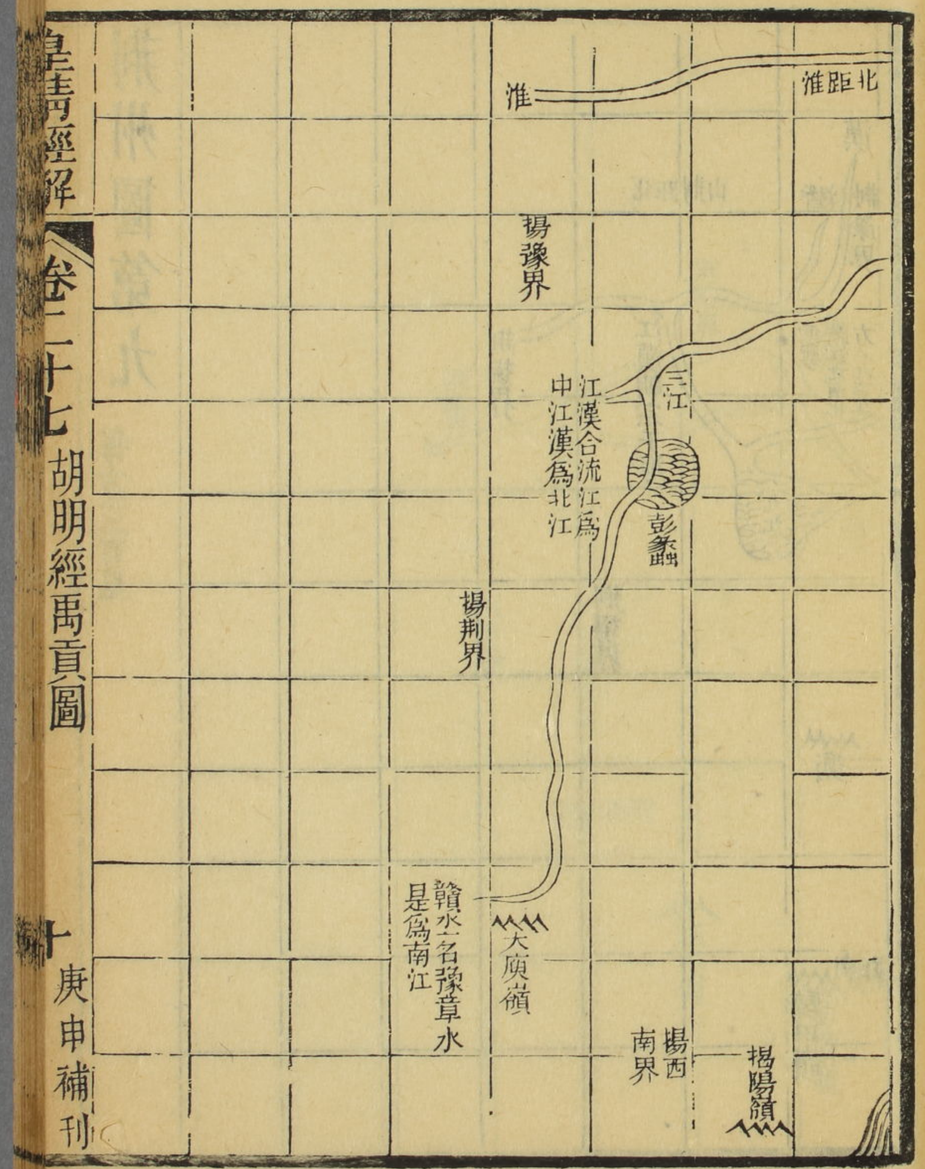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青北界
青北界
馬訾水今名鴨淥江
青東北亦距海
嵎夷
堂子封於朝鮮即此地
萊侯兼二鄰
朝鮮東南踰海有三韓其地直青之徼外冀州所謂島夷皮服者也

徐州圖第七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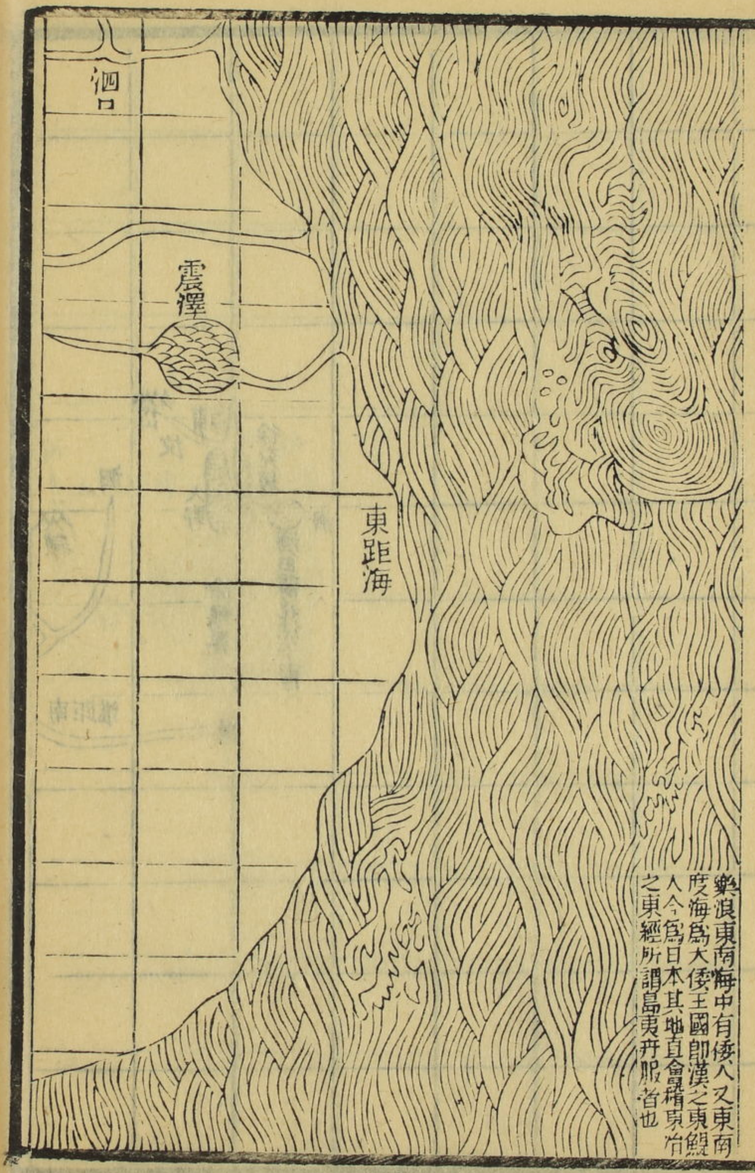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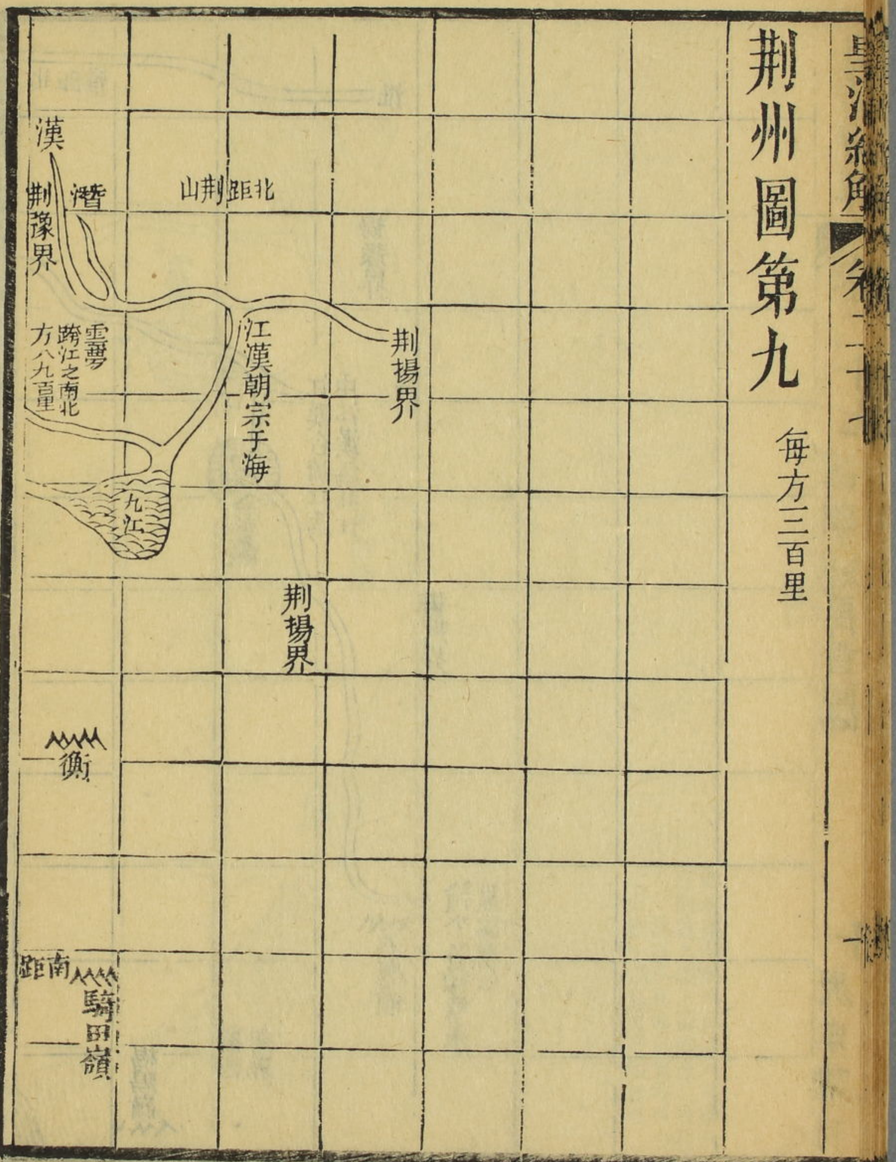

北距淮
淮
揚豫界
江漢合流江爲中江漢爲北江
三江
彭蠡
揚荆界
贛水一名豫章水是爲南江
大庾嶺
揚西南界
揚陽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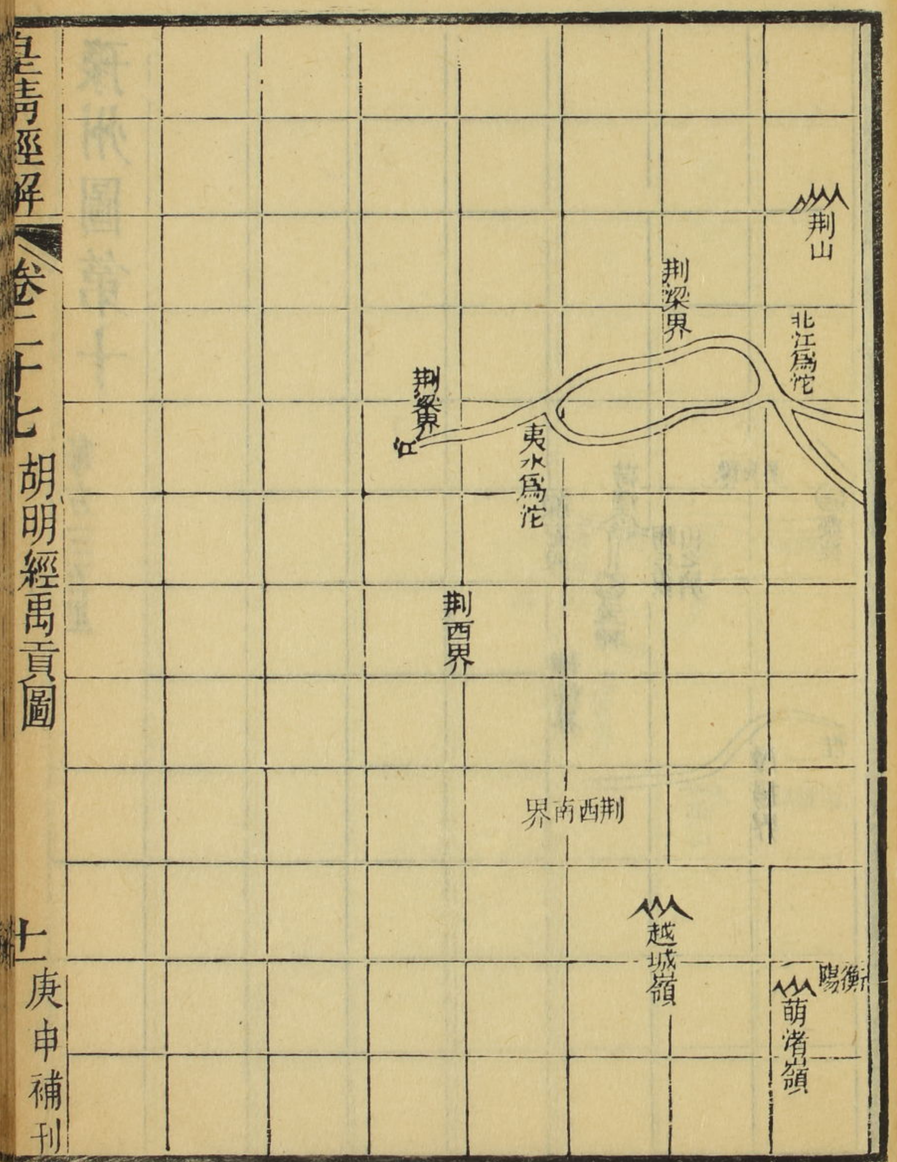
揚州圖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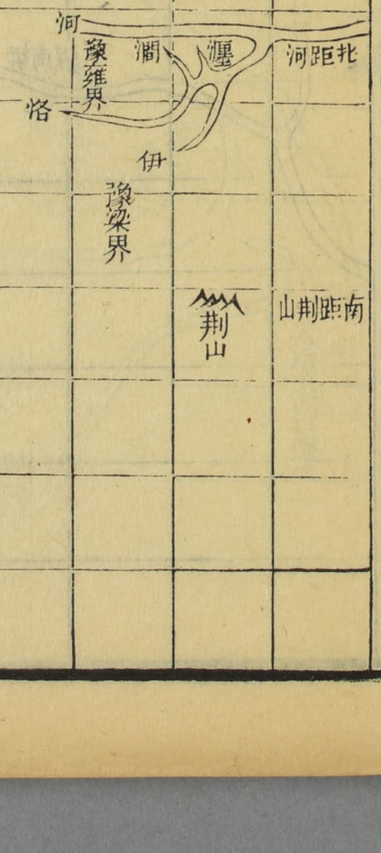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泗口
震澤
東距海
東南海中有倭人又東南度海爲大倭王國卽漢之東鯷人今爲日本其地直會稽東冶之東經所謂島夷卉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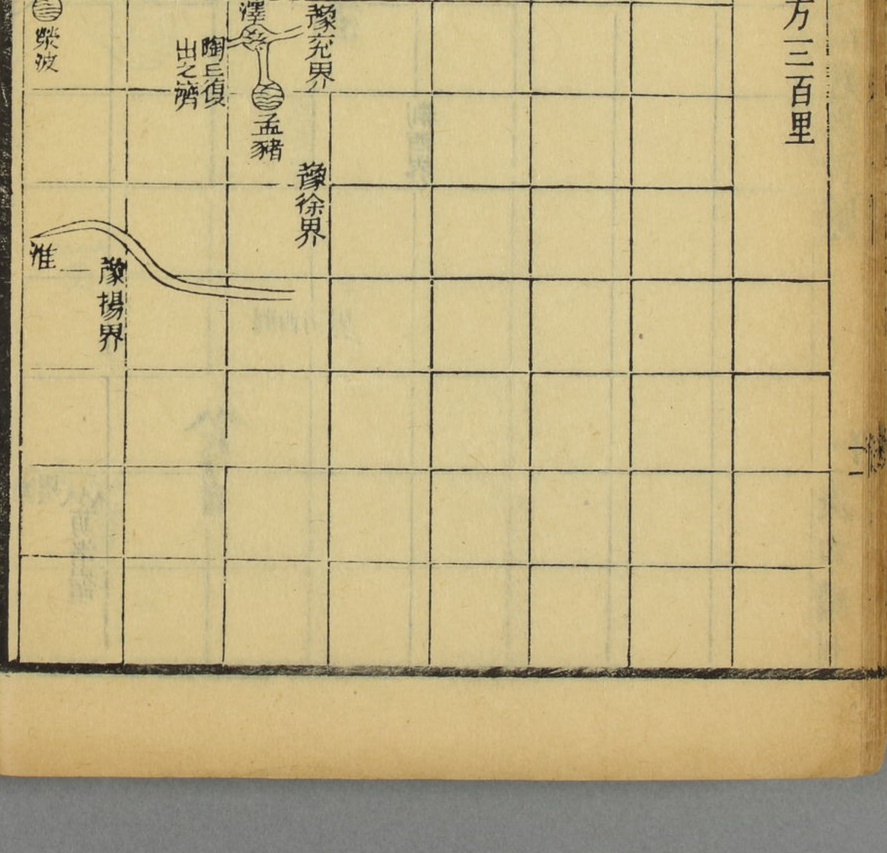
荊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漢
荊豫界
潛
北距荊山
雲夢
跨江之南北
方八九百里
江漢朝宗于海
荊揚界
九江
荊揚界
衡
南距
騎田嶺


荊山
北江爲沱
荊梁界
荊梁界
東水爲沱
荊西界
荊西南界
越城嶺
衡陽
萌渚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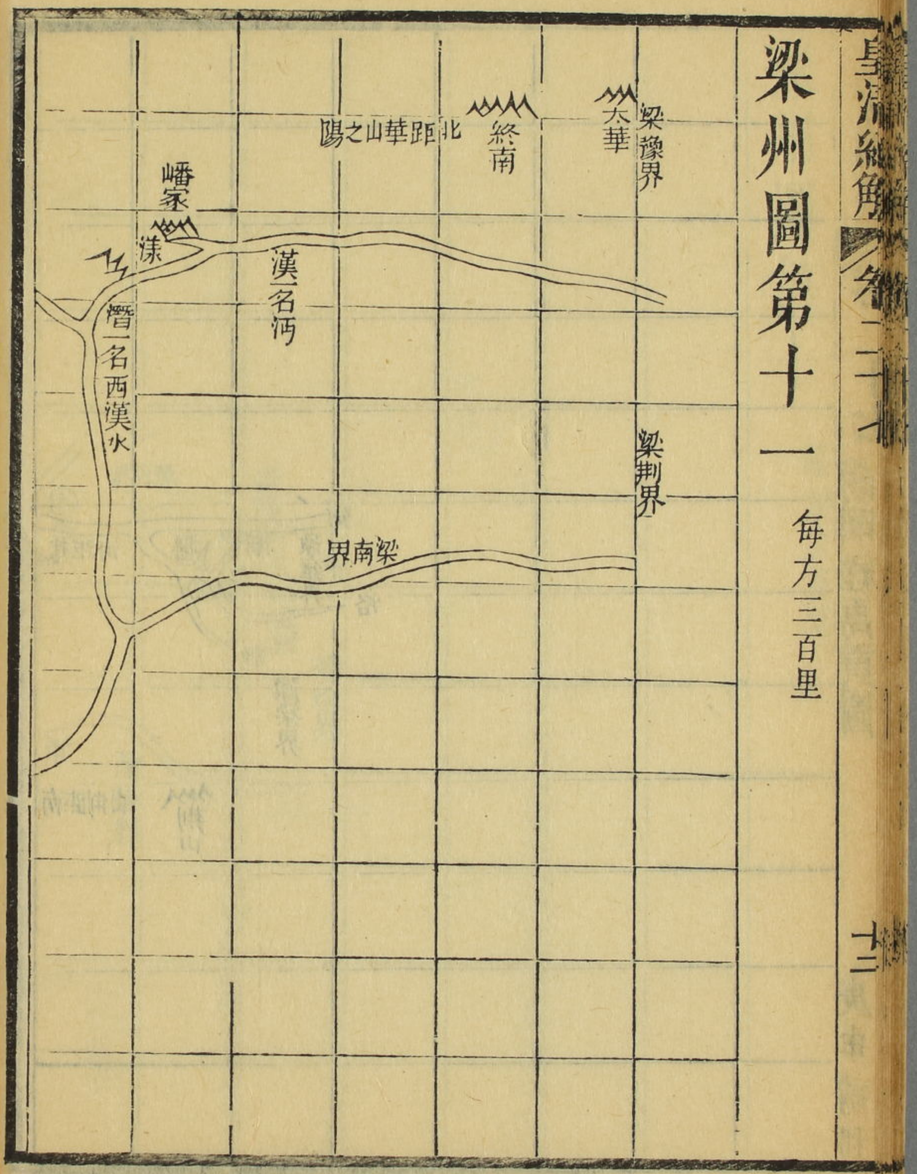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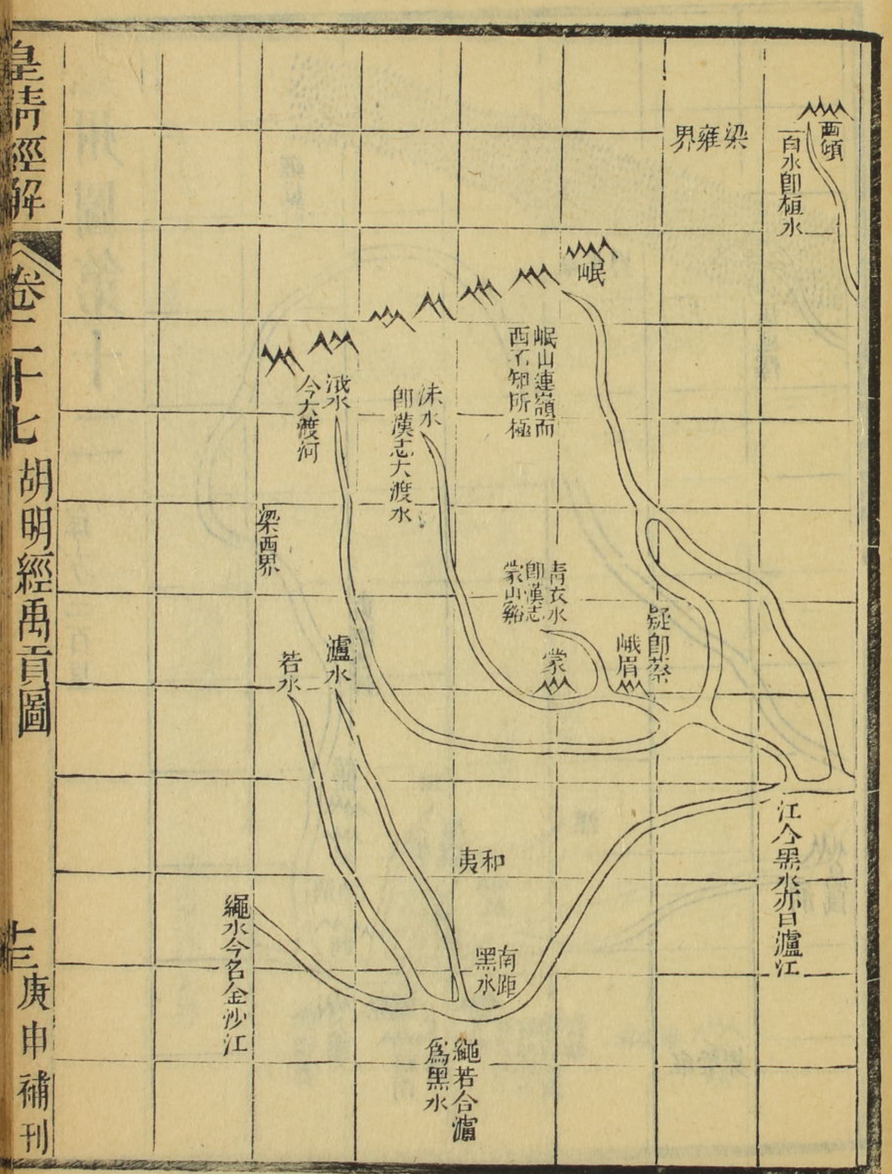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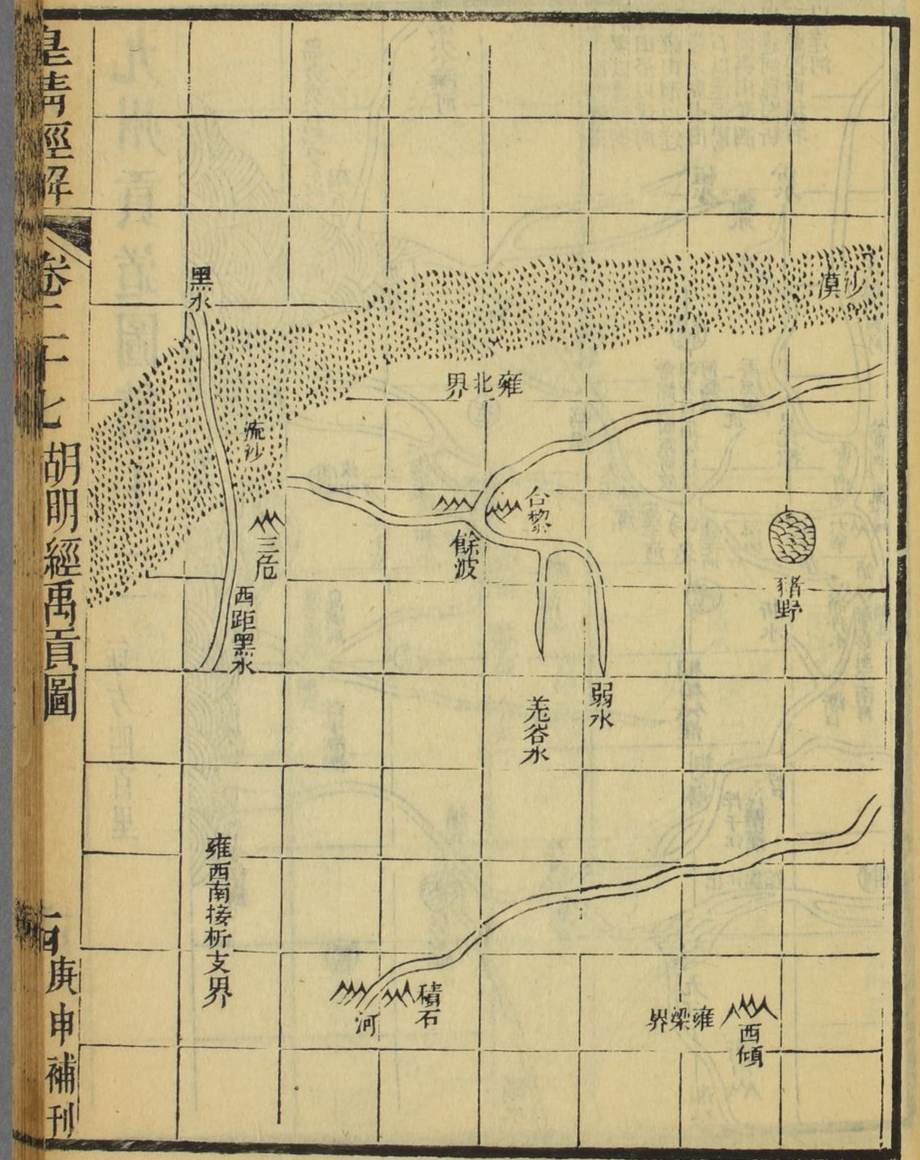


梁州圖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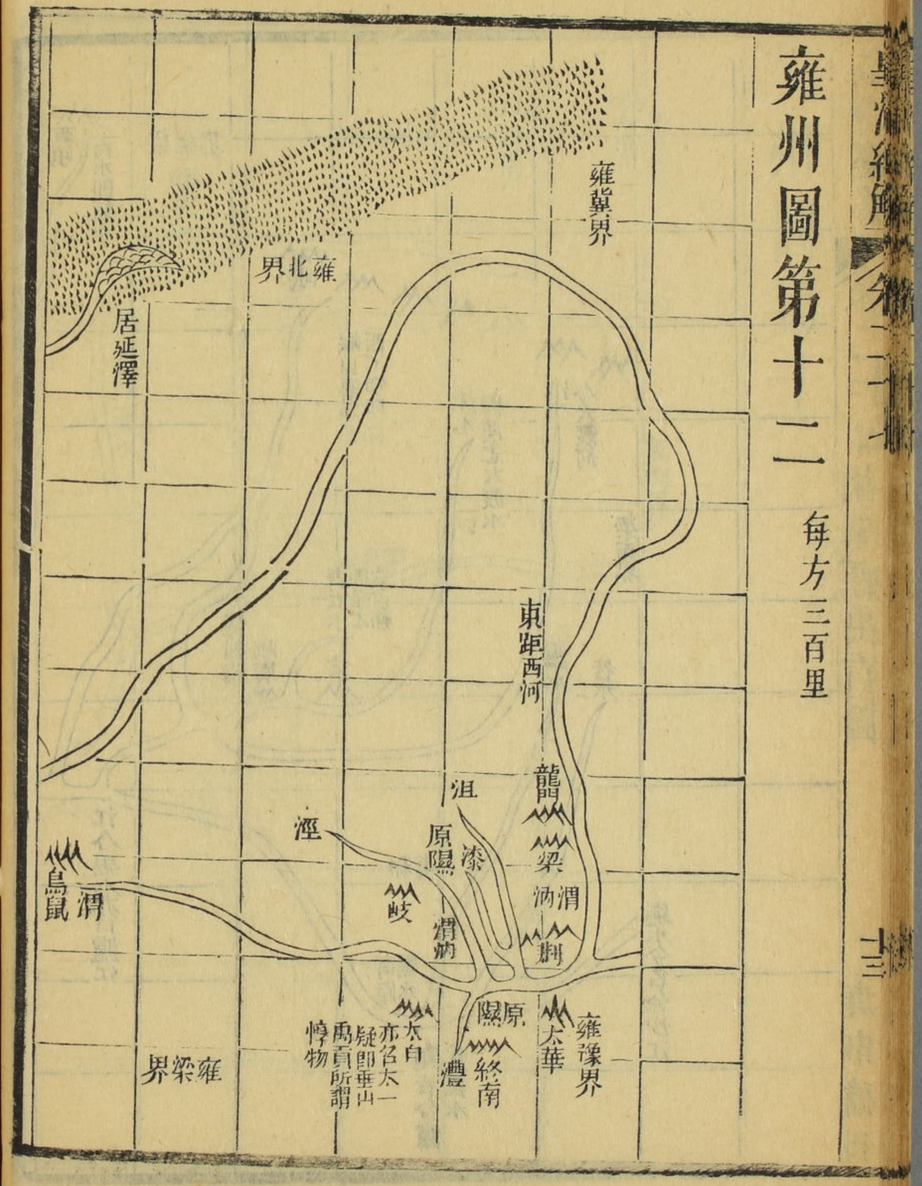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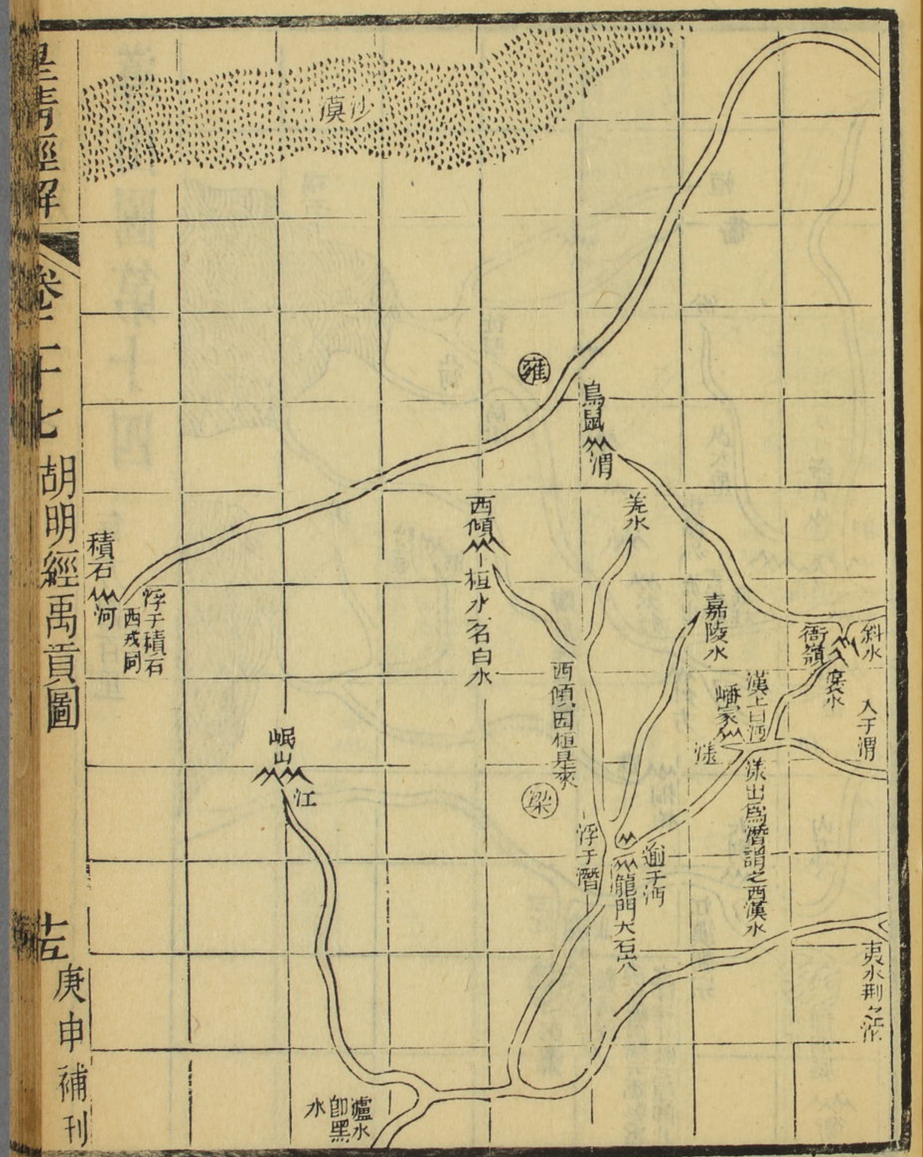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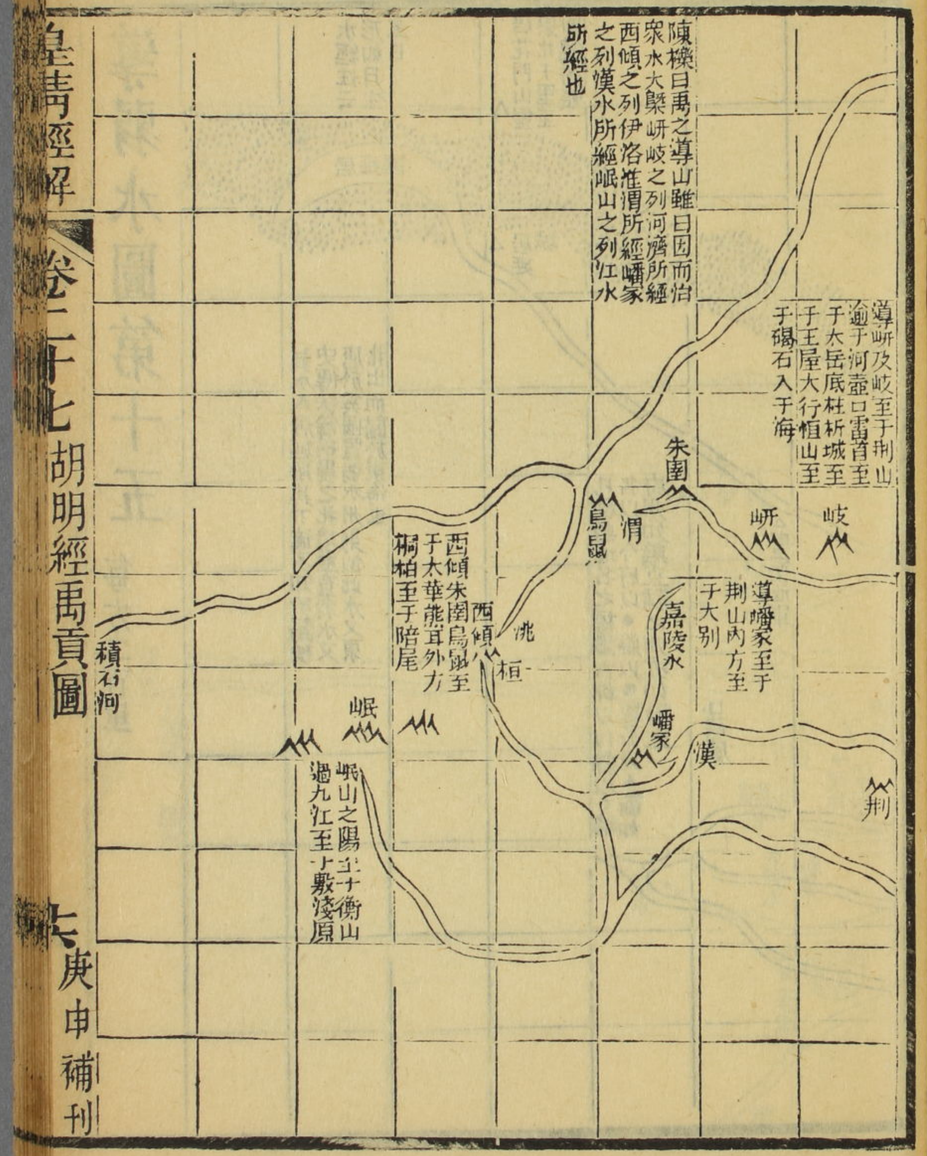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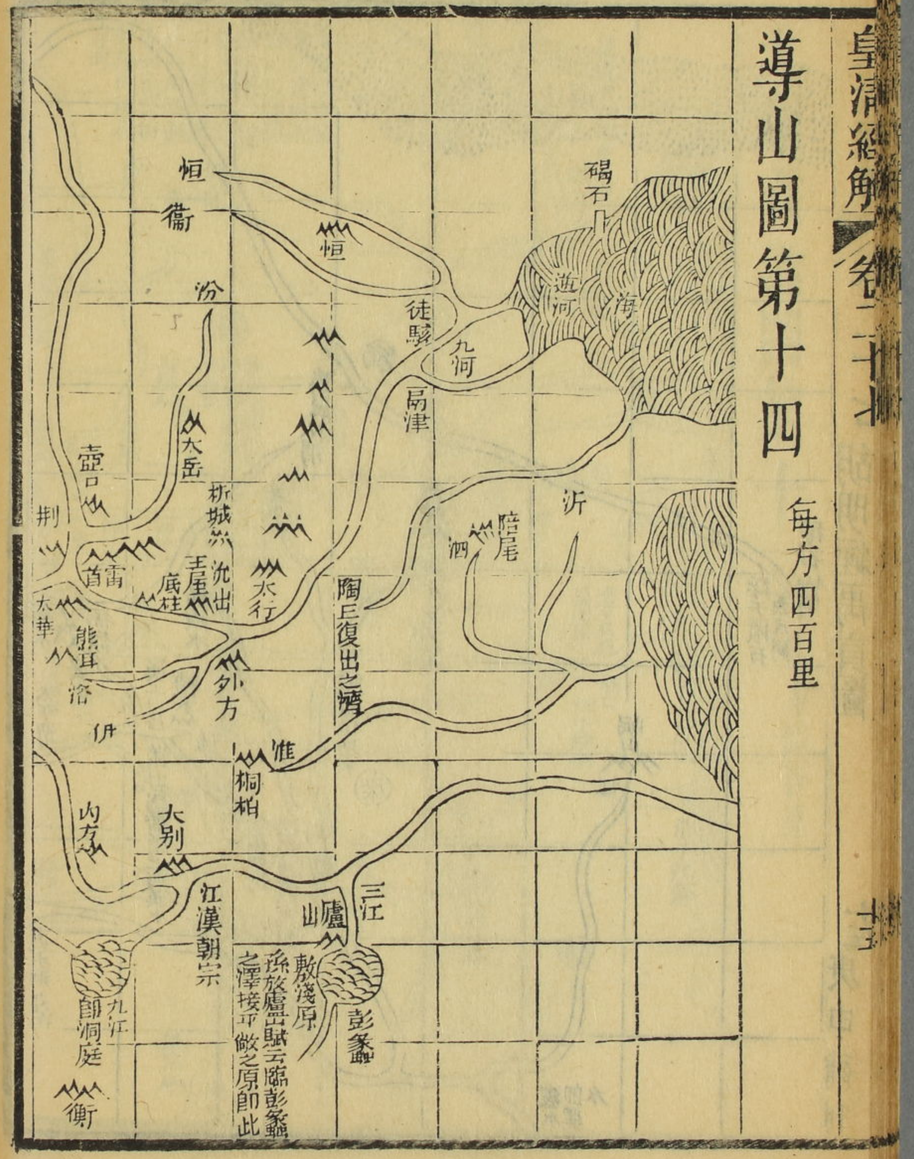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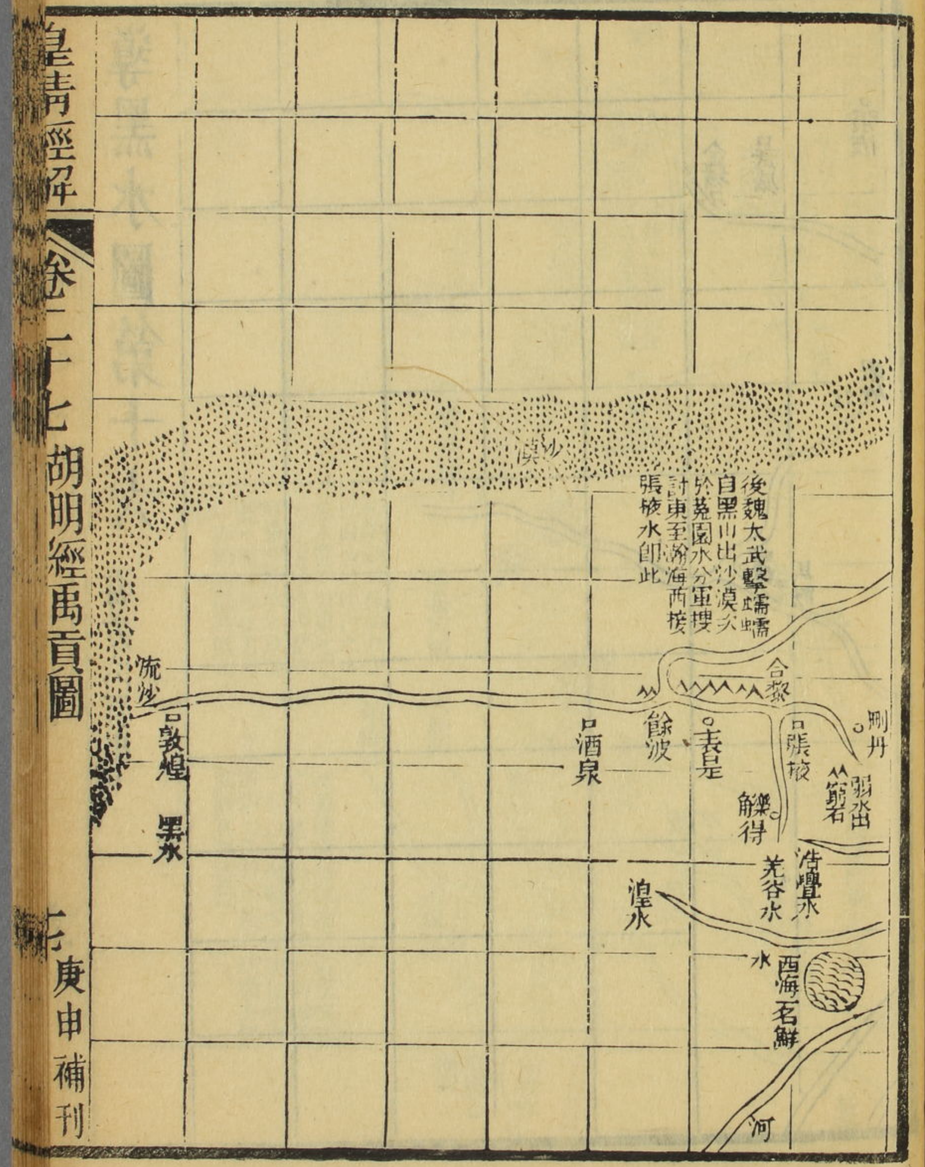



沙漠
雍
鳥鼠同穴
渭
羌水
西傾
桓水
名白水
西傾因桓是來
梁
嶓冢
漾
漢上曰漾
東流爲滄浪之水
嘉陵水
斜水
入于渭
褒水
衙嶺
崆峒山
江
積石
河
浮于積石
西戎同
岷山
江
沱
涔
龍門西河
龍門
乾
乾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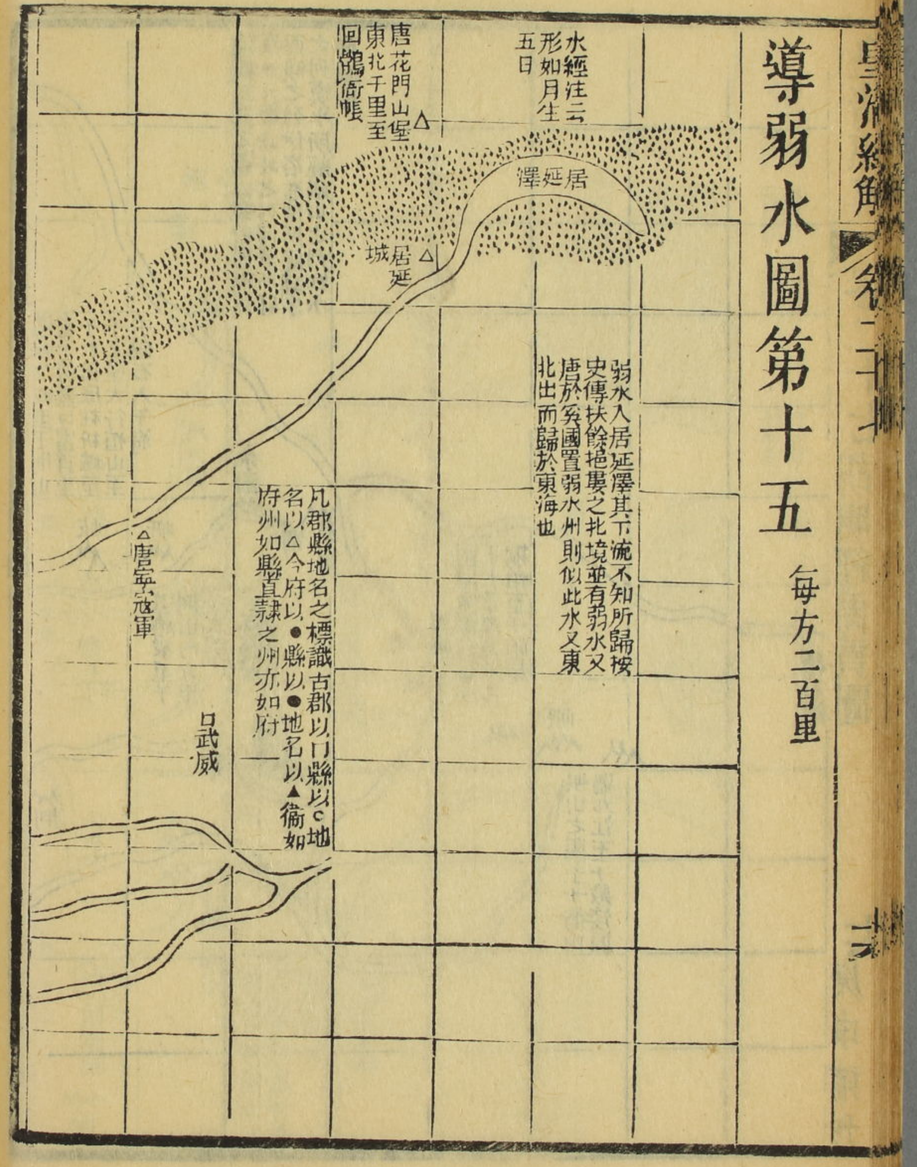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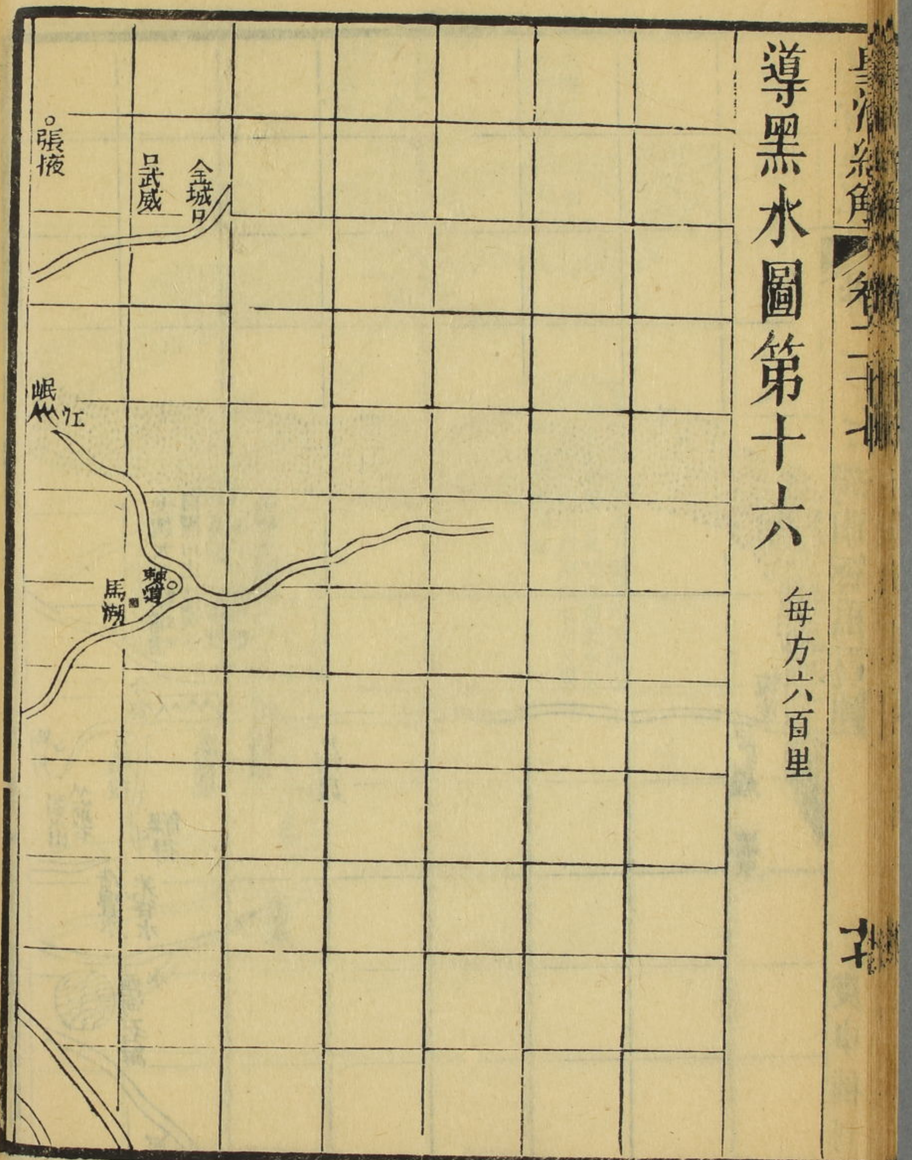
庚申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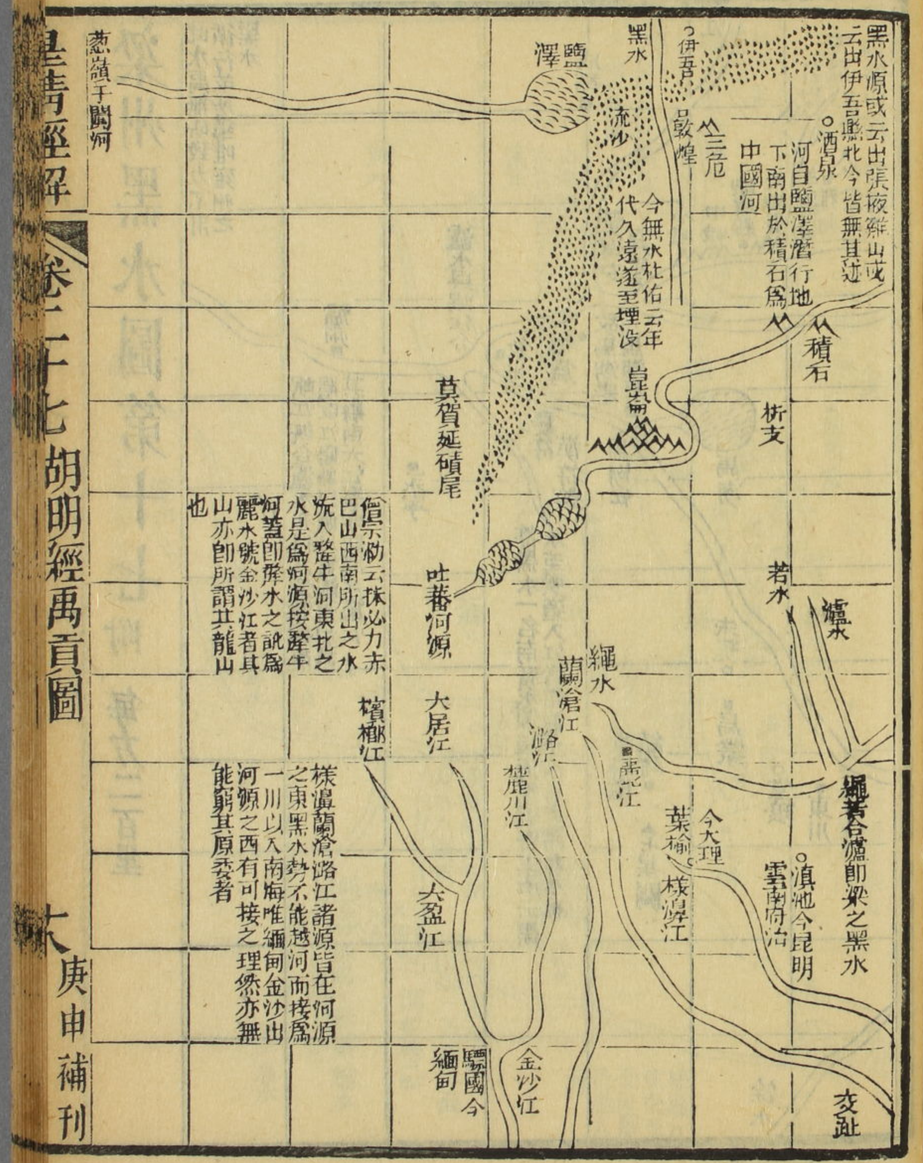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二百里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考之經文黑水源流實在三危之西而三危之南有水入于南海者是爲黑水之下流非黑水之上源也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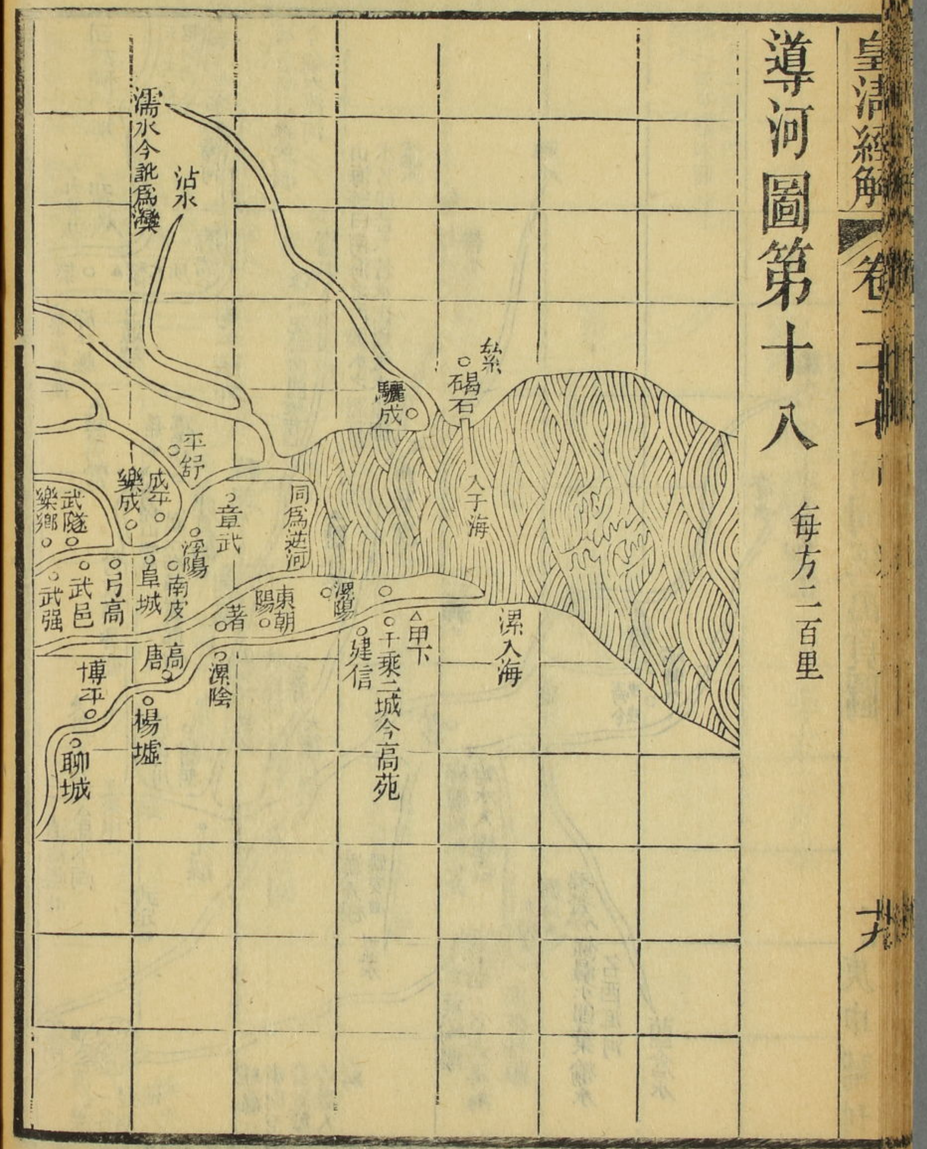
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雍州之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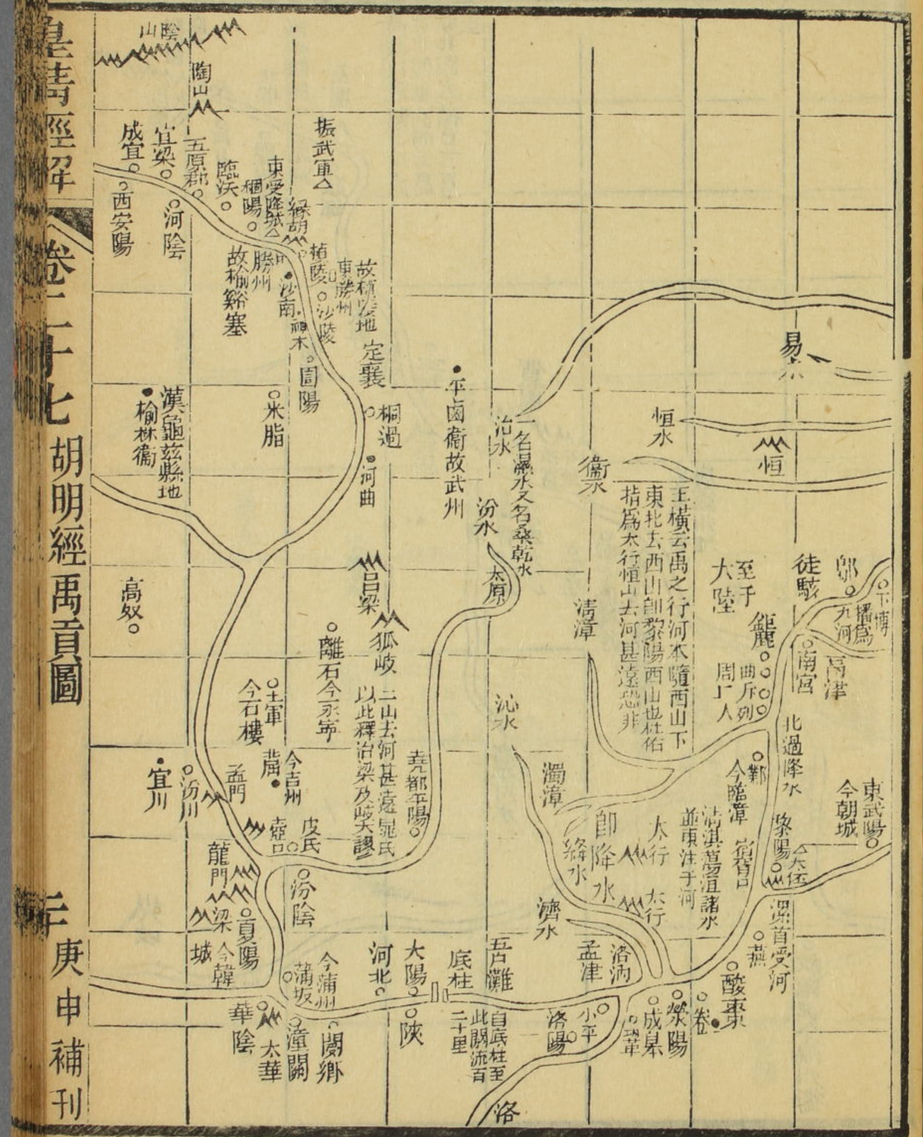
江　成都　名山　青衣水　臺山　蒙山　故嚴道　雅州　蒙山　榮經　中峨　小峨　大峨冒　峨眉縣　漢南安　嘉定　小峨　瀘水與岷江合　瀘州　岷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竇字記謂之瀘江　敘州　犍爲　故馬湖縣　馬湖府　慶符　漢符縣　馬湖　馬湖江　永寧　符黑水一名南廣水源短流狹顧野王所云黑水至蜀道入江者指瀘水而言非謂此水也　朱提　烏蒙　堂琅　東川　故烏撒　鎮雄　七星關　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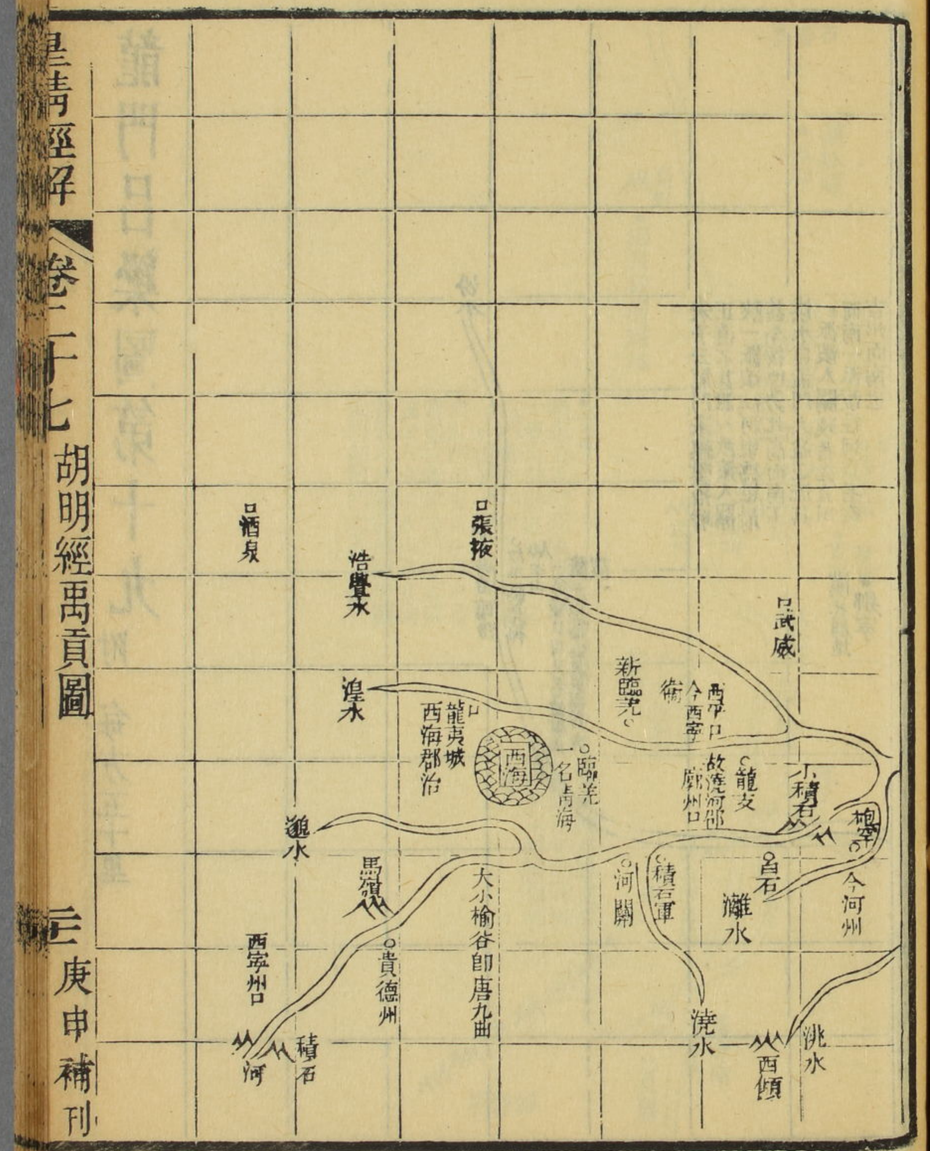
鮮水　俗名打沖河　若水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黑水蓋即瀘水　瀘水　漢志瀘爲濱今稱大渡河　天全六番招討司　柳川水名始陽河　司故碉門地　九折坂　邛來山　黎州本漢旄牛縣　越嶲營　通望　大黎所　廓清　旄牛徼外　蘇祁　建昌衛　西瀘　晉寧故鎮番衛　晉興川　會無　元謀　會川營　滇池縣北黑水祠　武定　漢都越嶲郡治　晉寧州　唐昆明　城中有鹽井　大筰　臨井營　益州記云出出雄舊　三縠　邛川　大理　漢弄棟　姚安　鹽水　雲南　滇澤　一名昆明池　漢葉榆縣　葉榆澤　一名西洱海　樣濞江　東南至交阯麊冷縣入海　樣濞水即葉榆水　名西洱河　蘭倉水　淹水　繩水一名念諾水亦名麗江　又名金沙江　麗江　蜻蛉水　蜻蛉　遂久　姑復　樣濞枝流北合淹水入繩若　墜蒼

導河圖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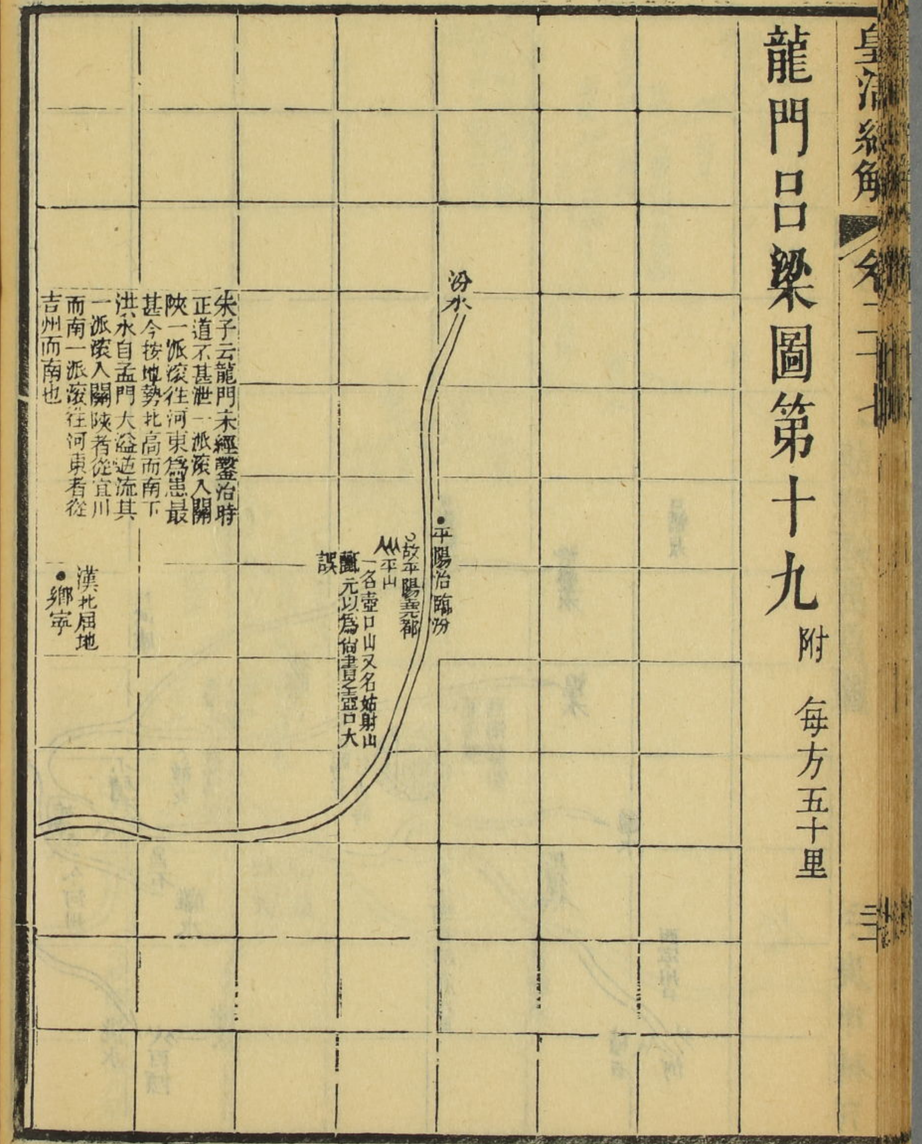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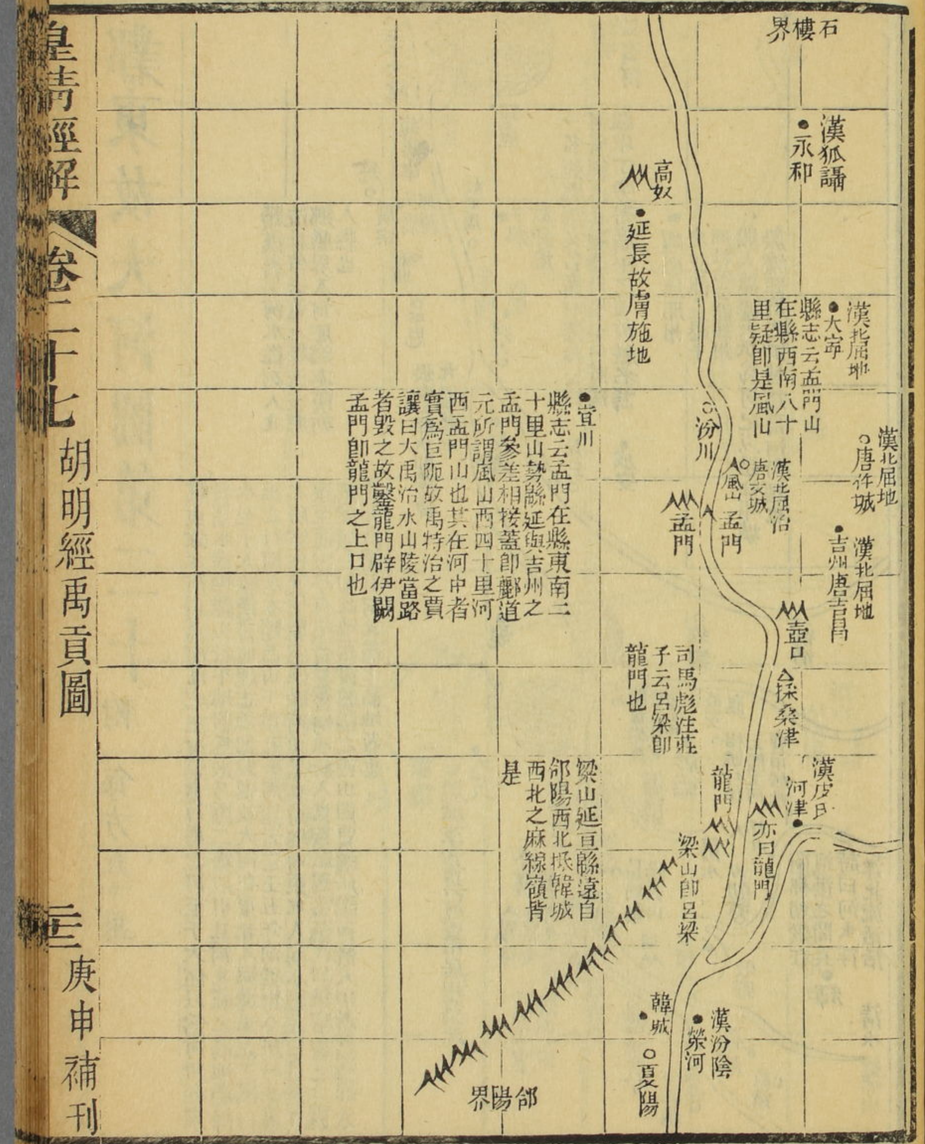

陰山
陶山
五原縣
宜梁
成皐
河陰
西安陽
振武軍
東受降城
綏州
綏德
臨沃
銅陽
故銀州
故銀州塞
柏陵
沙陵
故積沙地
定襄
東勝州
桐過
沙南
神木
圓陽
米脂
漢龜茲縣地
榆林衛
河曲
高奴
呂梁
孤岐
二山去河甚遠疑民以此稱治梁及岐天謬
離石今永寧
今石樓
土軍
茜
今吉州
皮氏
孟門
汾川
宜川
龍門
梁今韓城
貢陽
汾陰
今蒲州
蒲坂
華陰
太華
潼關
關鄉
大陽
陝
河北
吾讎
自長柱至此闕流百二十里
長柱
洛
平阿衛故武州
一名晉水又名桑乾水
汾水
太原
易
恒
恒水
東北去西山即黎陽西山也杜佑指爲太行恒山去河甚遠恐非
衛泉
清漳
沁水
濁漳
絳水
邯鄲
今邯鄲
皆曲斥列周广人
洚水
太行
滏口
並東注于河
洚洪荒溢諸水
徒駭
大陸
龍
南宮
北過降水
黎陽
大伾
東武陽
今朝城
東郡
今濮州
酸棗
滎陽
成皐
小平
洛陽
孟津
濟河
太行
東武陽
今朝城


酒泉
張掖
浩亹水
湟水
武威
西平亭今西寧衛
新臨羌
臨羌一名青海
西海
龍夷城西海郡治
龍支故鄯善部廓州亭
小積石
積石山
枹罕今河州
呂石灘水
河關
積石軍
馬濕山
大小榆谷即唐九曲
貴德州
西寧州亭
積石
河
洮水
西傾
洮水
臨洮
故臨洮今岷州衛
渭水
金城今蘭州
金城關
治龍耆
壯浪所
媯圍
葛精
靖遠衛故鶉陰
祖厲
勇士
榆中
唐靈州地
寧夏中衛
眴卷唐鳴沙
富平
高平川水
岐
奢延水
夏州亭
三封
平羅所
臨戎
沃野
臨河
高闕
北假
西受降城
陽即陰山
烽堠
河目
豐州故九原縣
高闕以東陽山以西皆北假地劉昫云高闕北距大磧百三百里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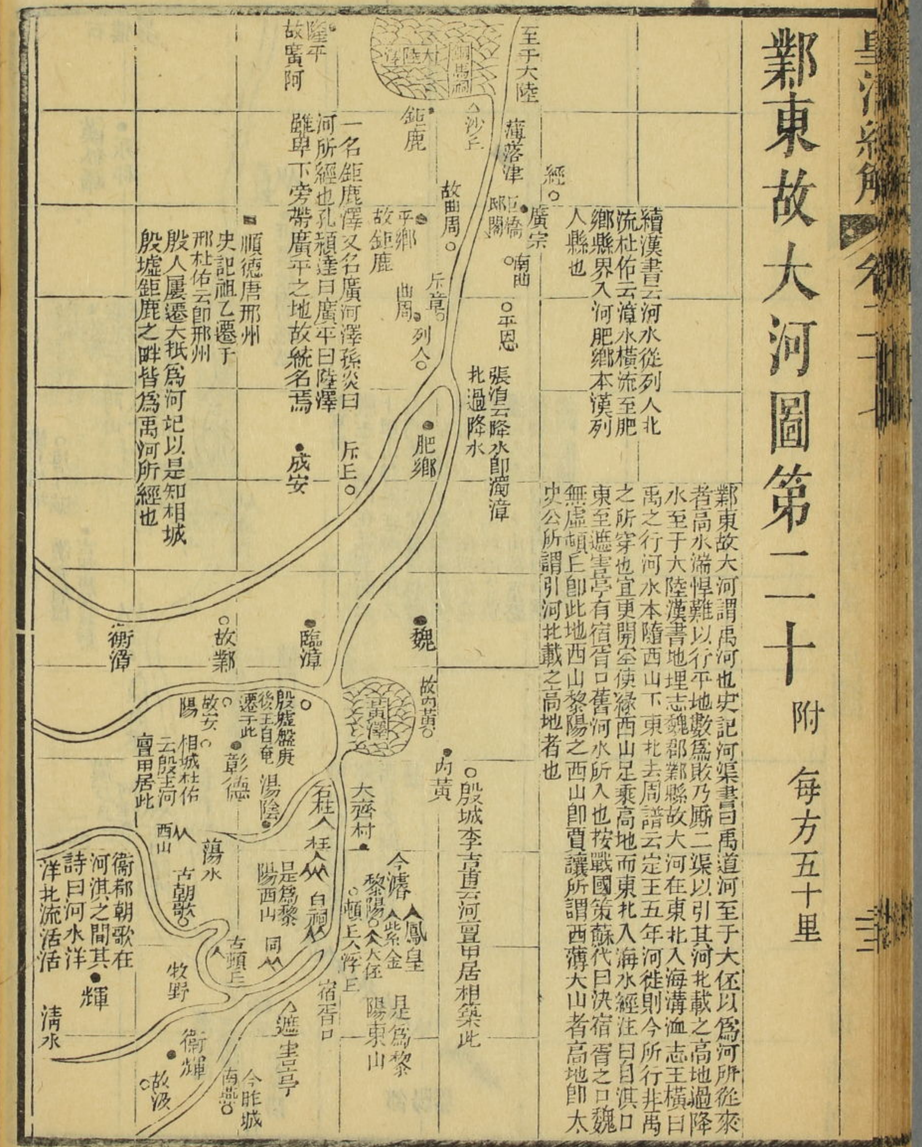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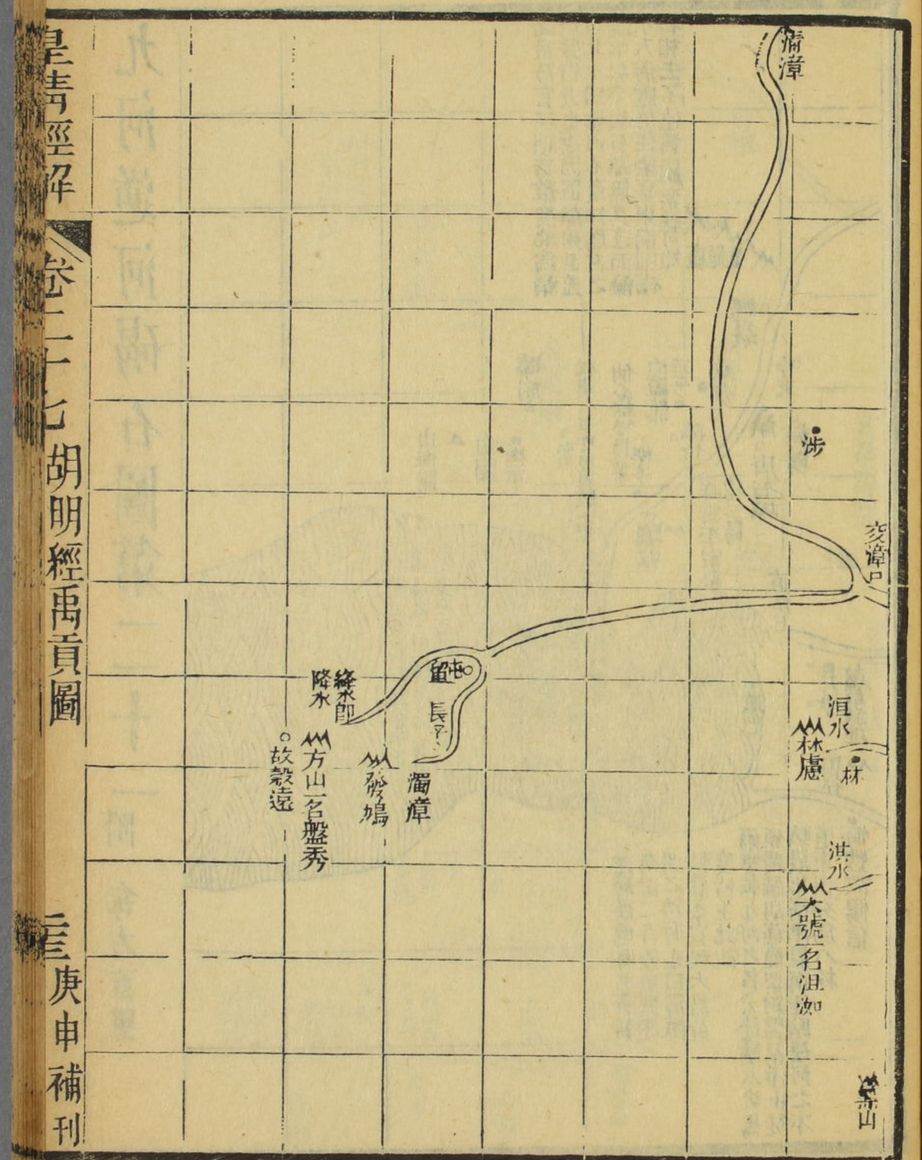
朱子云龍門未經鑿治時正道不甚泄一派從入關陝一派從往河東爲患最甚今按地勢北高而南下洪水自孟門大益迤流其一派從入關陝者從宜川而南一派從往河東者從吉州而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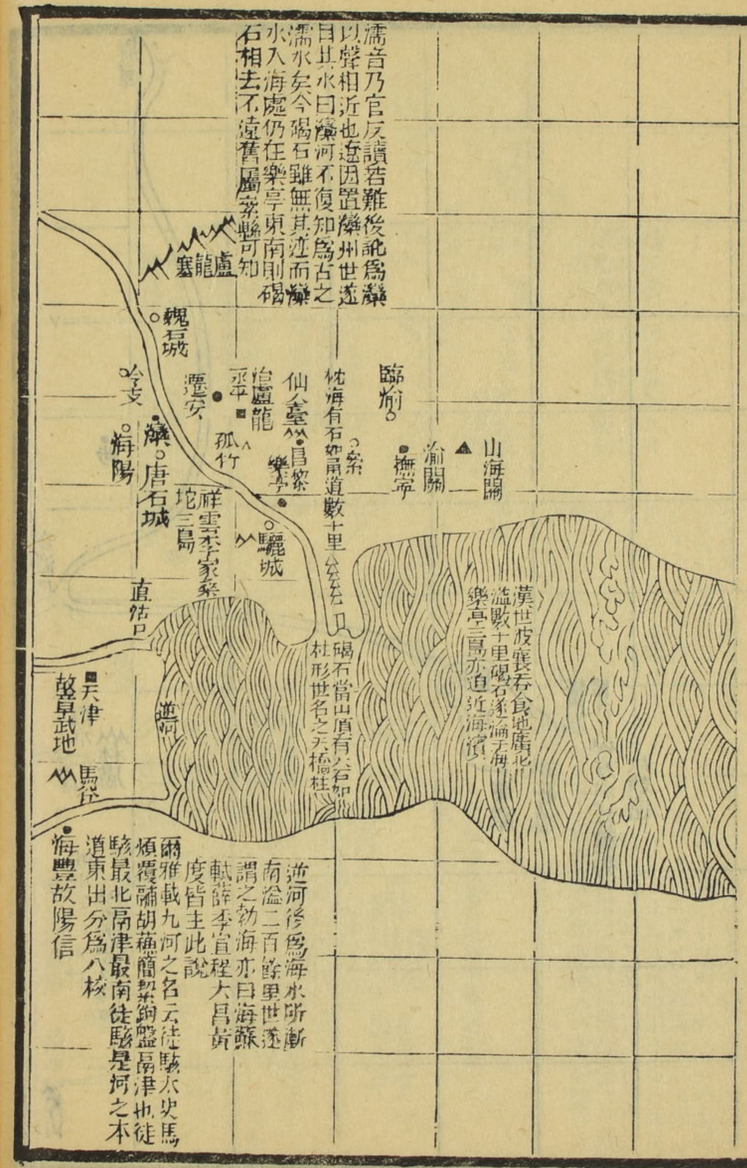
鄴東故大河圖第二十 附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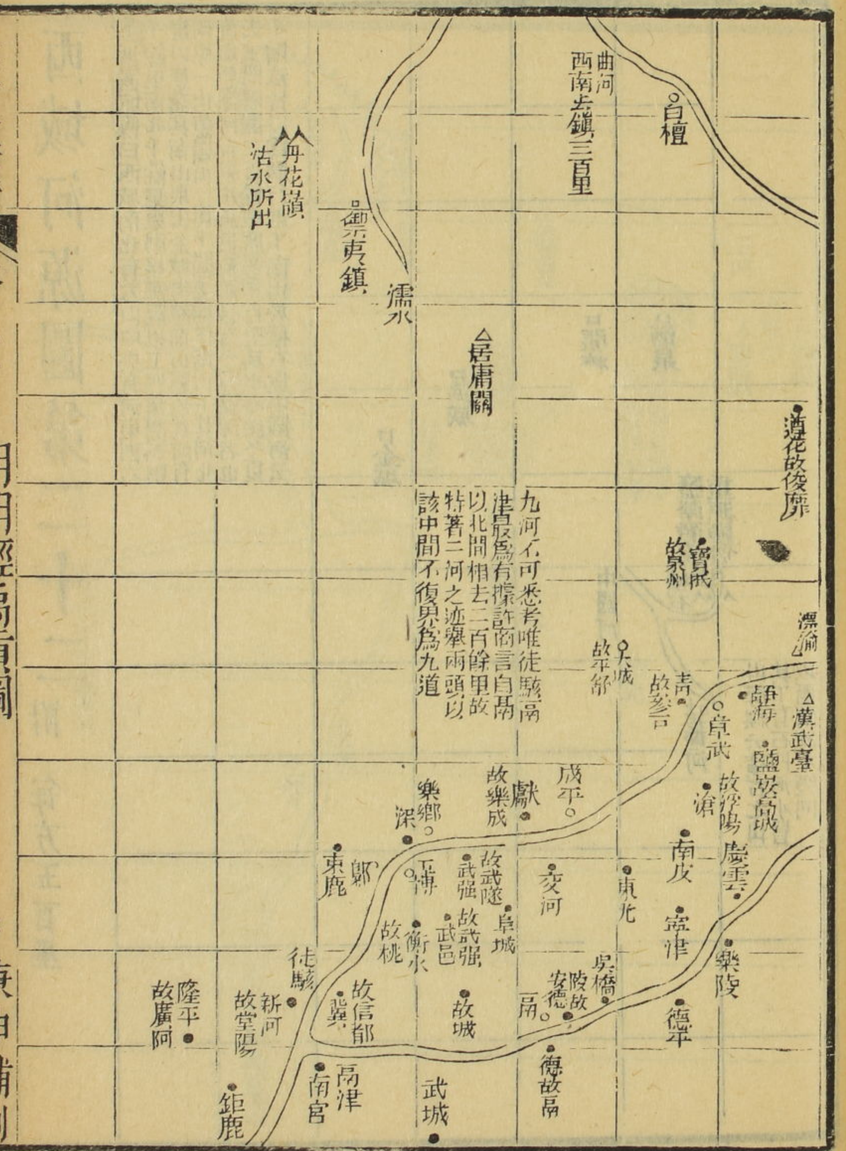
鄴東故大河謂禹河也史記河渠書曰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漢書地理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水經注曰自淇口東至遮害亭有宿胥口舊河水所入也按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虞矣即此地西山黎陽之西山即賈讓所謂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太史公所謂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附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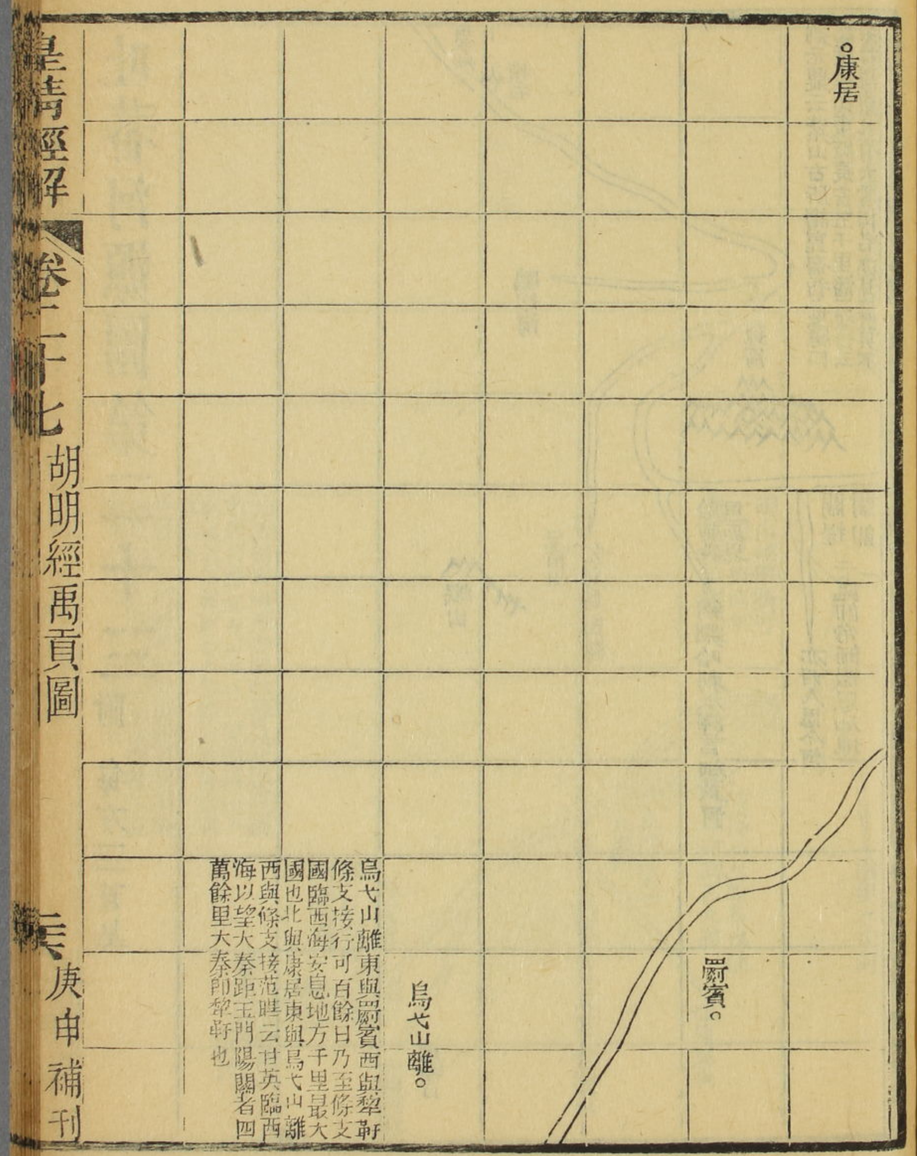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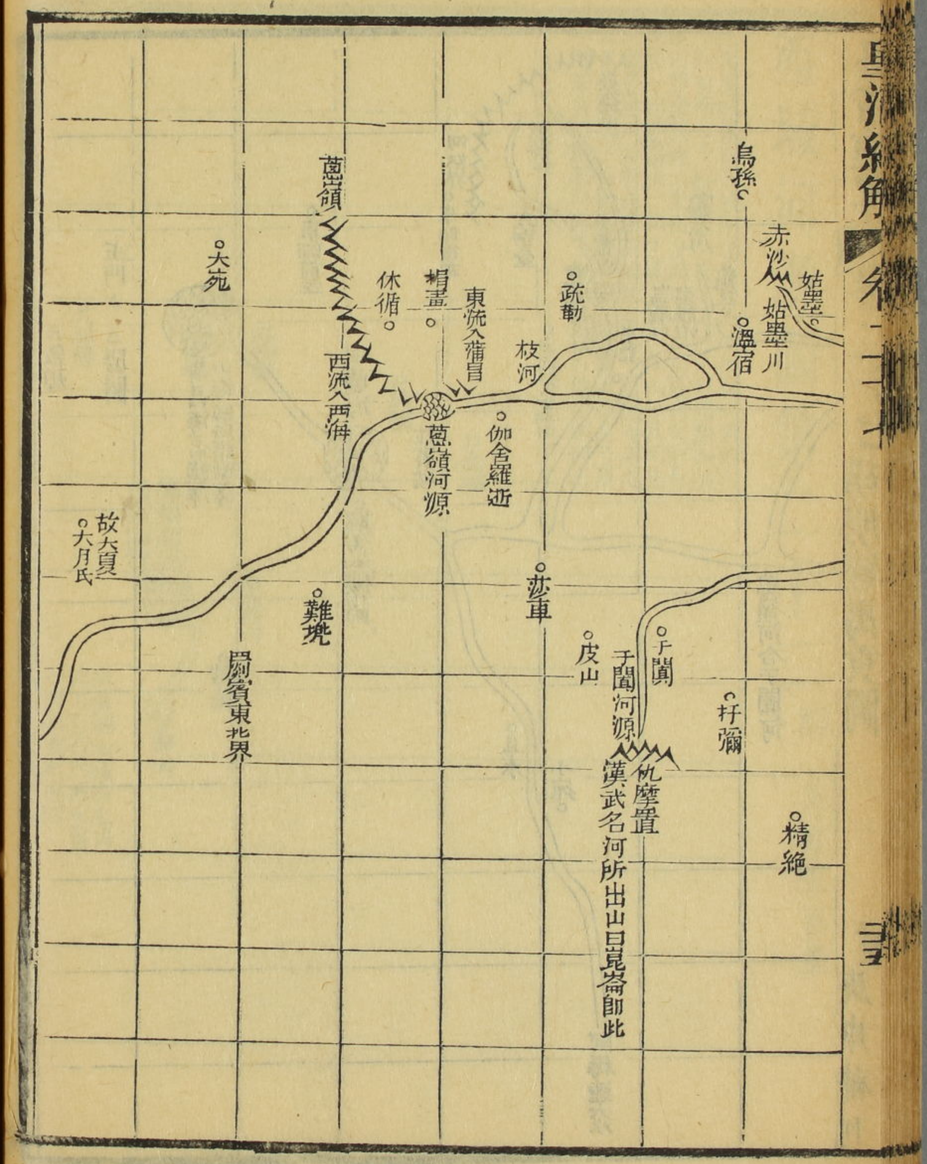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每方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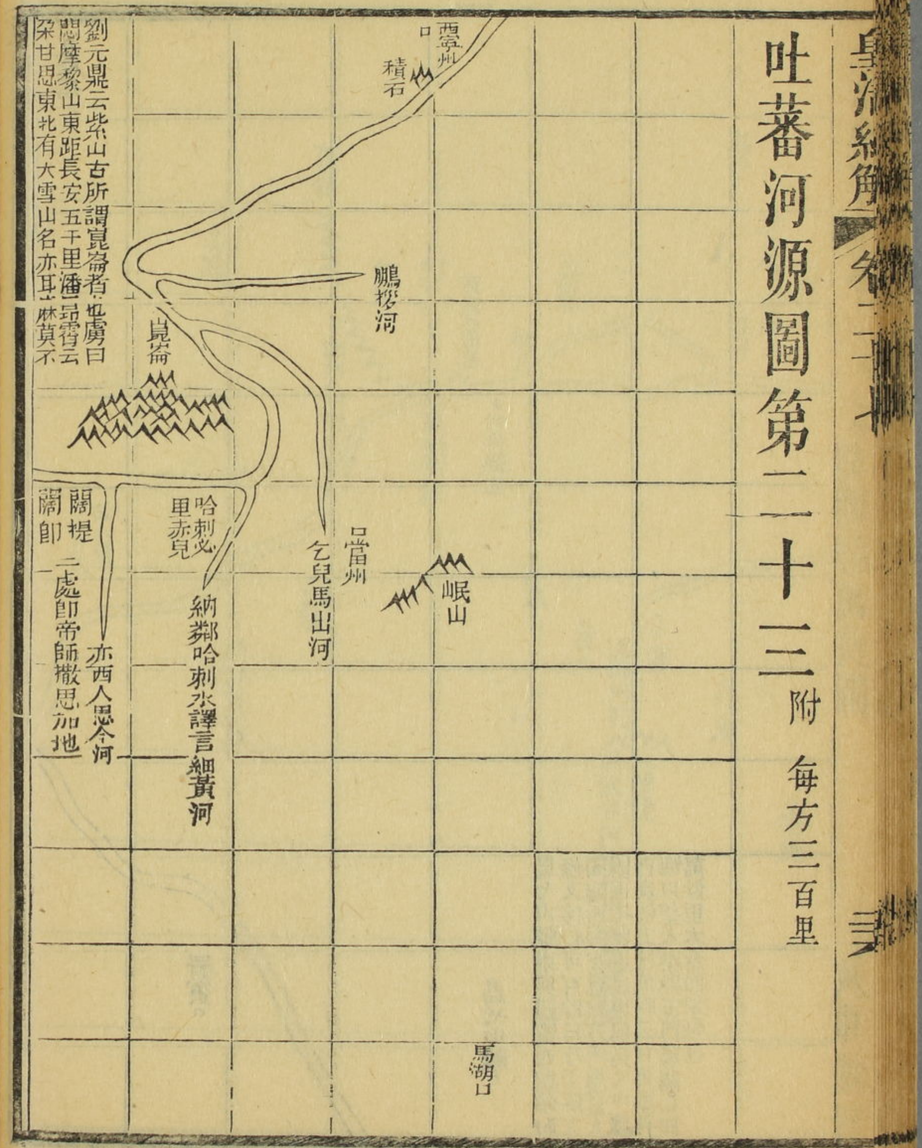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六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蒽嶺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蒽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蒽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蒽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吕敦煌
龍勒
玉門△　△陽關
車師後至
車師前至
阿奴界
敦薨山
敦薨水
△輪臺
危須尉犁
海
渠犂
烏壘都護治
龜茲
龜茲川
山國名墨山
牢蘭海
注賓城△
蒲昌海一名鹽澤
山海經所謂泑澤
鄯善本樓蘭
蒽嶺河合于闐河
且末
小宛
阿耨達水
姑羌
吕酒泉
吕張掖
吕金城
吕威
隨澤潛流積石
重源顯出
中國河
吐蕃河
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水經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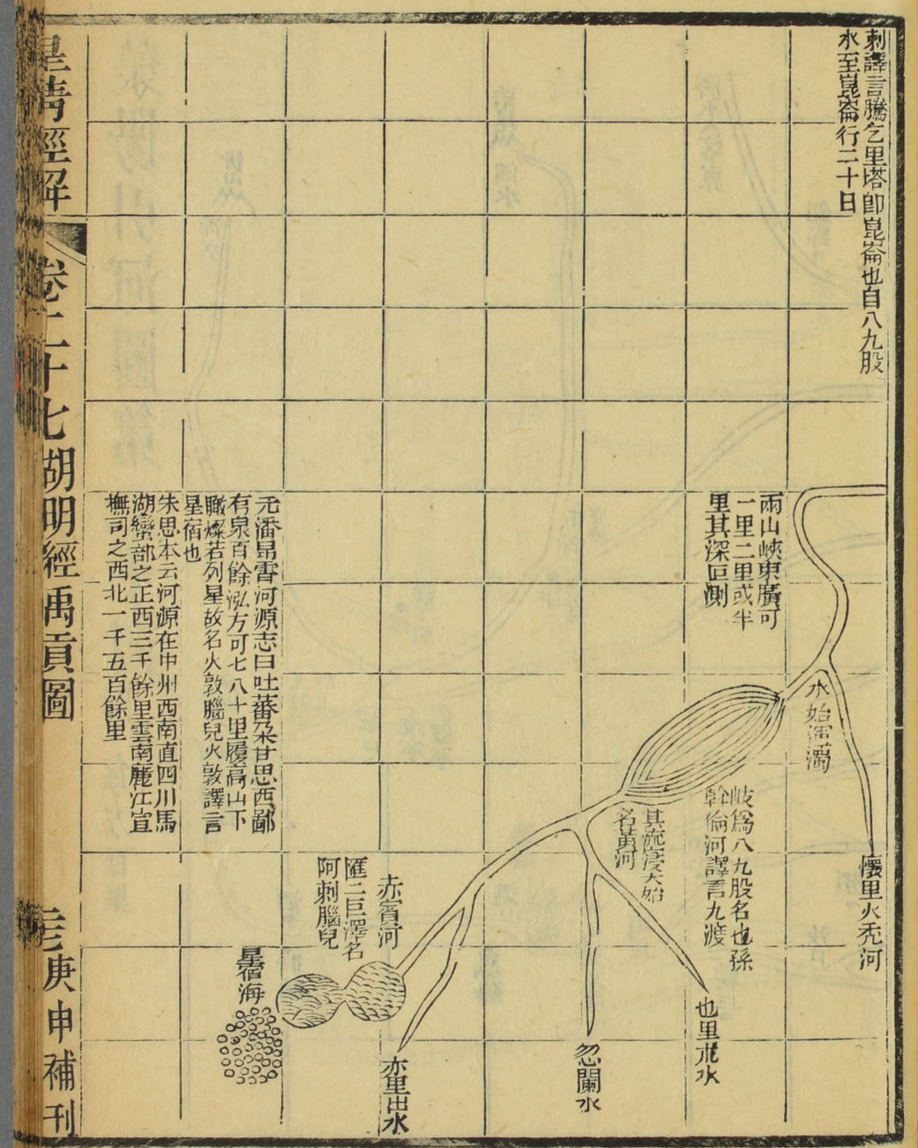

康居
烏弋山離
罽賓
烏弋山離東與罽賓西與犁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安息地方千里最大國也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范曄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大秦即犁靬也


烏孫
赤沙
姑墨
姑墨川
溫宿
大宛
蔥嶺
休循
捐毒
東流入蒲昌
疏勒
枝河
西流入西海
蔥嶺河源
伽舍羅逝
故大貟
大月氏
蒲昌海
難兜
罽賓東北界
莎車
于闐
于闐河源
皮山
漢武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卽此
杆彌
精絕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三百里



劉元鼎云柴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虞喜曰崑崙在長安五千里潘岳賦云崑崙隱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西有大雪山名亦耳終年不消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歷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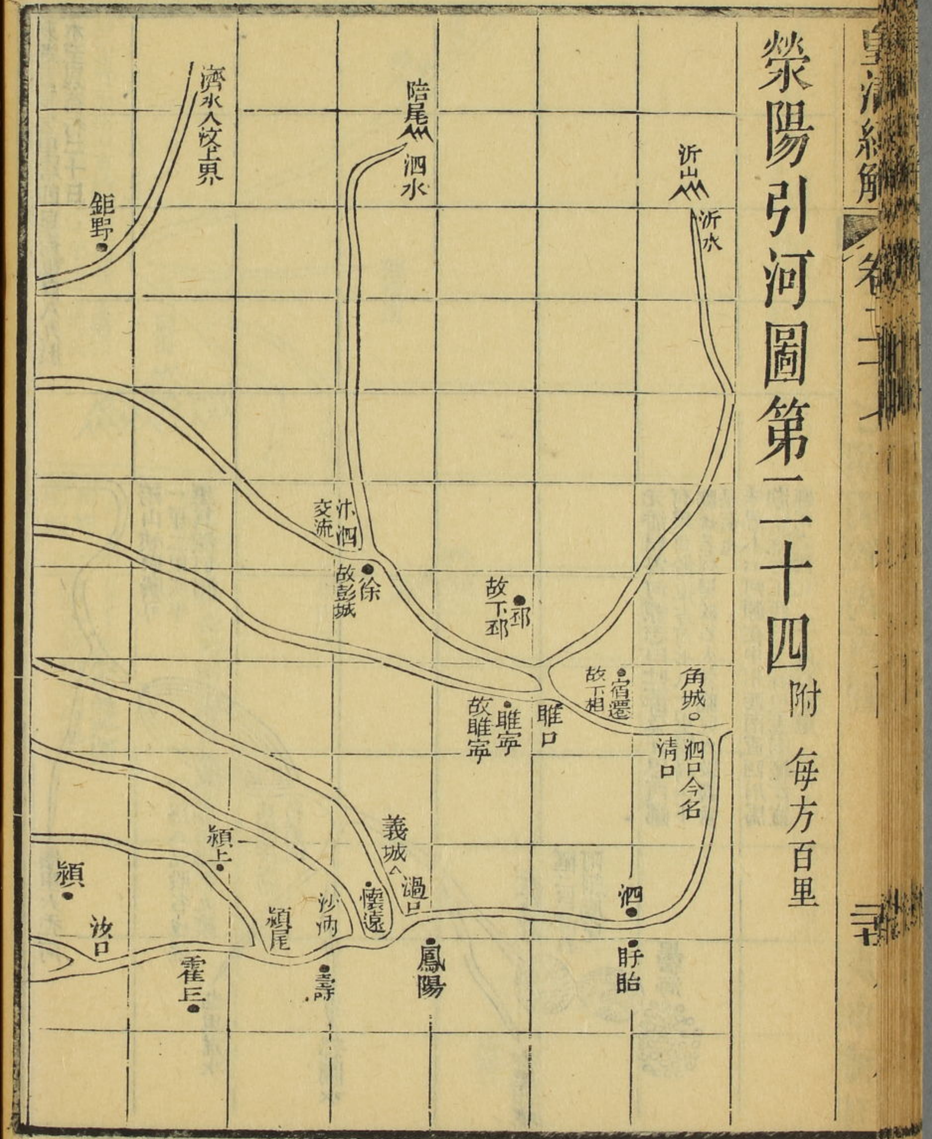
剌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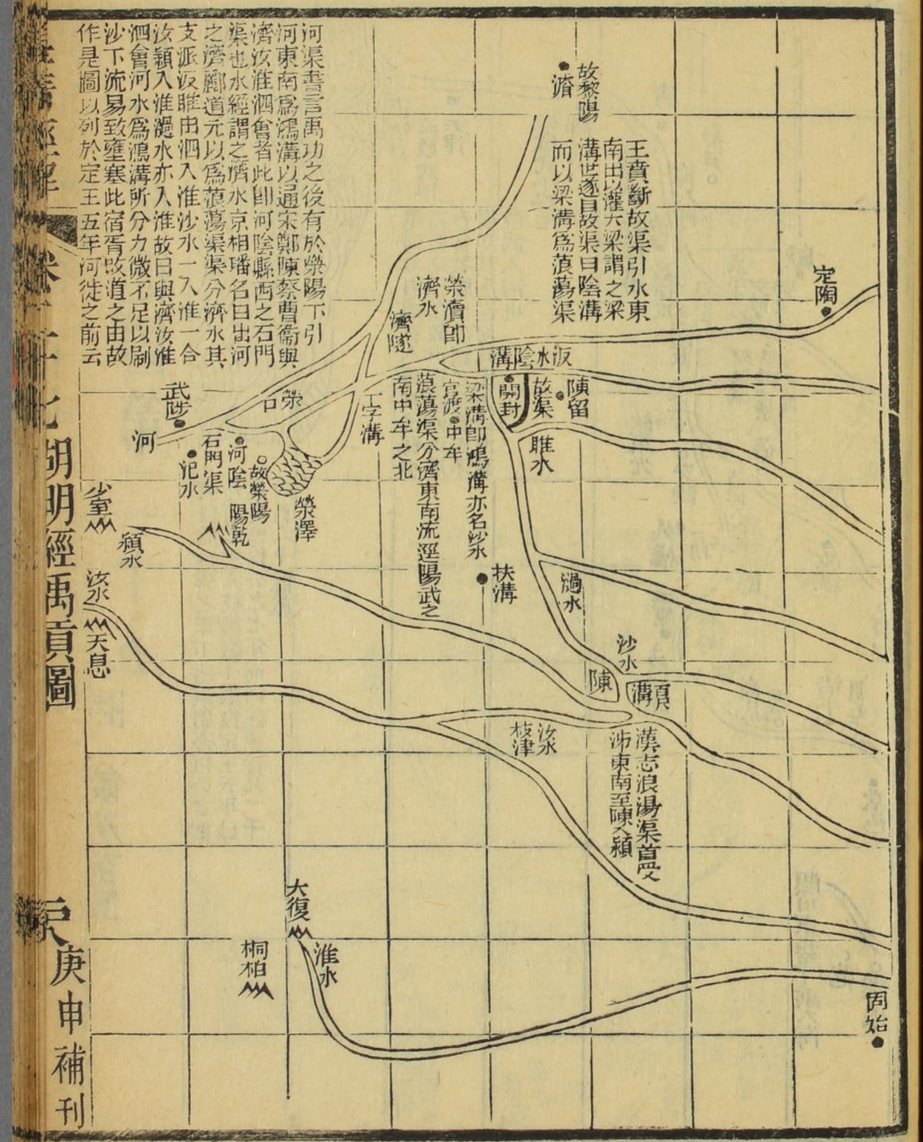
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禿番昂雪河源志曰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爛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朱思本云河源在申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雪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滎陽引河圖第二十四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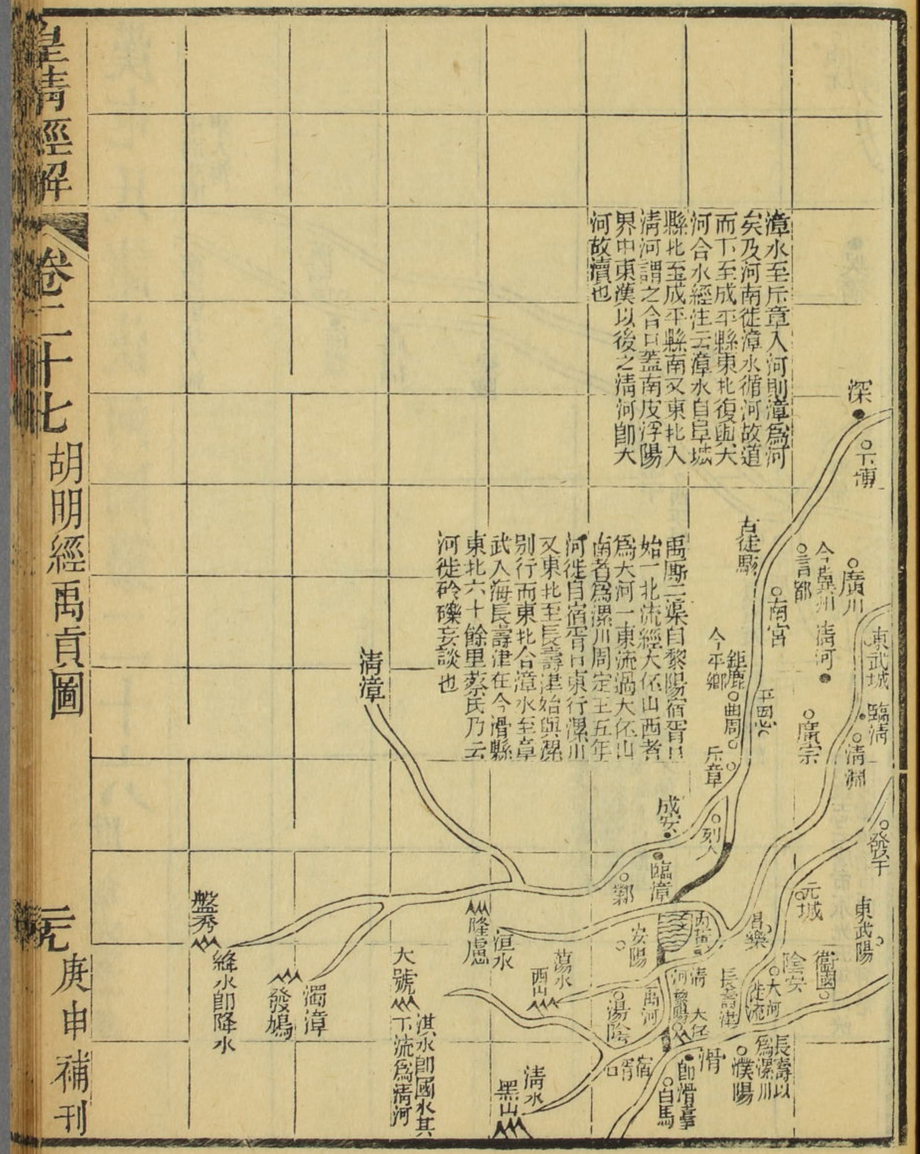


河渠書言禹功之後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者此即河陰縣西之石門渠也水經謂之濄水京相璠名曰出河之濟郟道元以爲菏蕩渠渠分濟水其支派汳睢由泗入淮沙水一入淮一合汝潁入淮濄水亦入淮故曰與濟汝淮泗會河水爲鴻溝所分力微不足以刷沙下流易致壅塞此宿胥改道之由故作是圖以列於定王五年河徙之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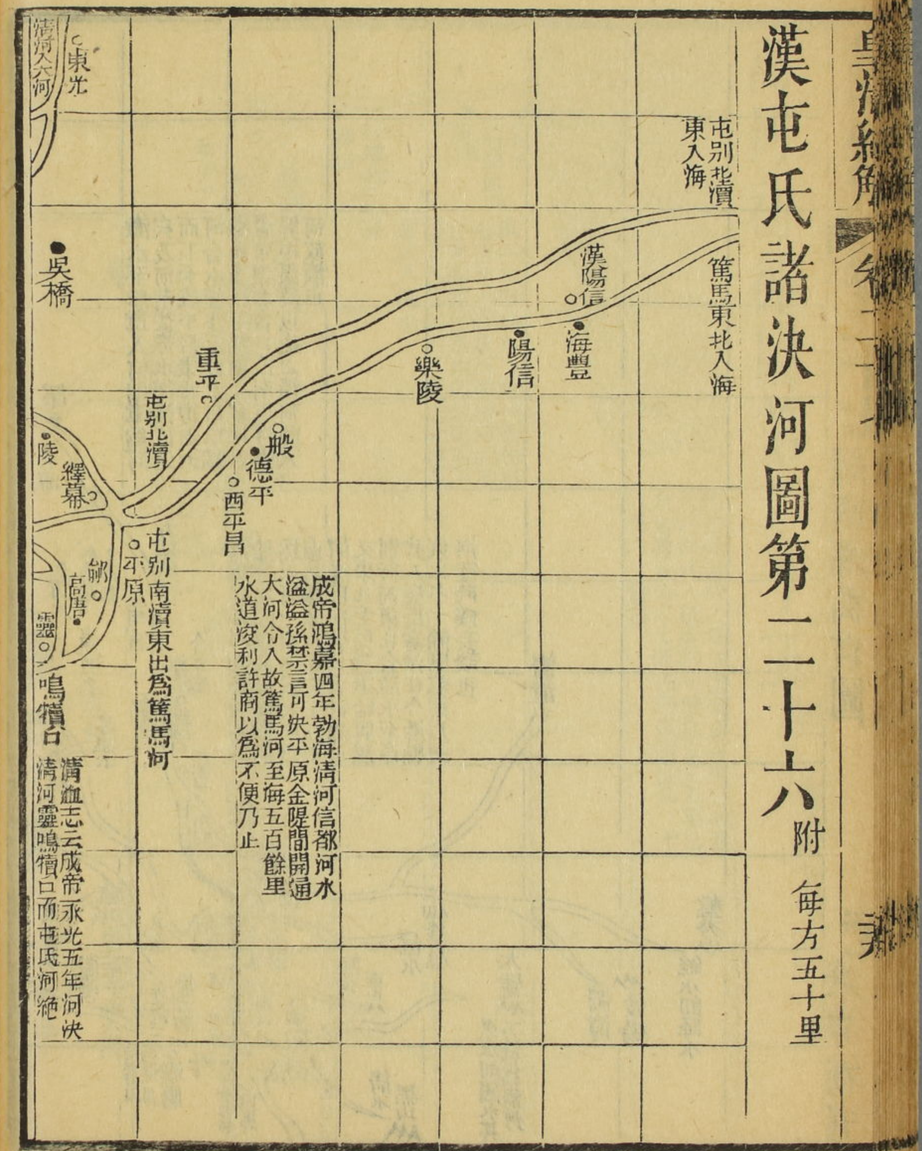
禹河初徙圖第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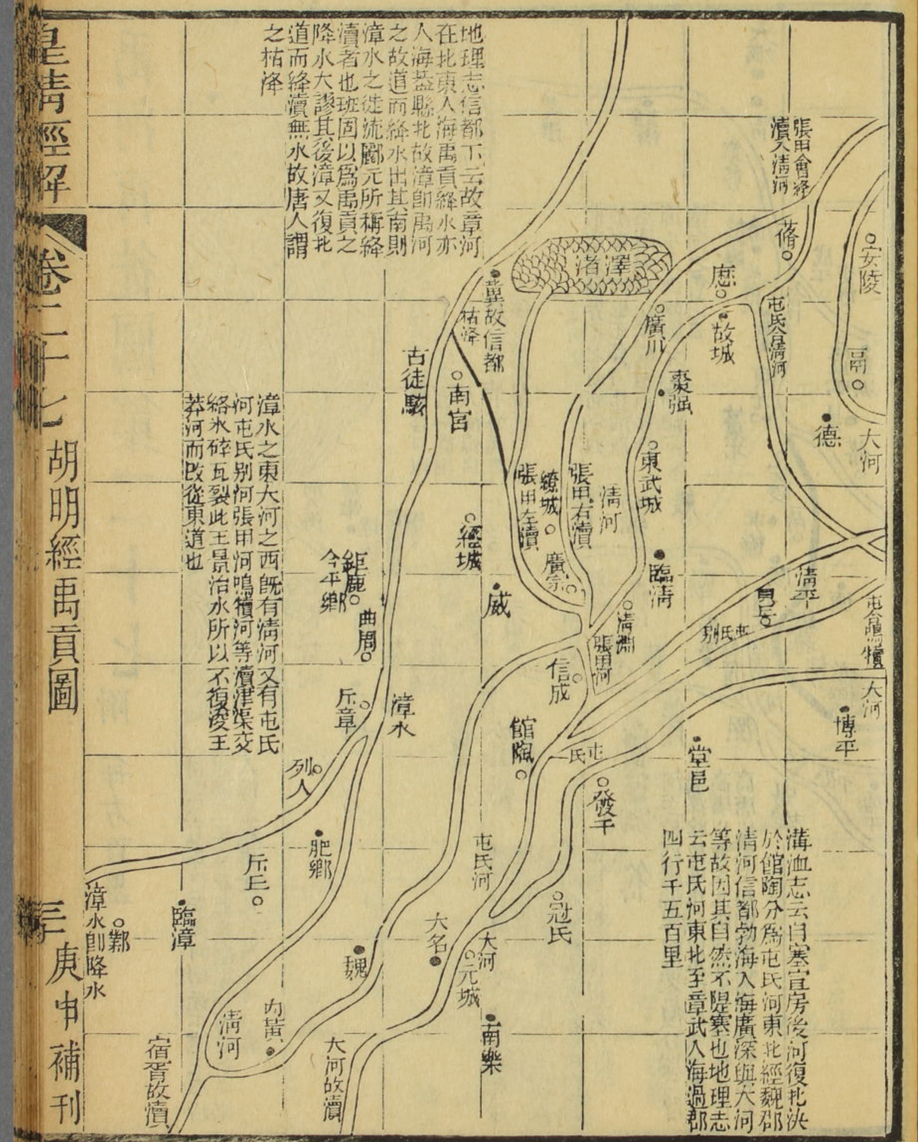


河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匡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已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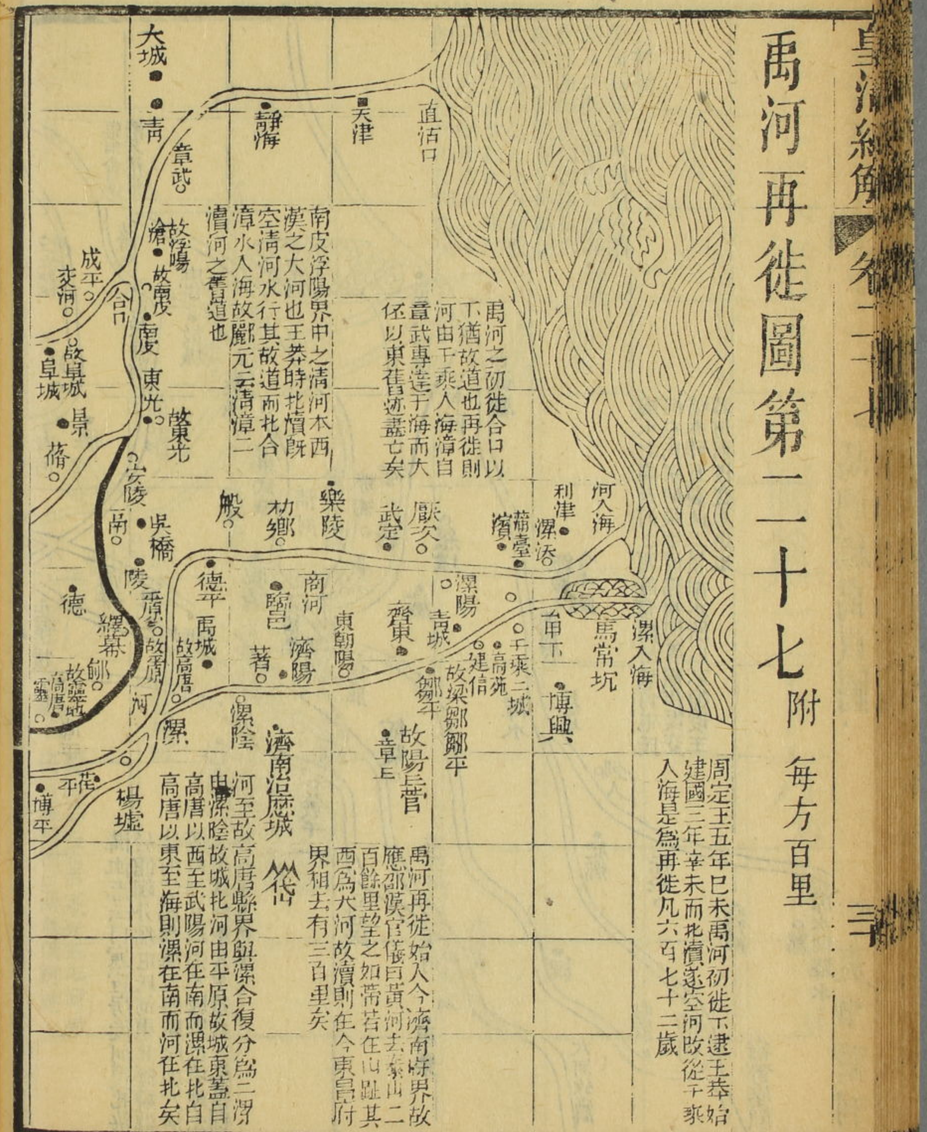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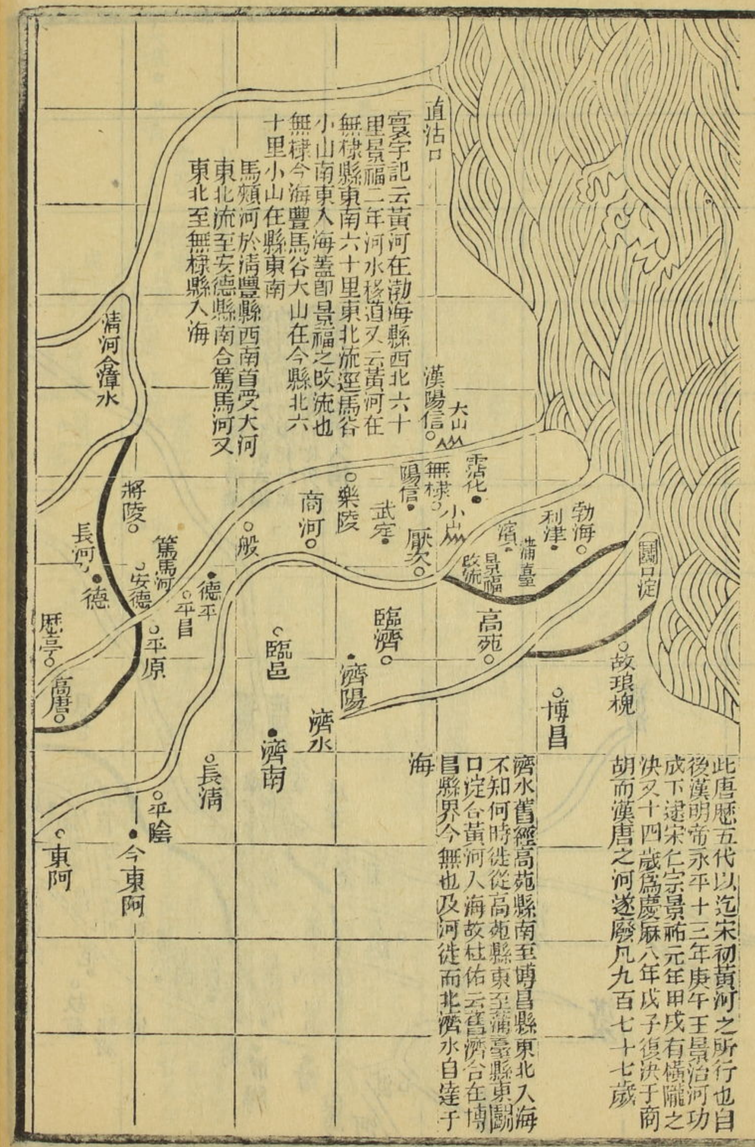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　附　每方百里



永平中王景自長壽津導河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漯別而東北行至高唐又絕漯而北折而東由漯沃縣界入海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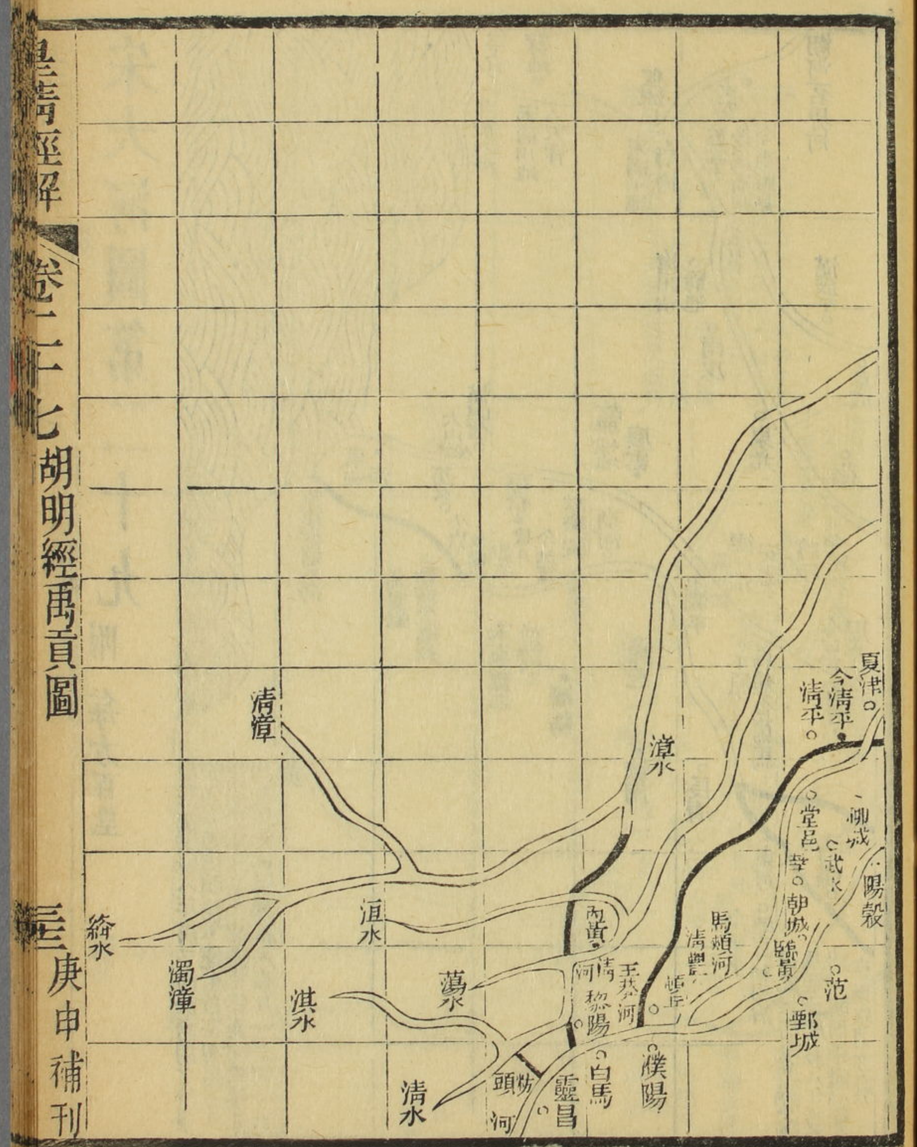
此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迄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爲慶曆八年戊子復決于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濟水舊經高苑縣南至博昌縣東北入海不知何時從從高苑縣東至蒲臺縣東鬬口淀合黃河入海故杜佑云舊濟合在博昌縣界今無也及河從而北濟水自逵子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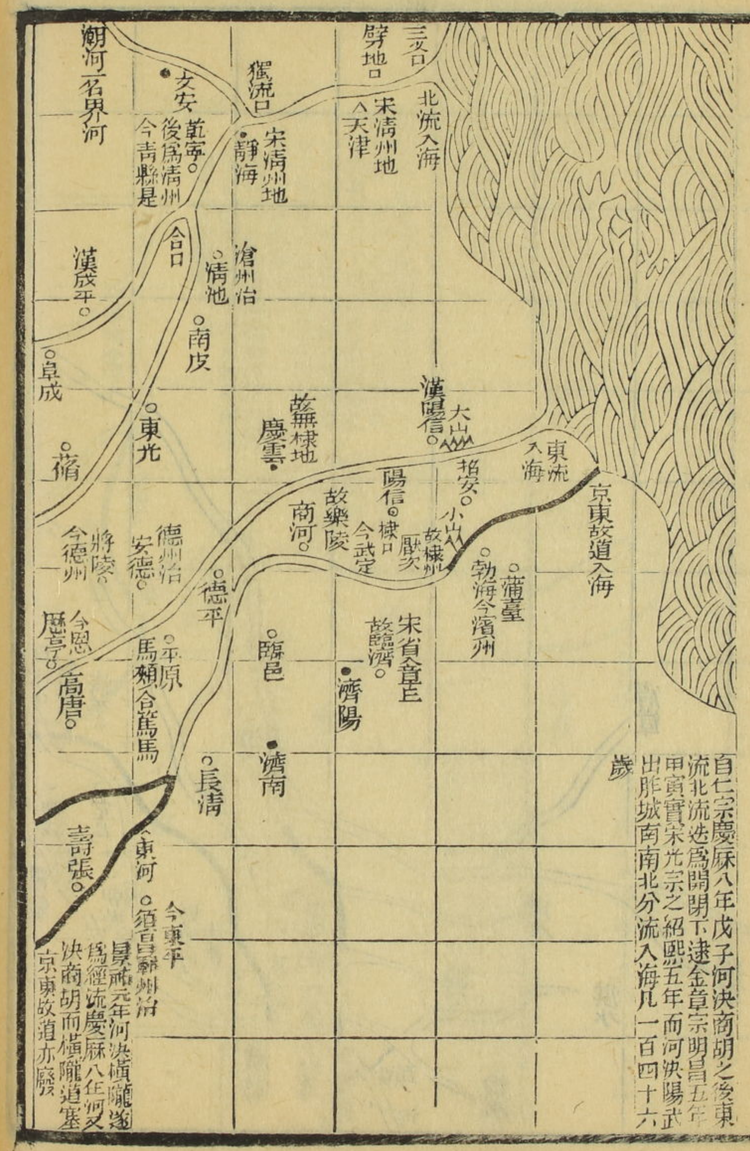
寰宇記云黃河在渤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河水移道又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南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

無棣今海豐馬谷大山在今縣北六十里小山在縣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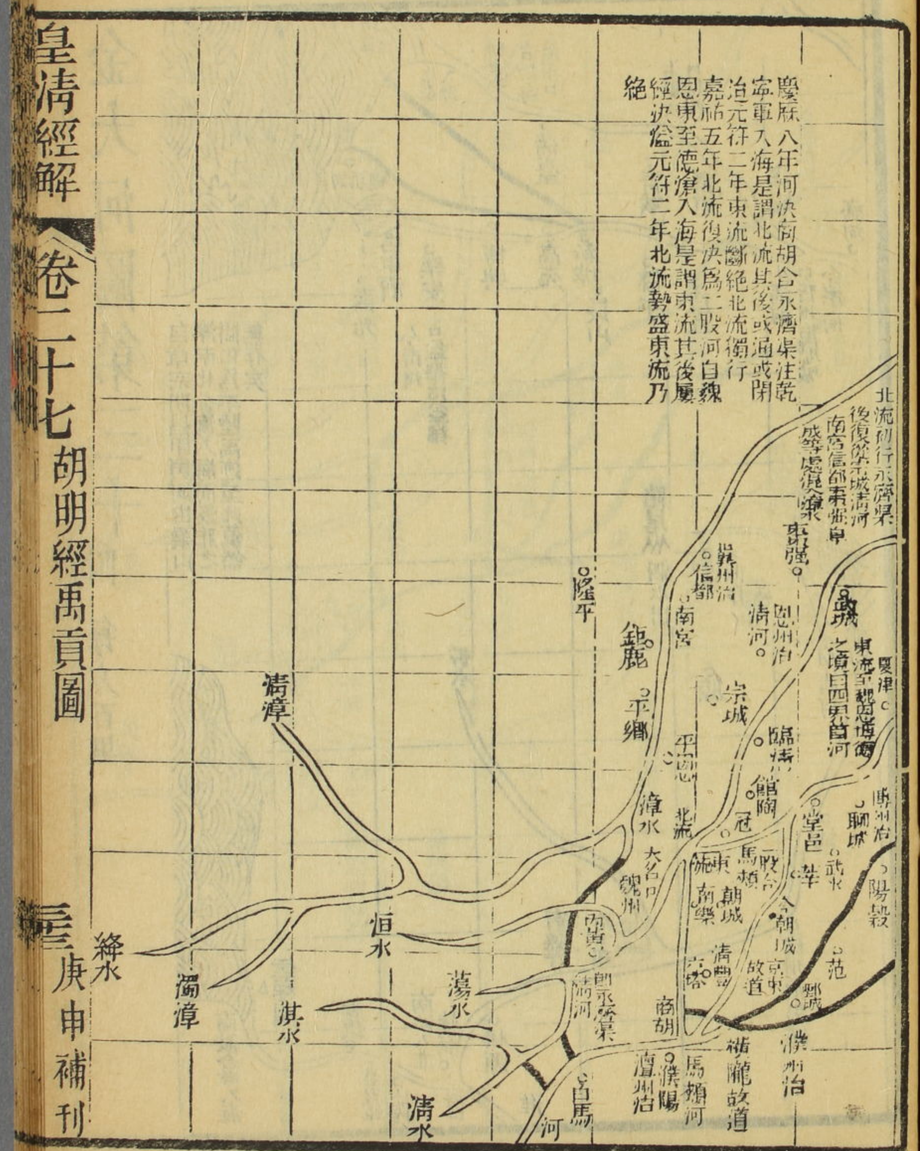
馬頰河於滄豐縣西南首受大河東北流至安德縣南合篤馬河又東北至無棣縣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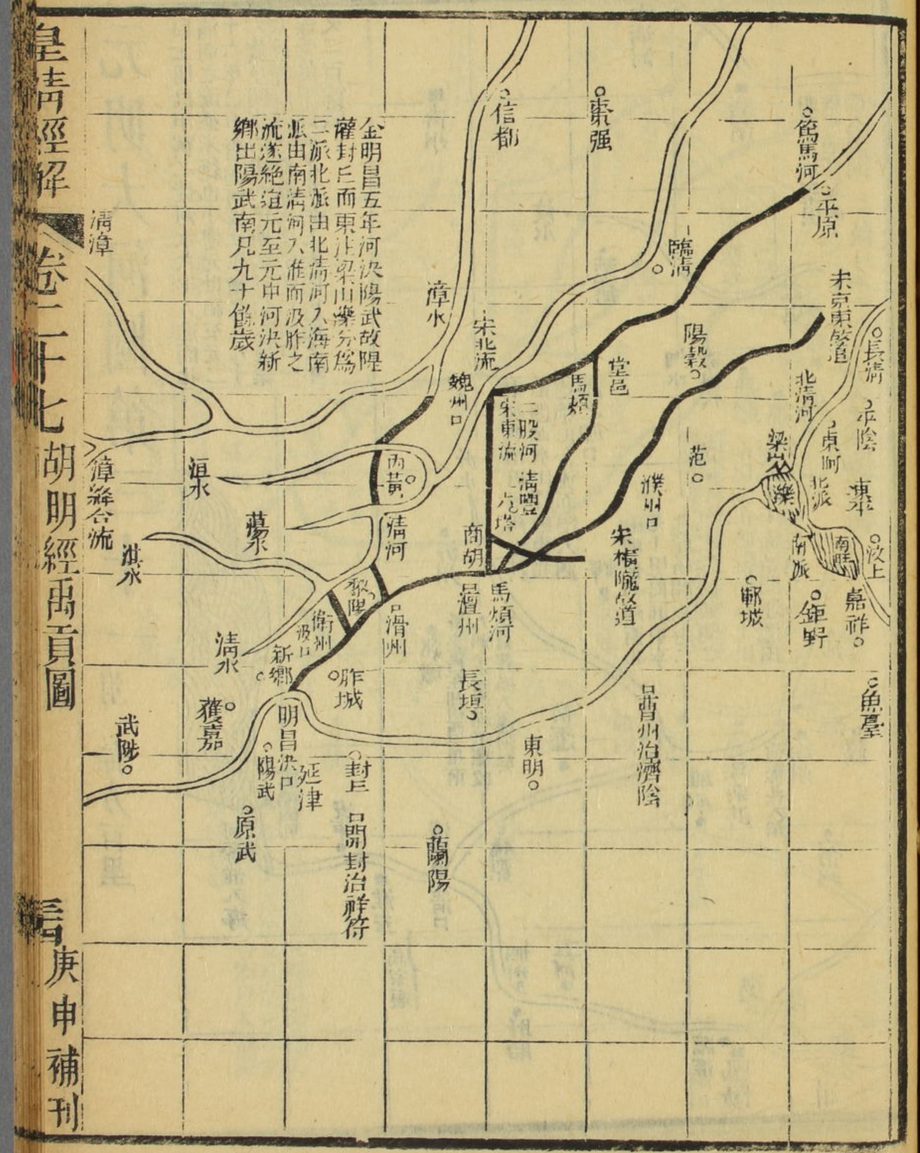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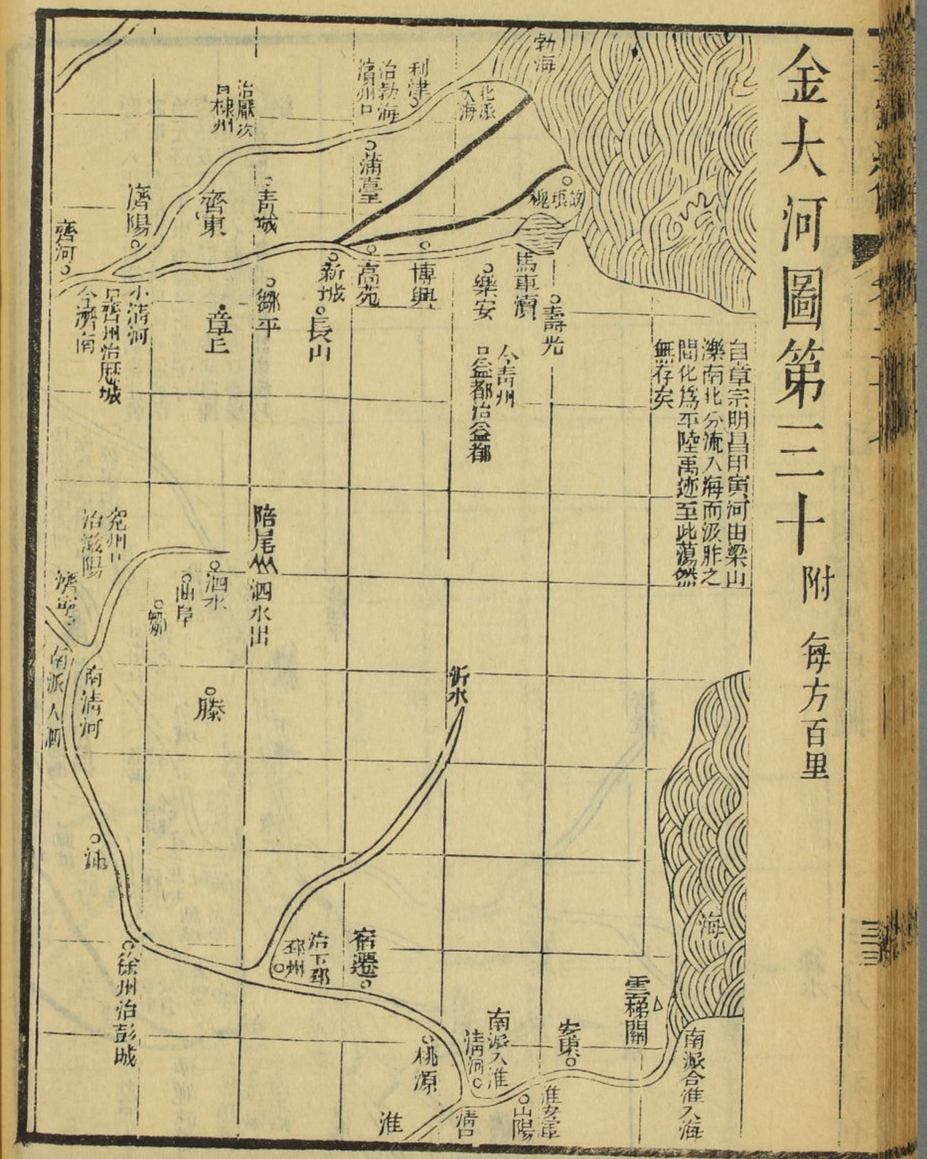


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河決商胡之後東流北流迭爲開閉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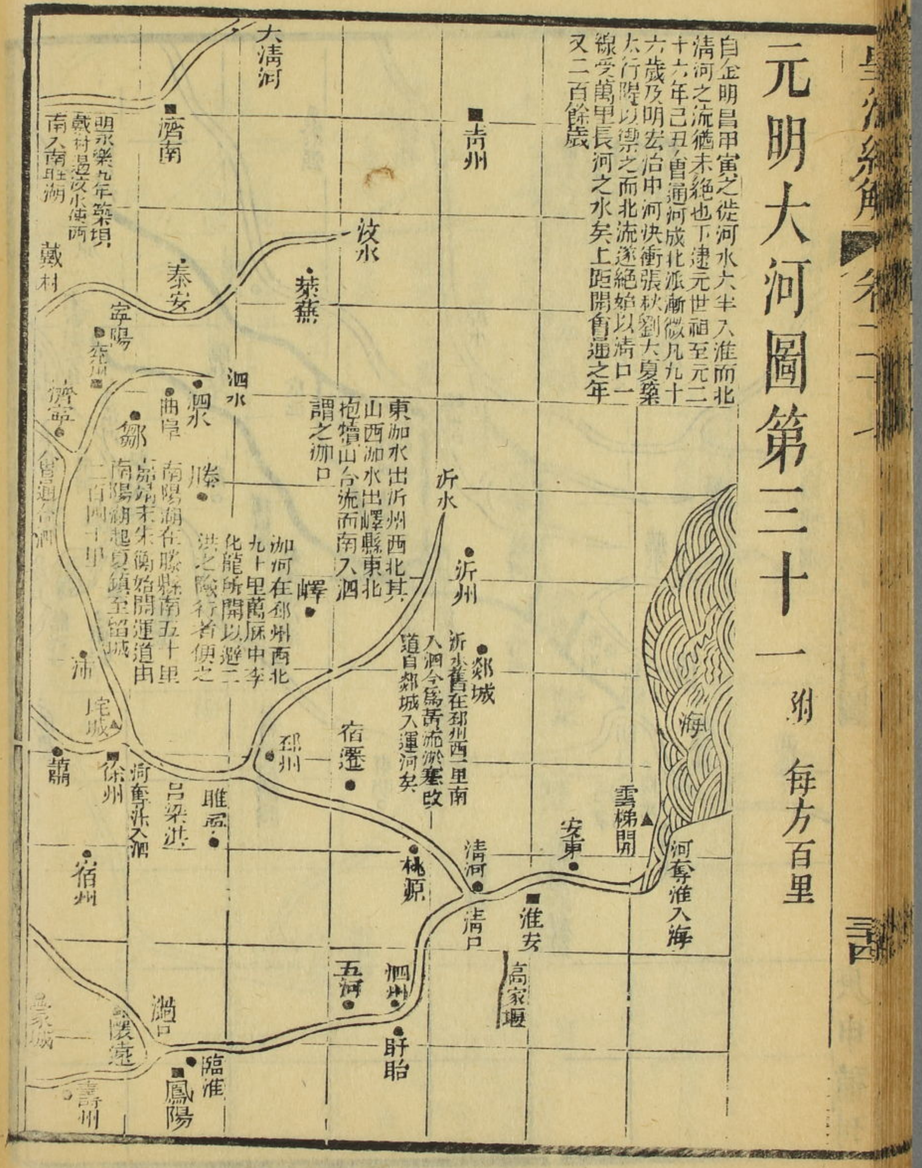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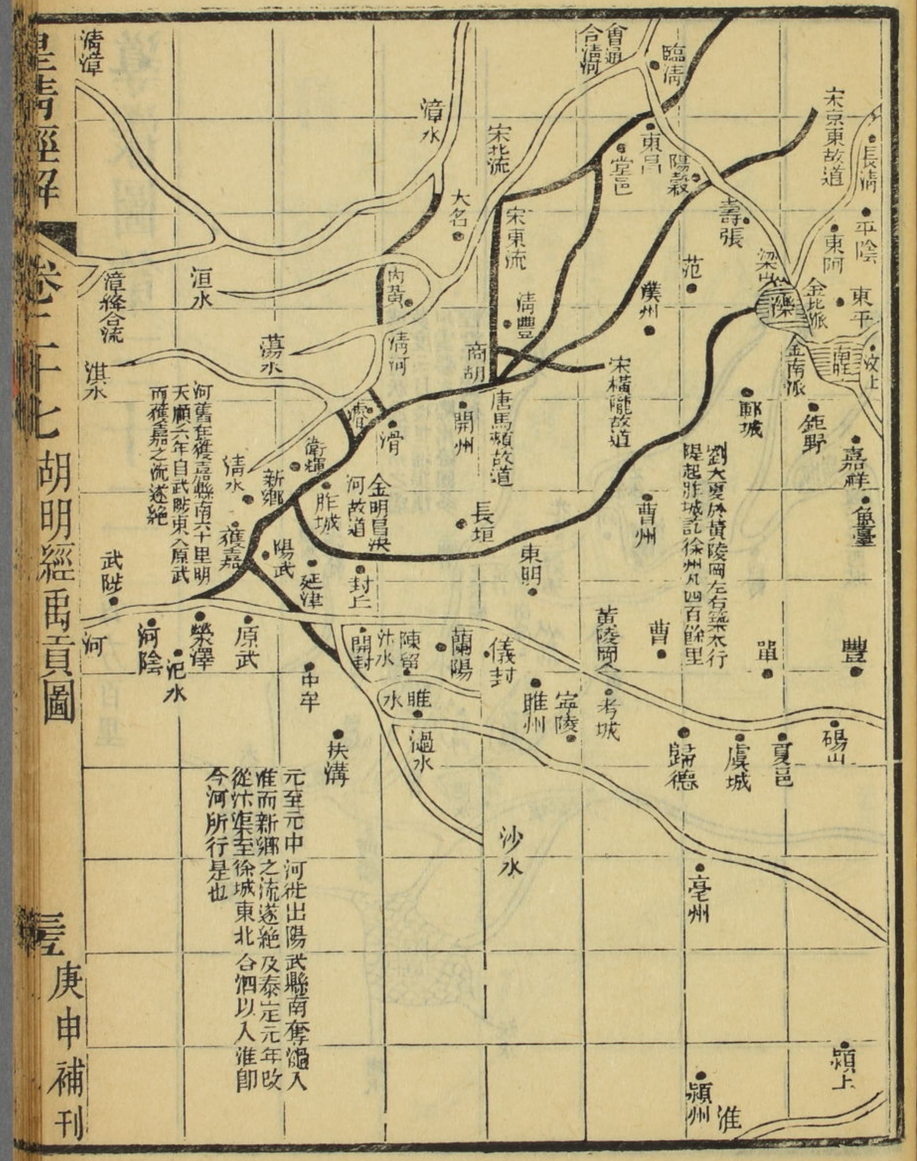
金大河圖第三十　附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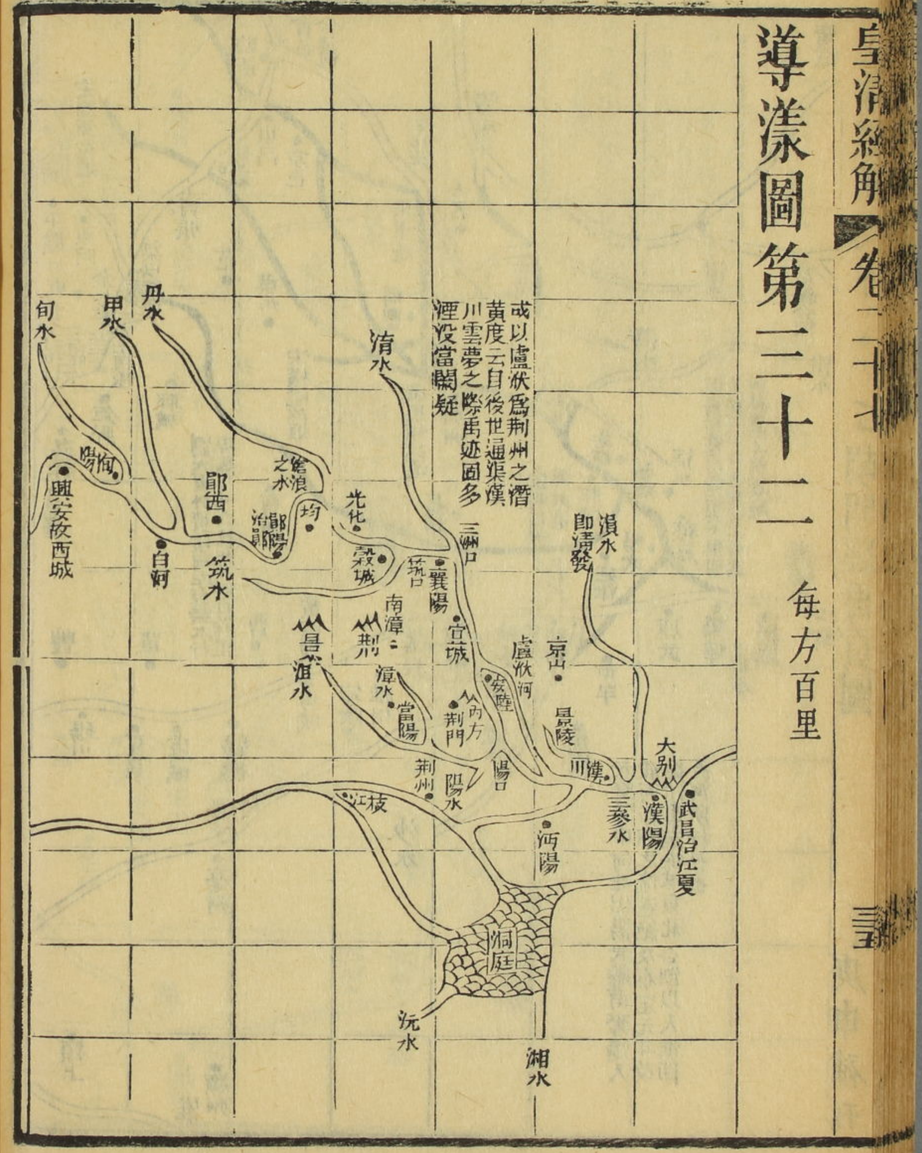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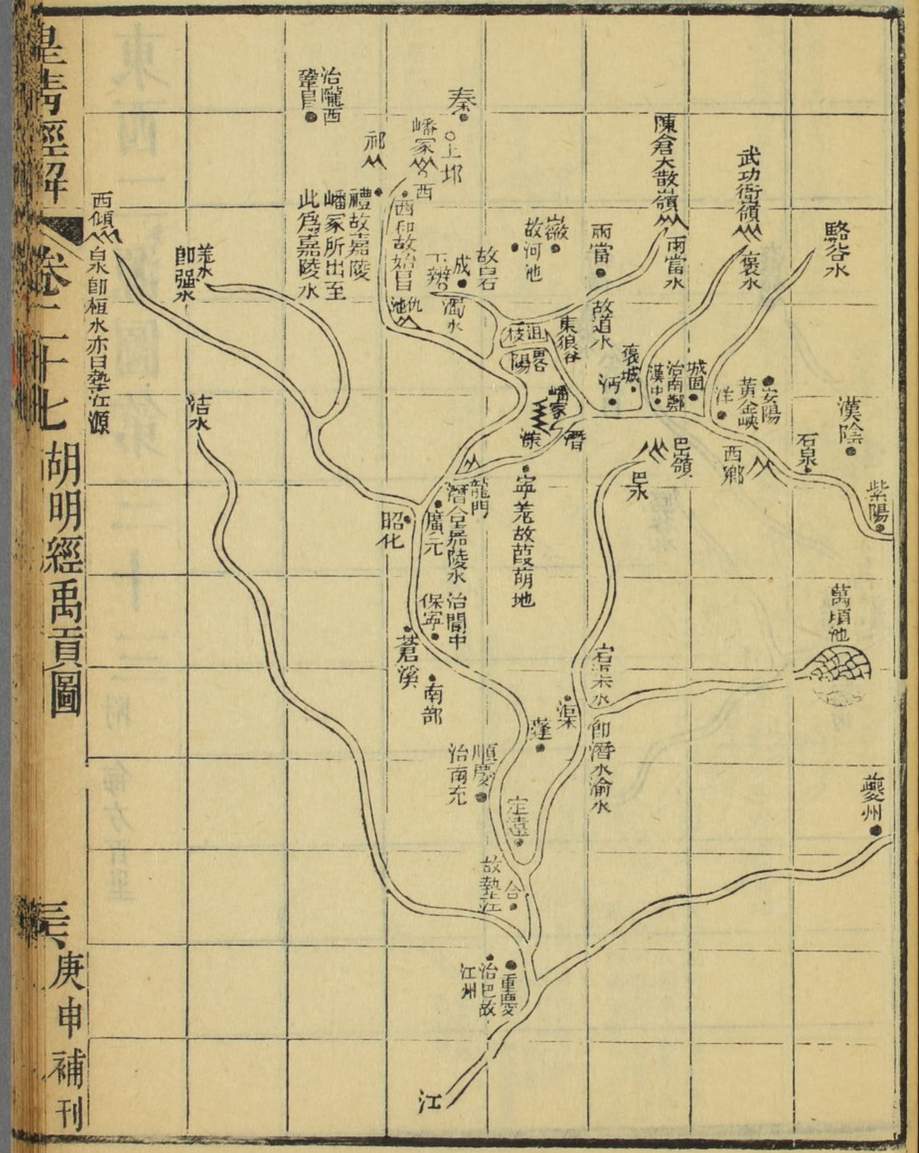
自金明昌甲寅之從河水大半入淮而北
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
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凡九十
六歲及明宏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築
太行隄以遏之而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
線受萬里長河之水矣上距開會通之年
又二百餘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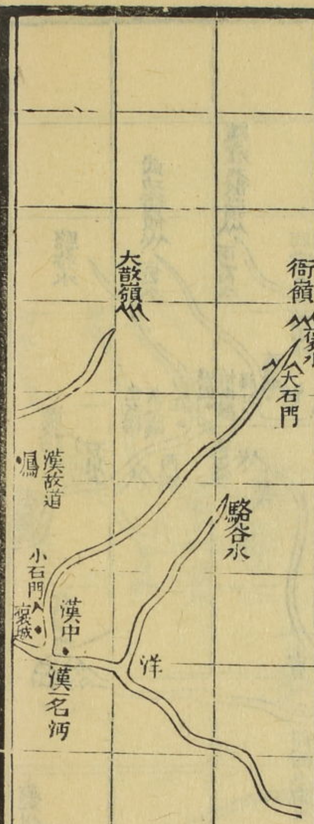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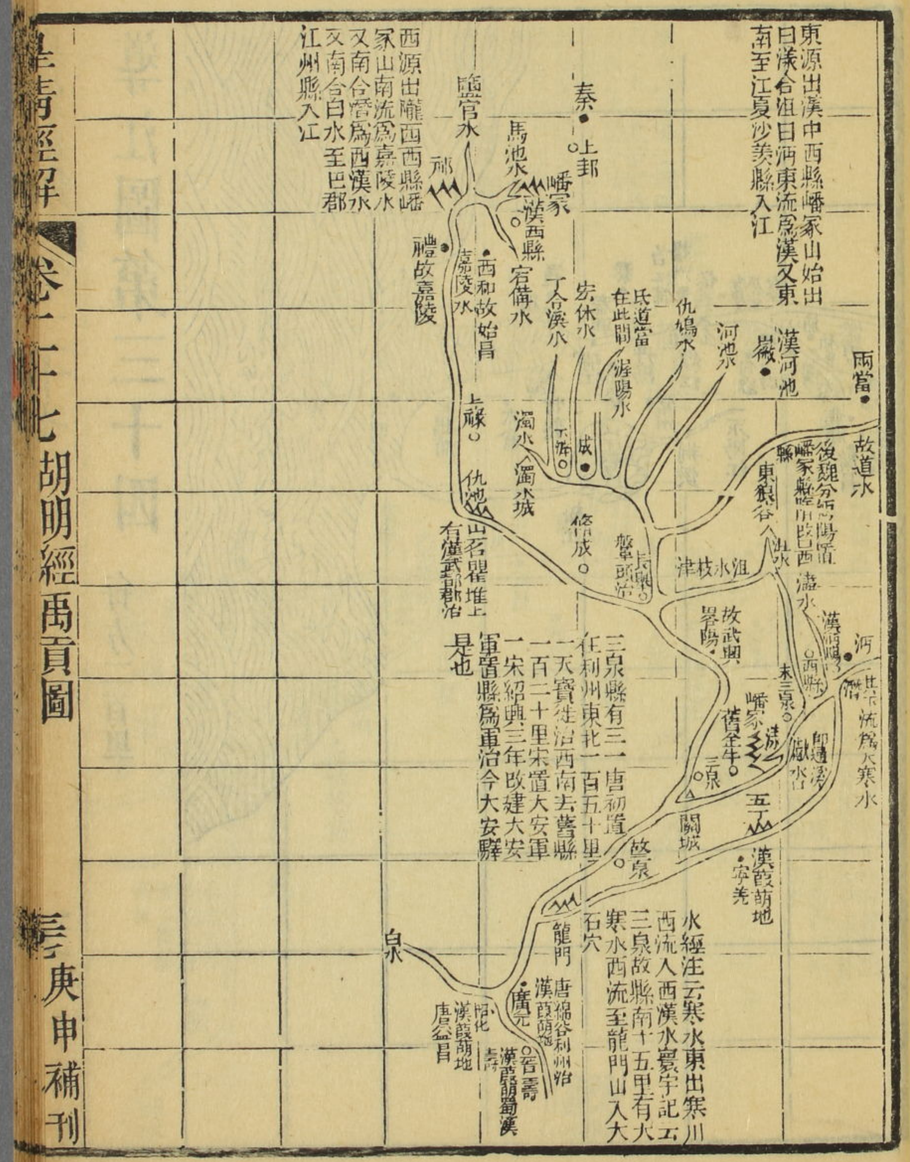
導漾圖第三十一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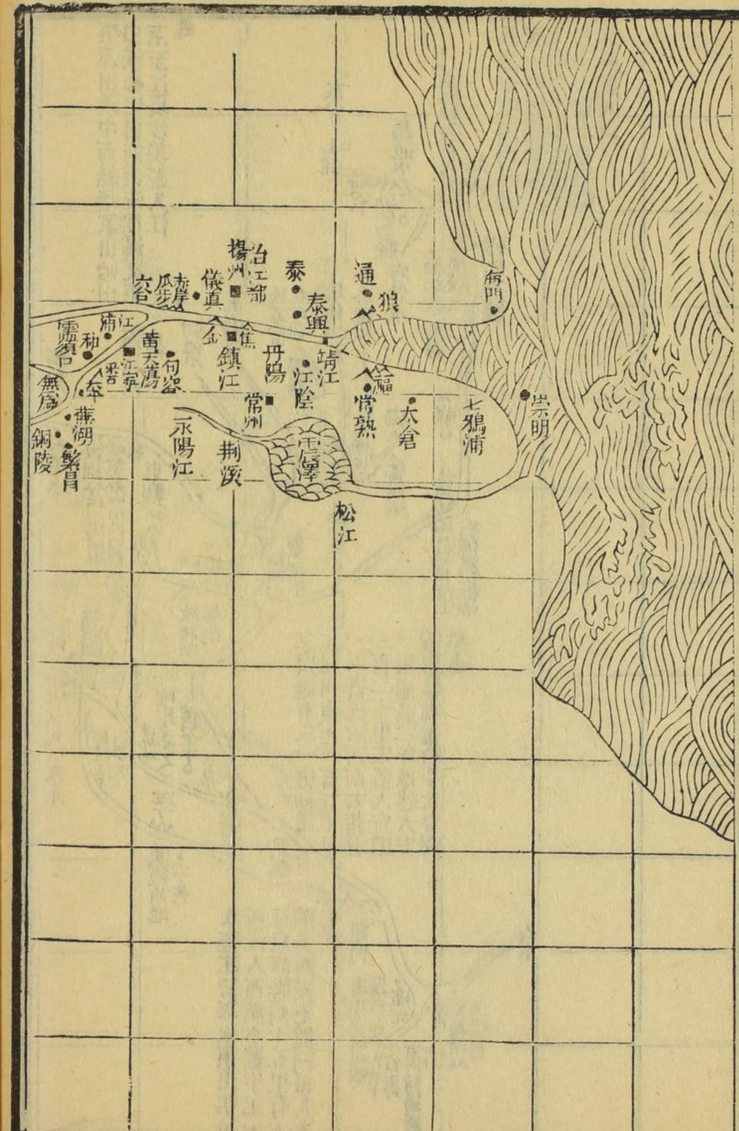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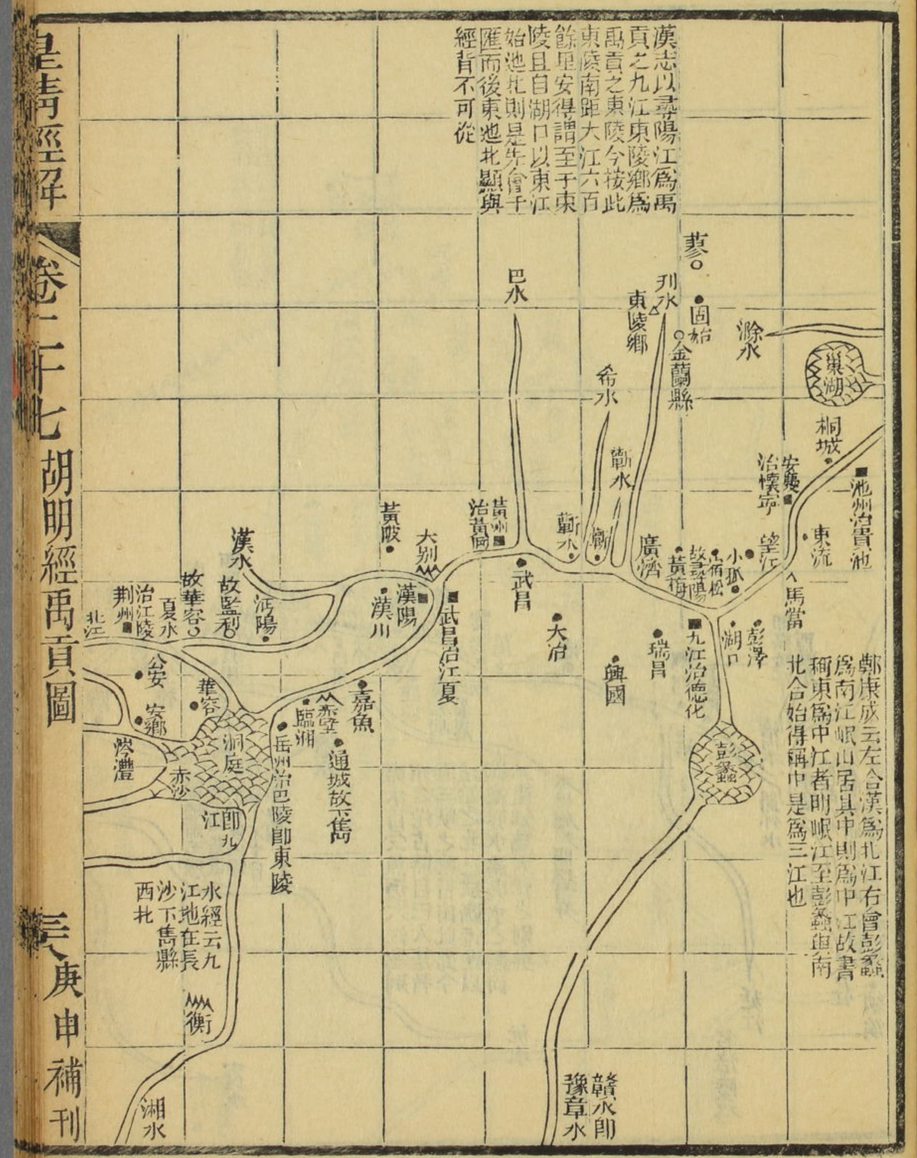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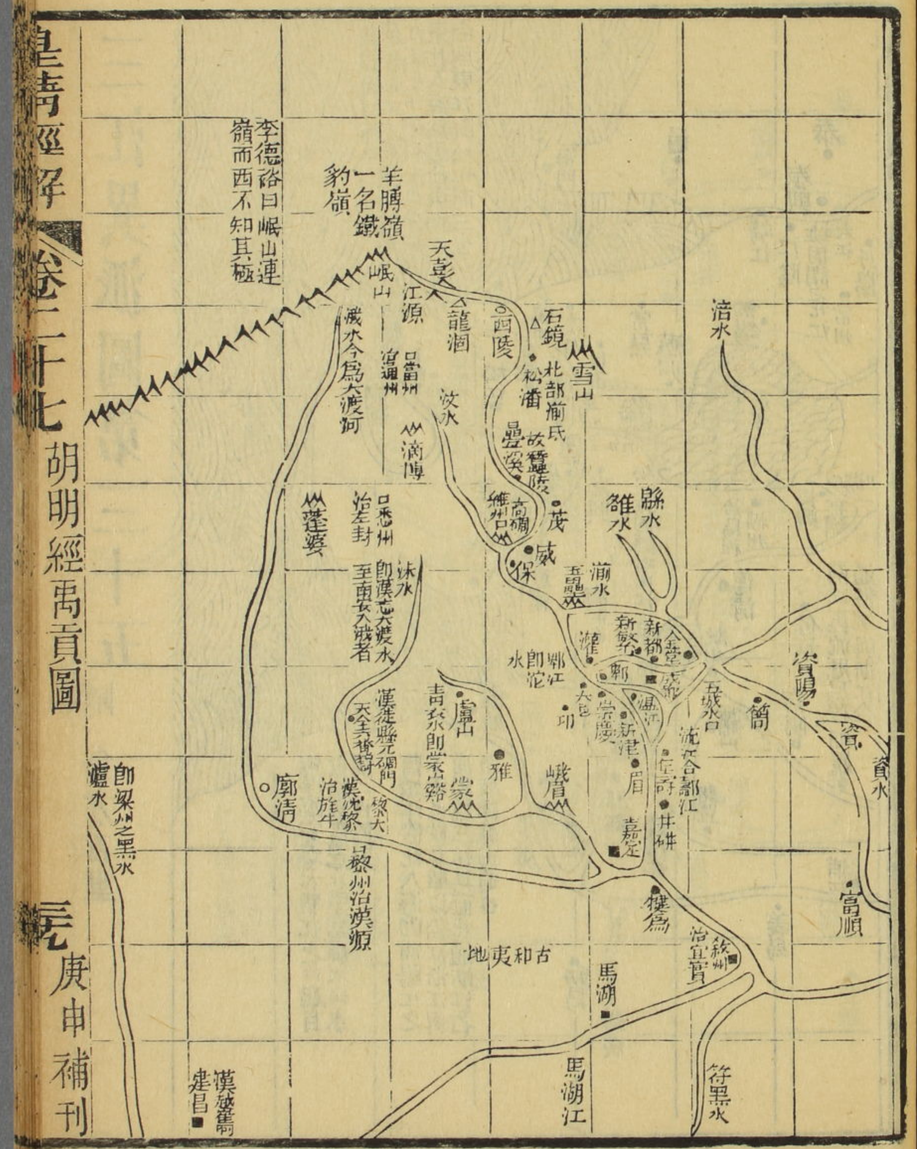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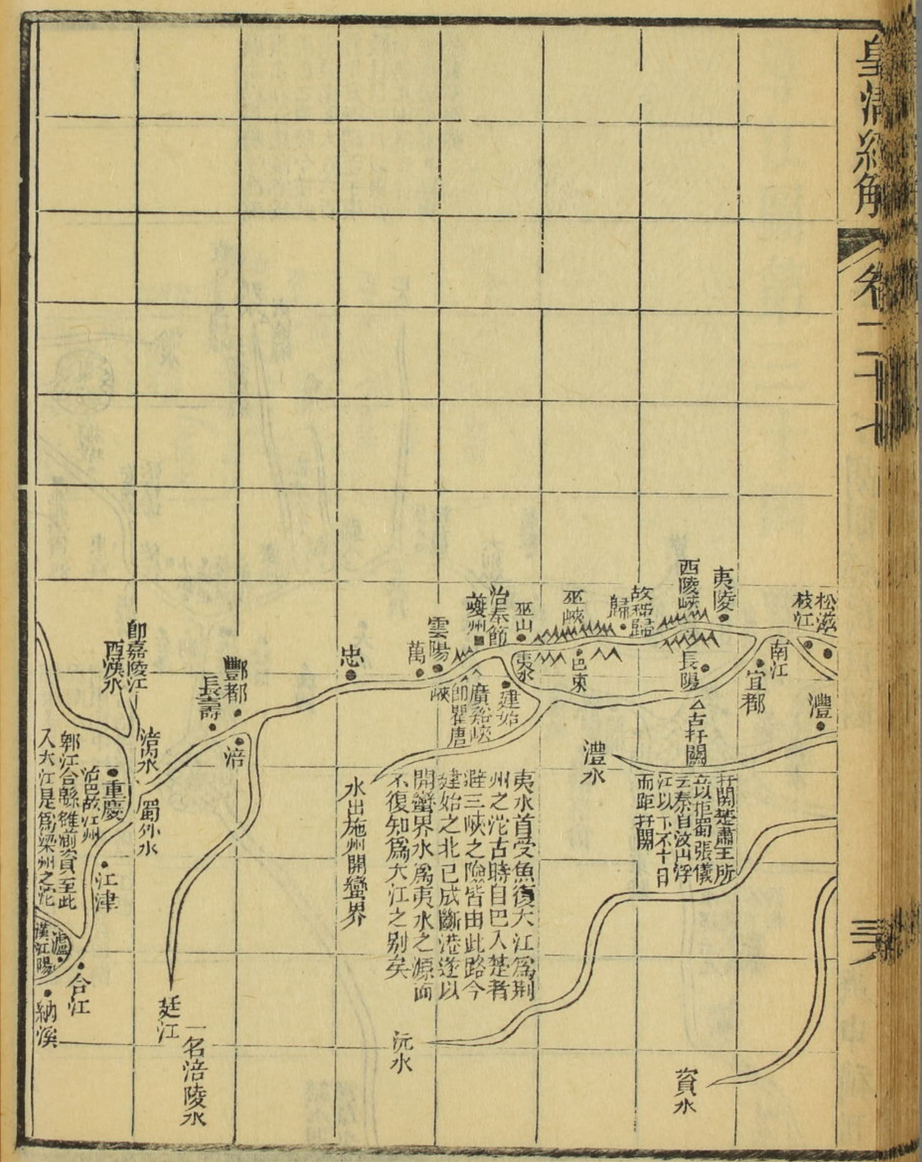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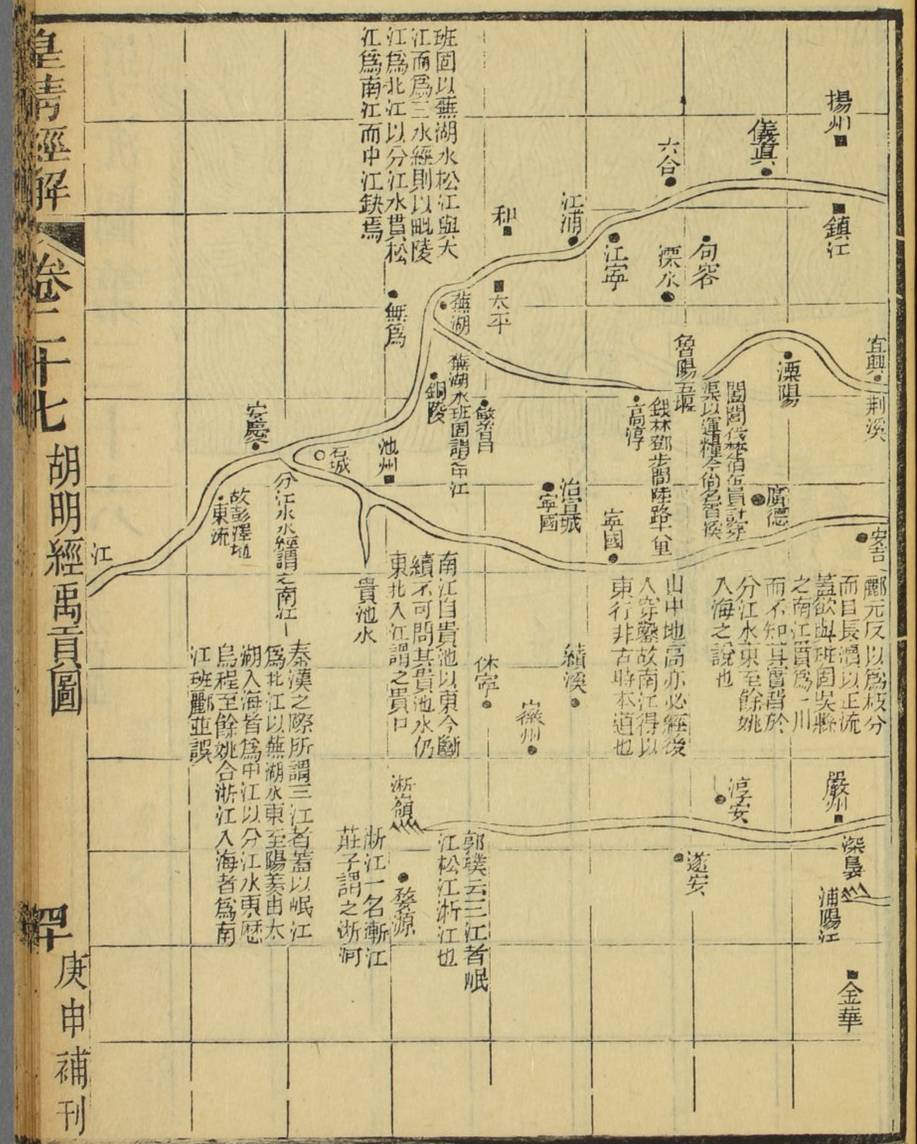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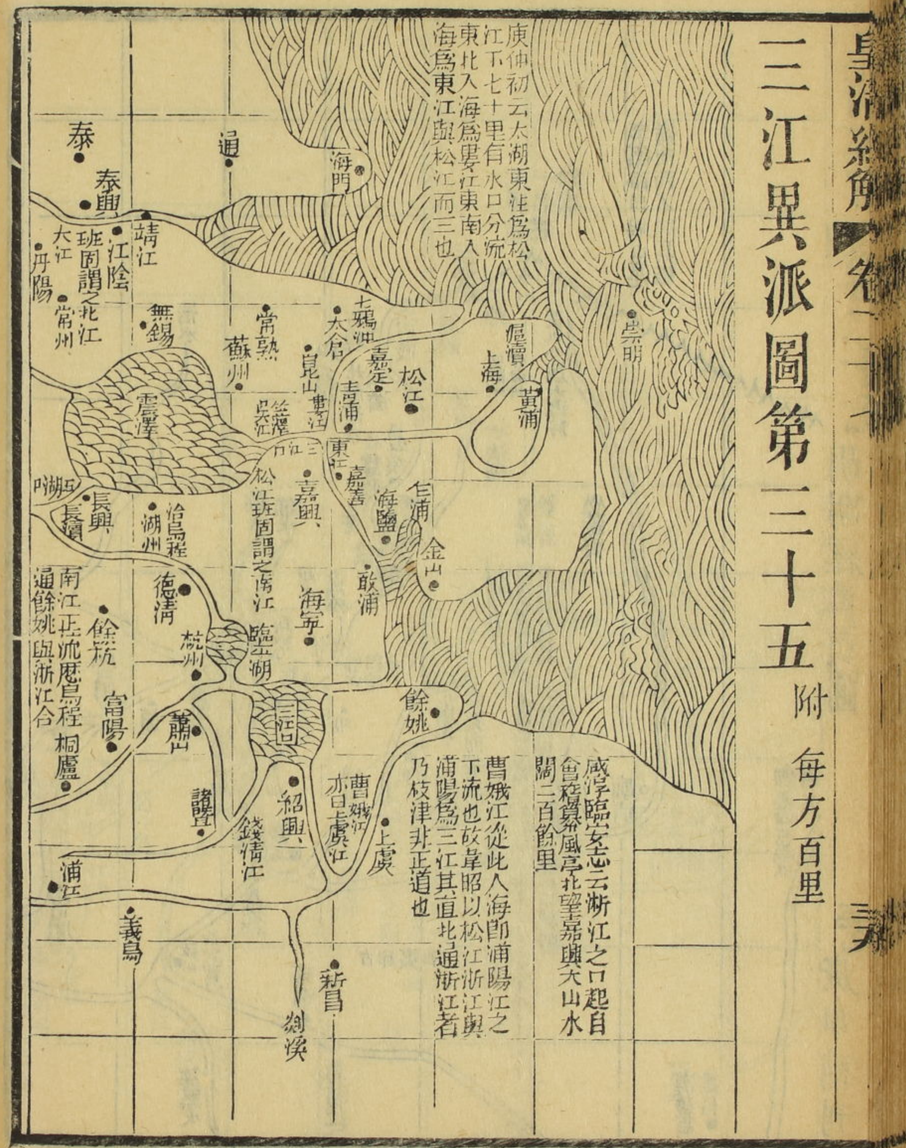



李德洛曰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
羊膊嶺一名鐵
岷山
江源
汶川
天彭
成都
新都
新繁
郫
灌
溫江
崇慶
郫江
檢水
大包
印
沱
涪
眉
嘉定
井研
犍為
峨眉
雅
蒙
青衣即蒙溪
漢源縣北碉門
大渡河
黃沱渡
治旌牛
蘆山
滅水今為大渡河
青衣即蒙溪
黎州治漢源
瀘州
治宜賓
古和夷地
馬湖
馬湖江
符黑水
資陽
簡
資
資水
富順
瀘水
即梁州之黑水
漢嘉
處昌
雅水
蒲水
長歧
茂
威
保
高硐
維州
石鏡
北部簡氏
松潘
故羈陵之
羌州
岷山
至茂州
汶川
雪山
涪水
綿竹
什邡
德陽
漢州
金堂
成都
郫江
即沱水
大包
印
崇慶
溫江
沱谷都江
眉
嘉定
井研
犍為
峨眉
雅
蒙
青衣即蒙溪
漢源縣北碉門
大渡河
黃沱渡
治旌牛
蘆山
滅水今為大渡河
青衣即蒙溪
黎州治漢源
瀘州
治宜賓
古和夷地
馬湖
馬湖江
符黑水
資陽
簡
資
資水
富順
瀘水
即梁州之黑水
漢嘉
處昌
雅水
蒲水
長歧
茂
威
保
高硐
維州
石鏡
北部簡氏
松潘
故羈陵之
羌州
岷山
至茂州
汶川
雪山
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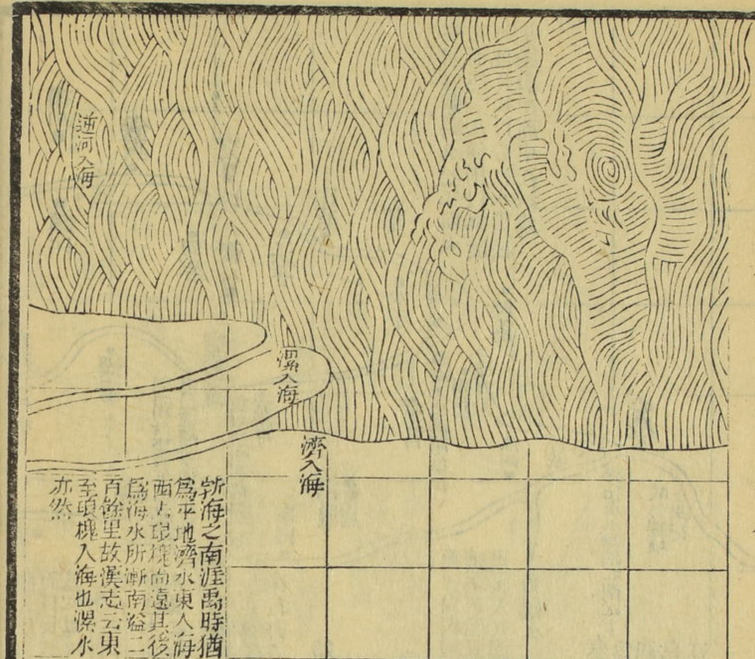

夷陵
西陵峽
長陽
古扞關
立以拒蜀張儀
云秦自汶山停
江以下不十日
而至扞關
扞關葦蕭生所
松滋
枝江
南江
宜都
澧
巫山
巫峽
故秭歸
巴東
夷水
建始
廣谿峽
即巫唐
雲陽
萬
忠
夷水首受魚復大江爲荆
州之沱古時自巴入楚者
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今
建始之北已成斷港遂以
開蠻界水爲夷水之源而
不復知爲大江之別矣
水出施州開蠻界
沅水
鄂都
長壽
涪
涪水
蜀外水
即嘉陵江
涪水
重慶
治巴故江州
郭江合縣維制資至此
入大江是爲梁州之沱
江津
合江
納溪
延江
一名涪陵水
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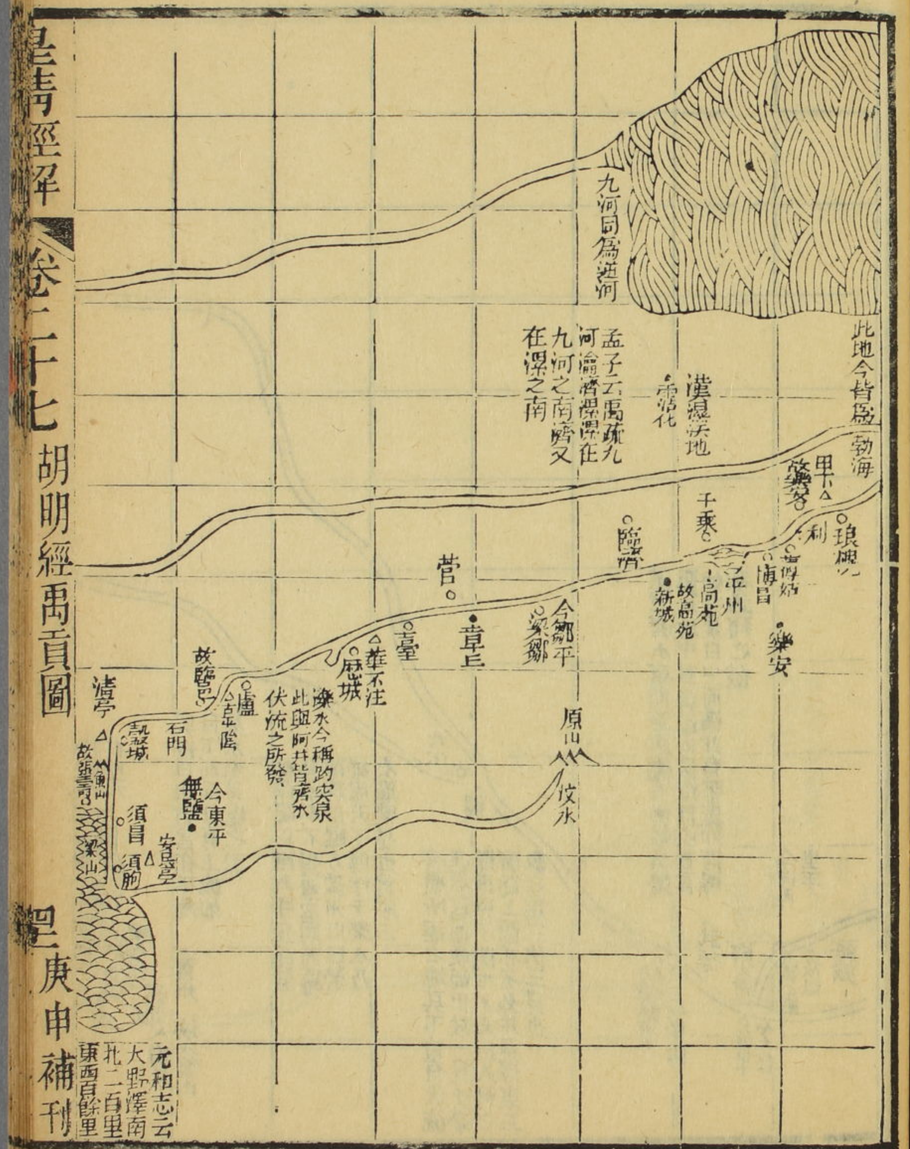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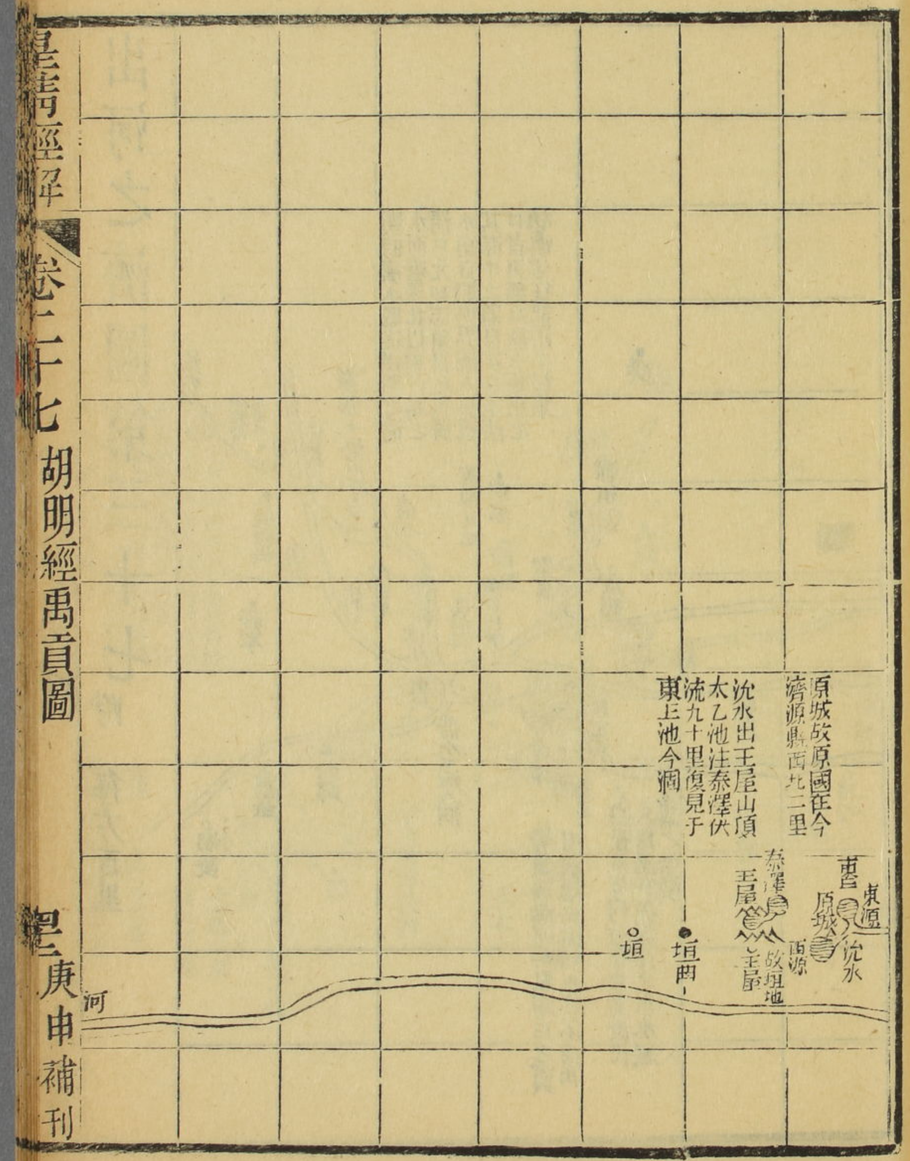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二十五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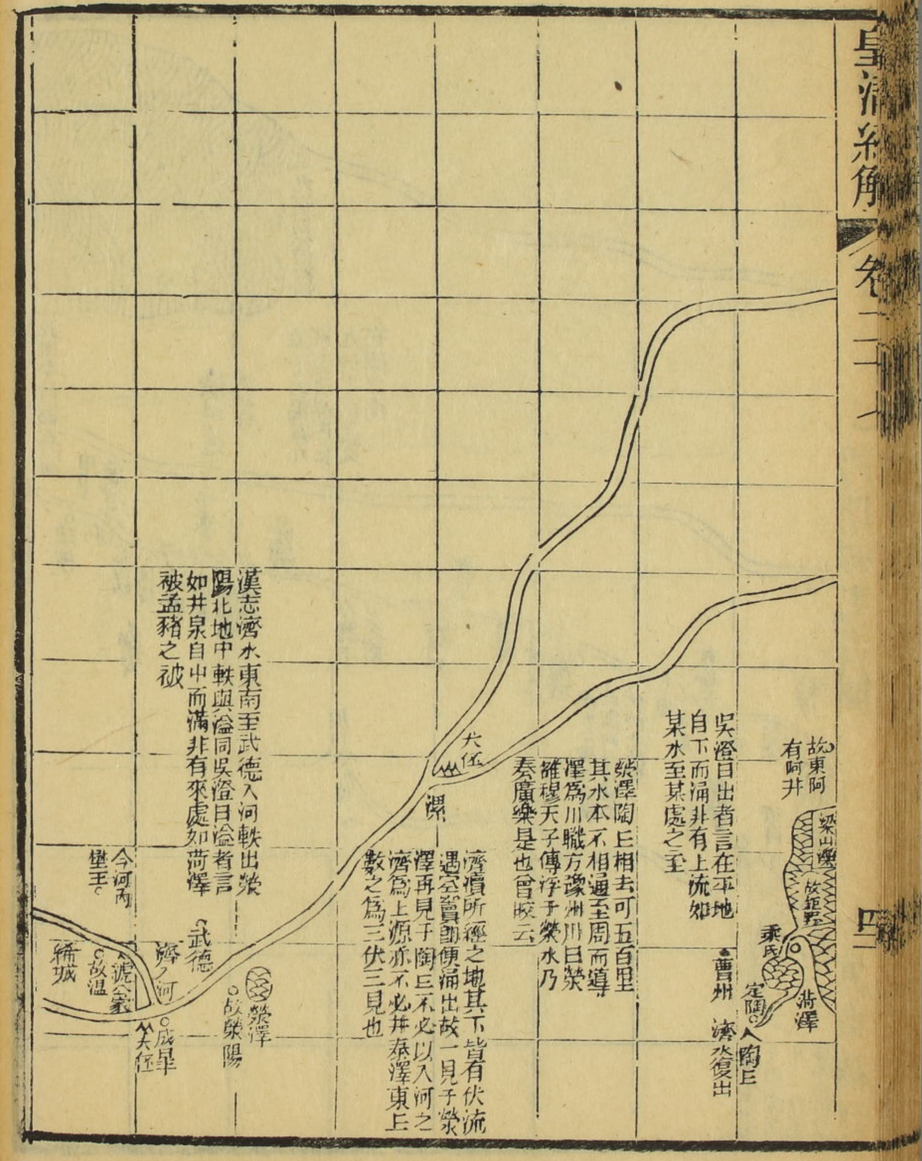


導沇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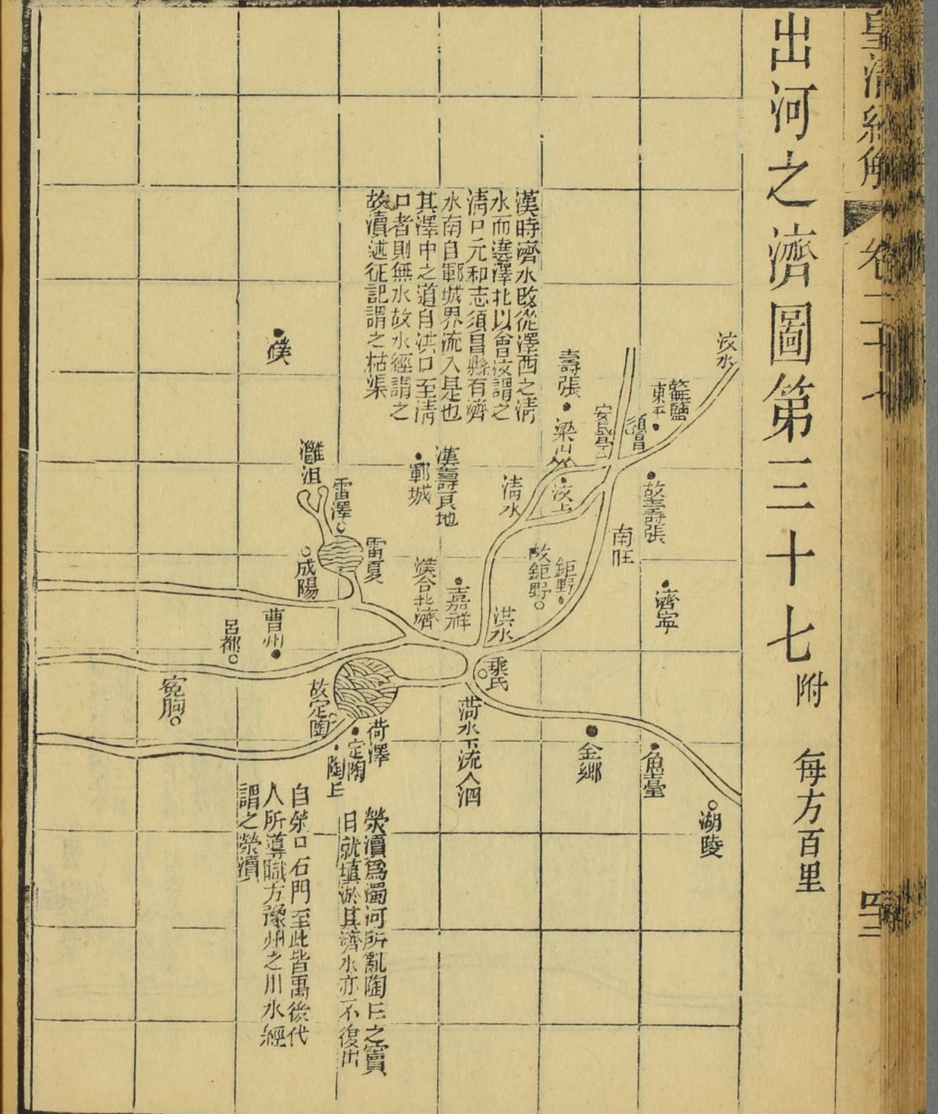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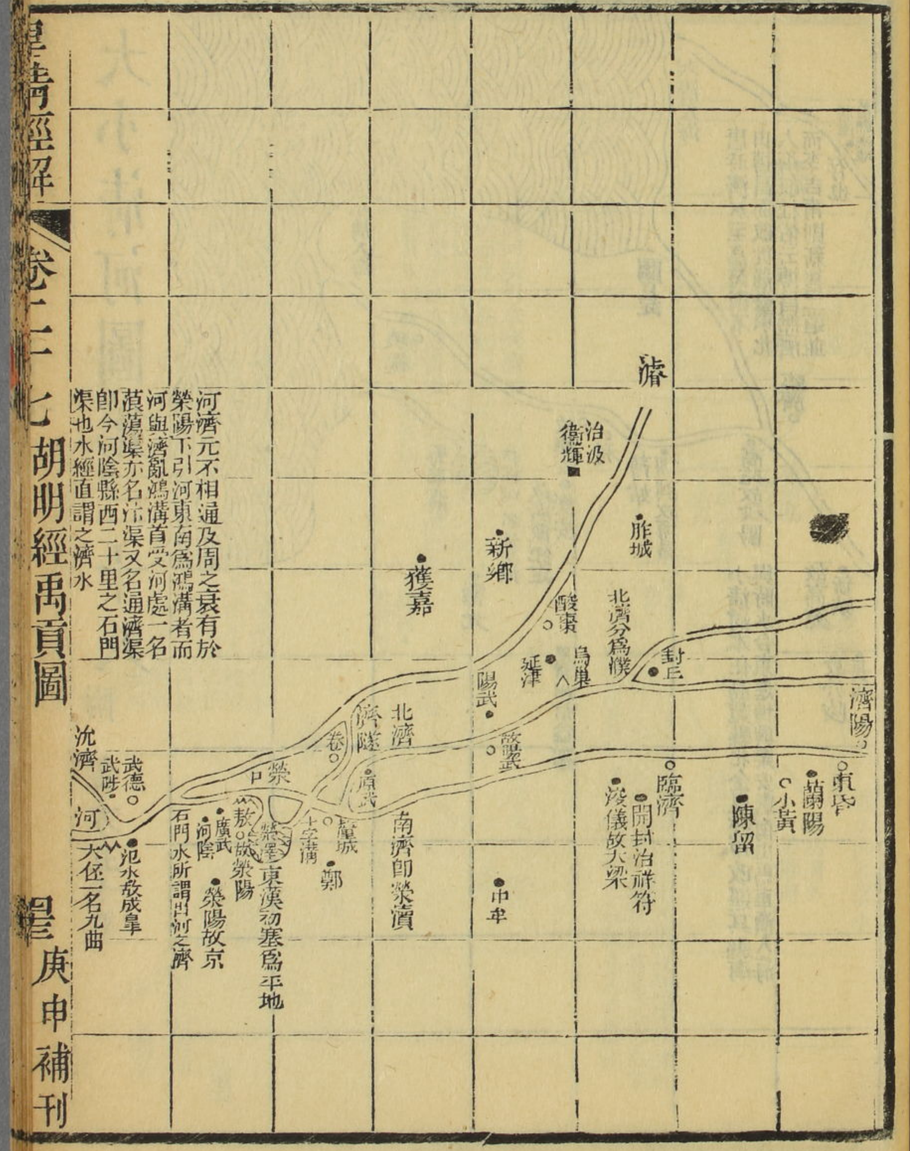



原城故原國在今濟源縣西北二里
沇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注泰澤伏流九十里復見于東王池今涸
東源
沇水
泰澤
王屋
故垣池
垣西
垣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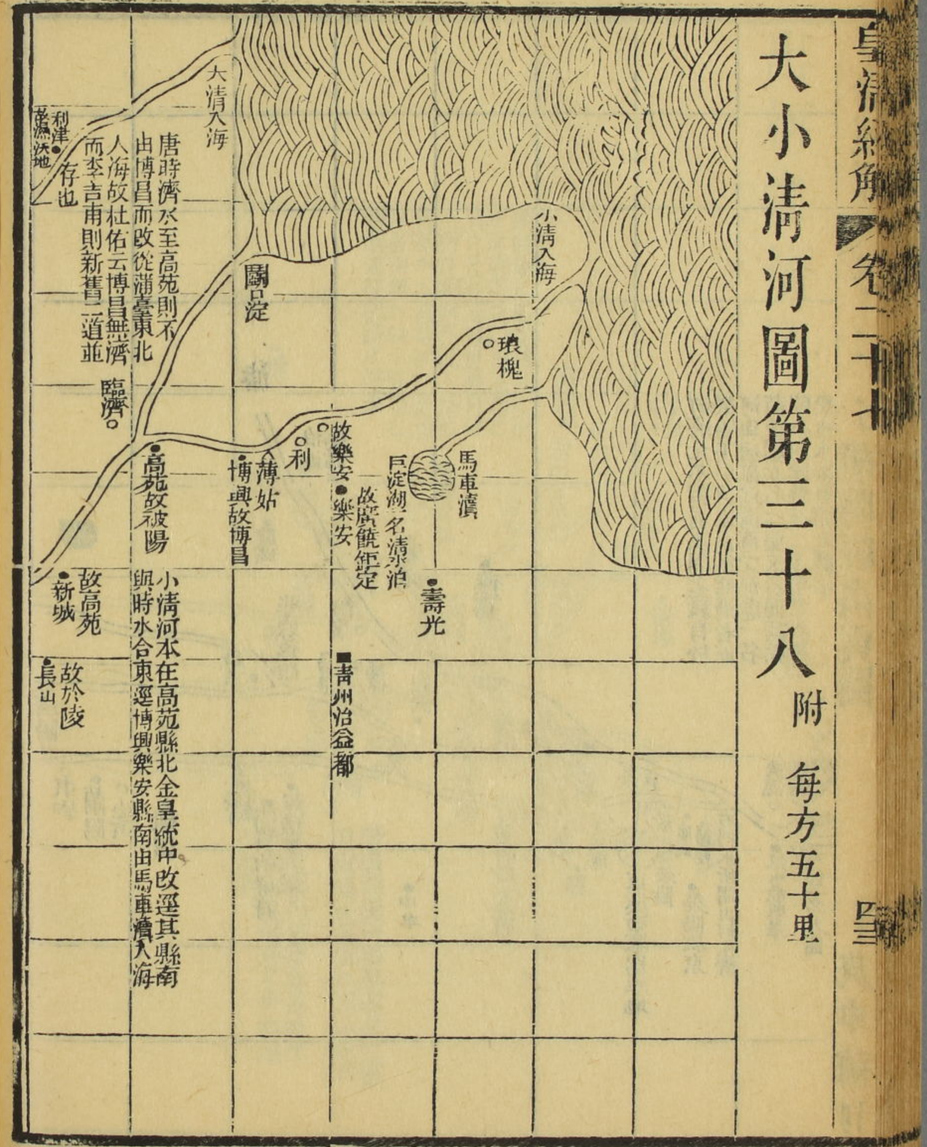

漢志濟水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軼與溢同吳澄曰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豬之被
濟源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窒竇則傾溢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丘數之爲三伏三見也
吳澄曰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委
滎澤陶丘相去可五百里其水本不相通至周而導澤爲川職方豫州川曰滎雒曰天子傳序于滎水乃秦廣樂是也曾睎云
故東阿有阿井
梁山濼
故垣
乘氏
濟澤
定陶
陶丘
曹州
濟水復出
大伾
滎
今河南滎陽
泥溝
故溫
稱城
滎澤
故滎陽
濟ノ河
成皐
大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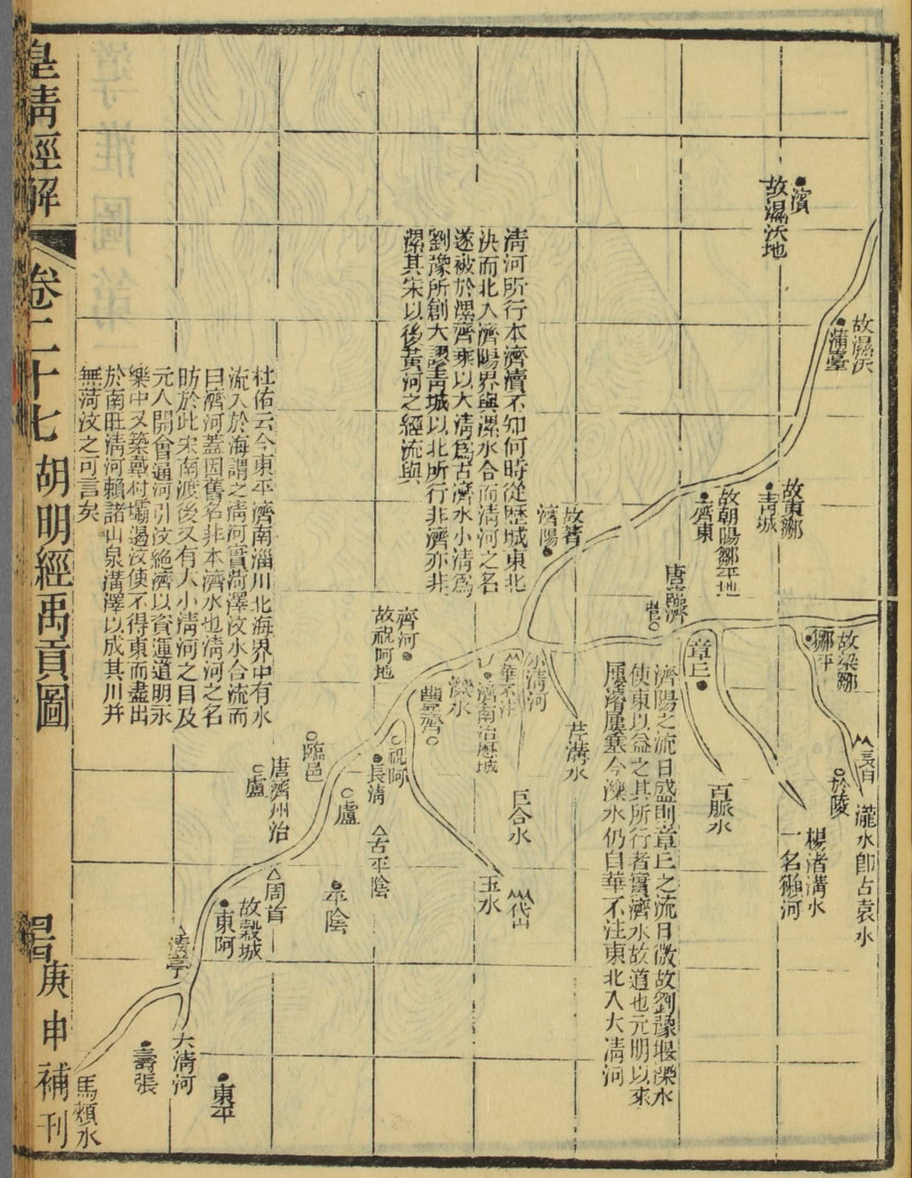
出河之濟圖第二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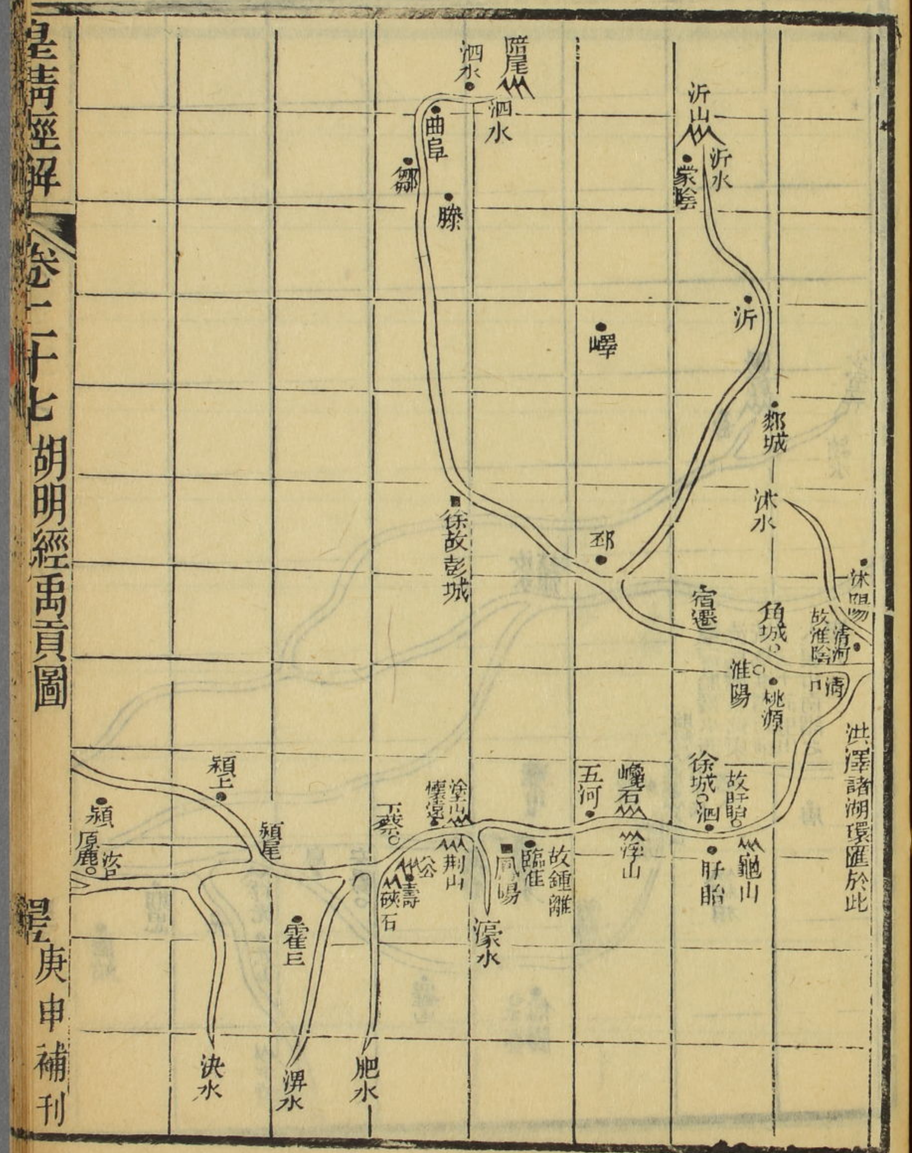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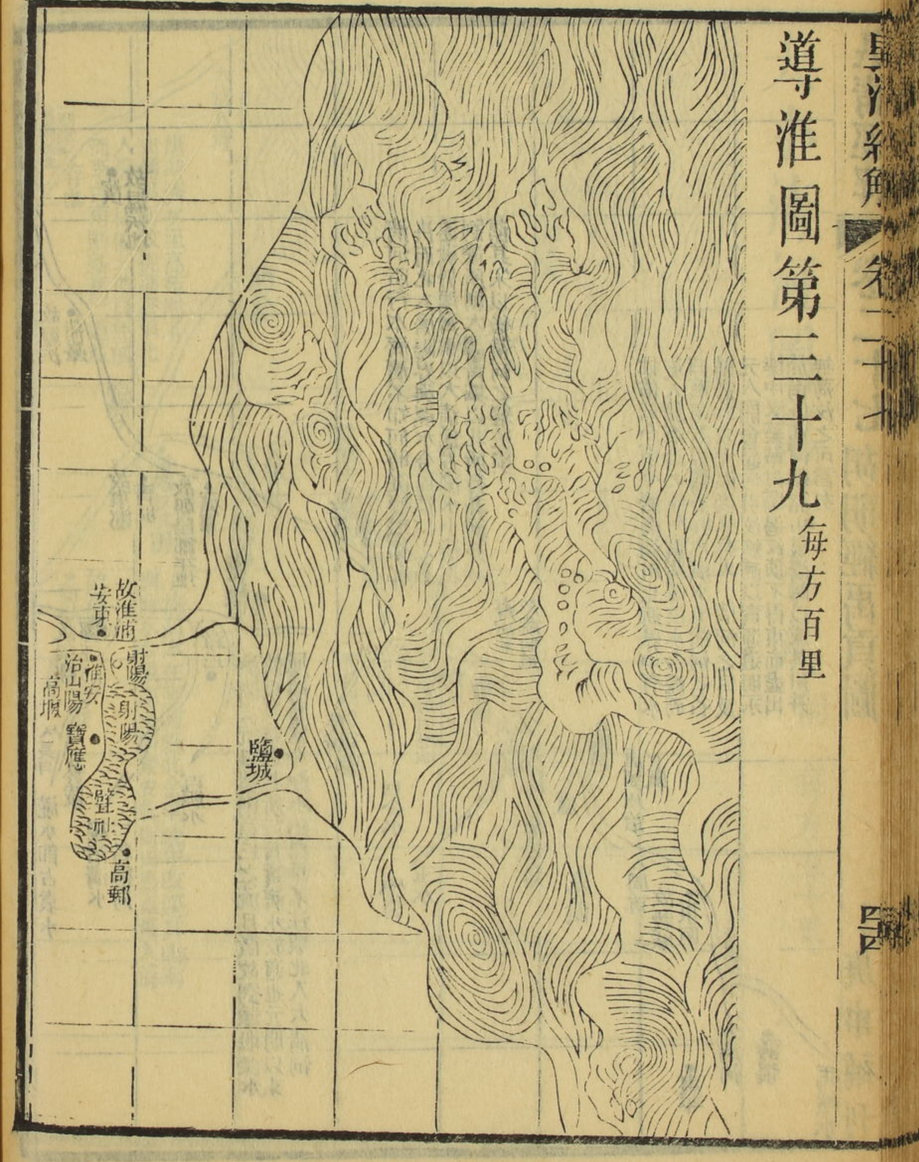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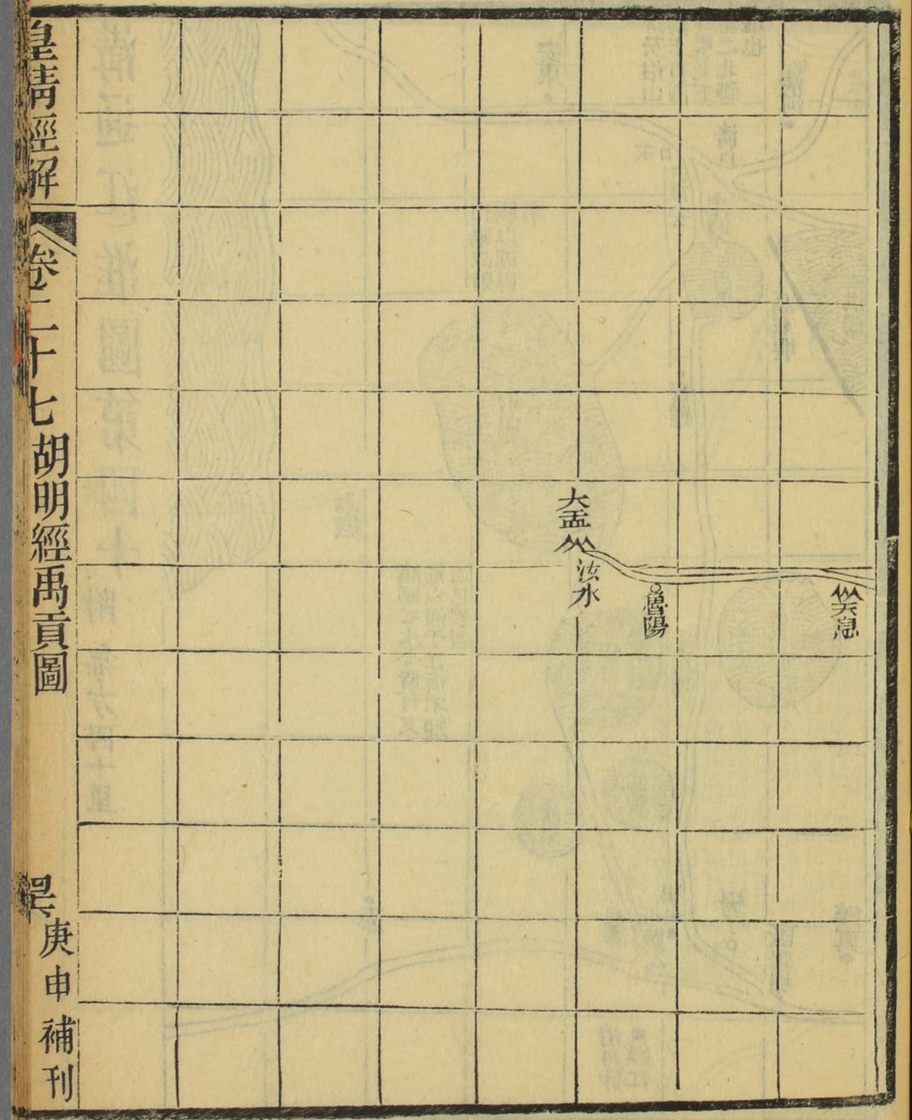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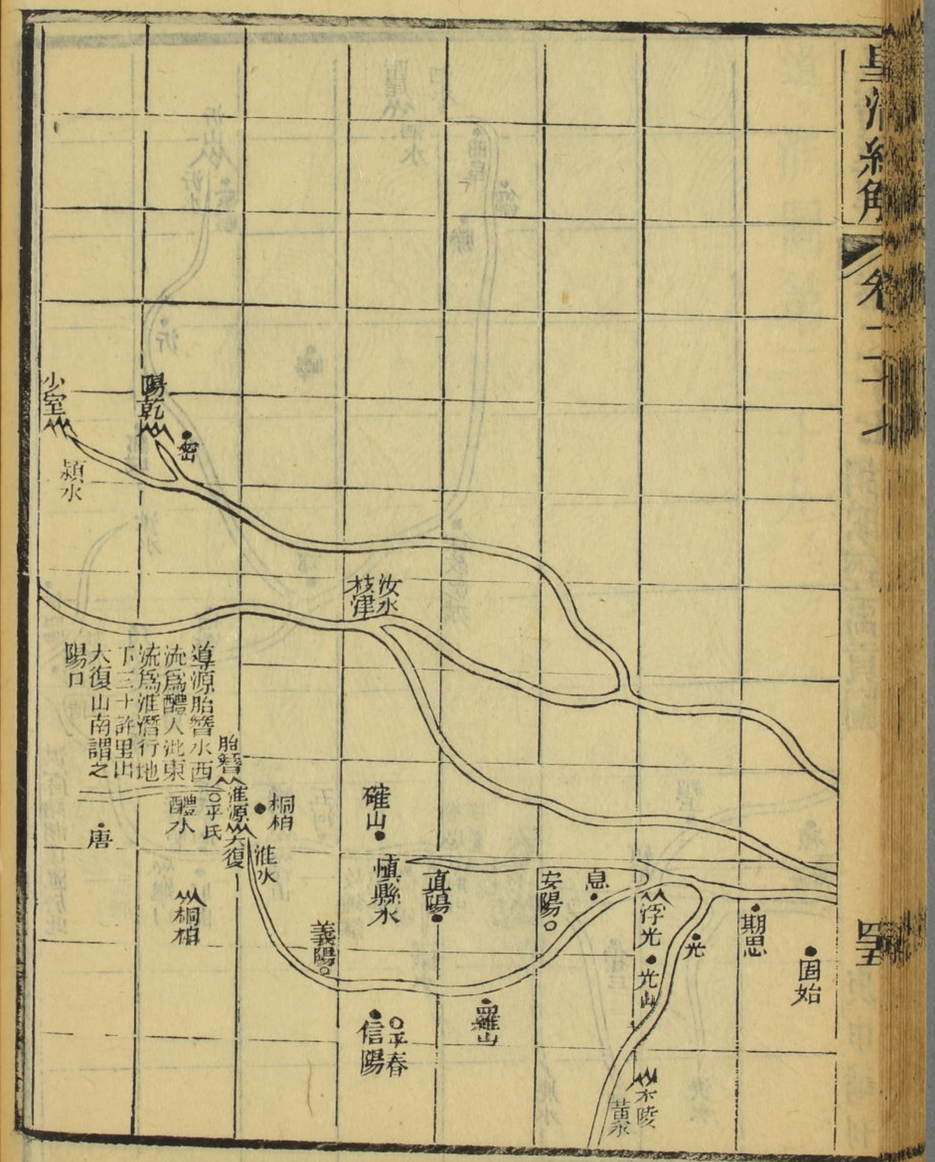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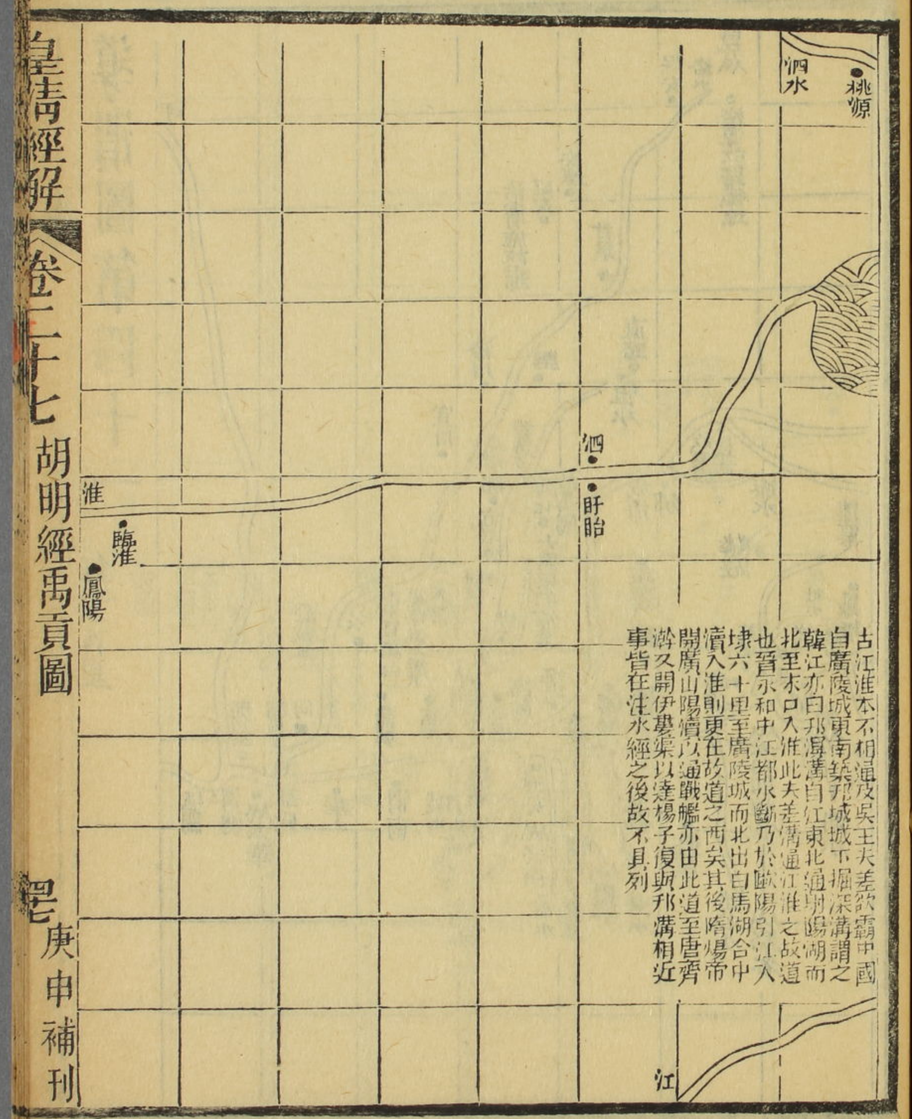


導淮圖第三十九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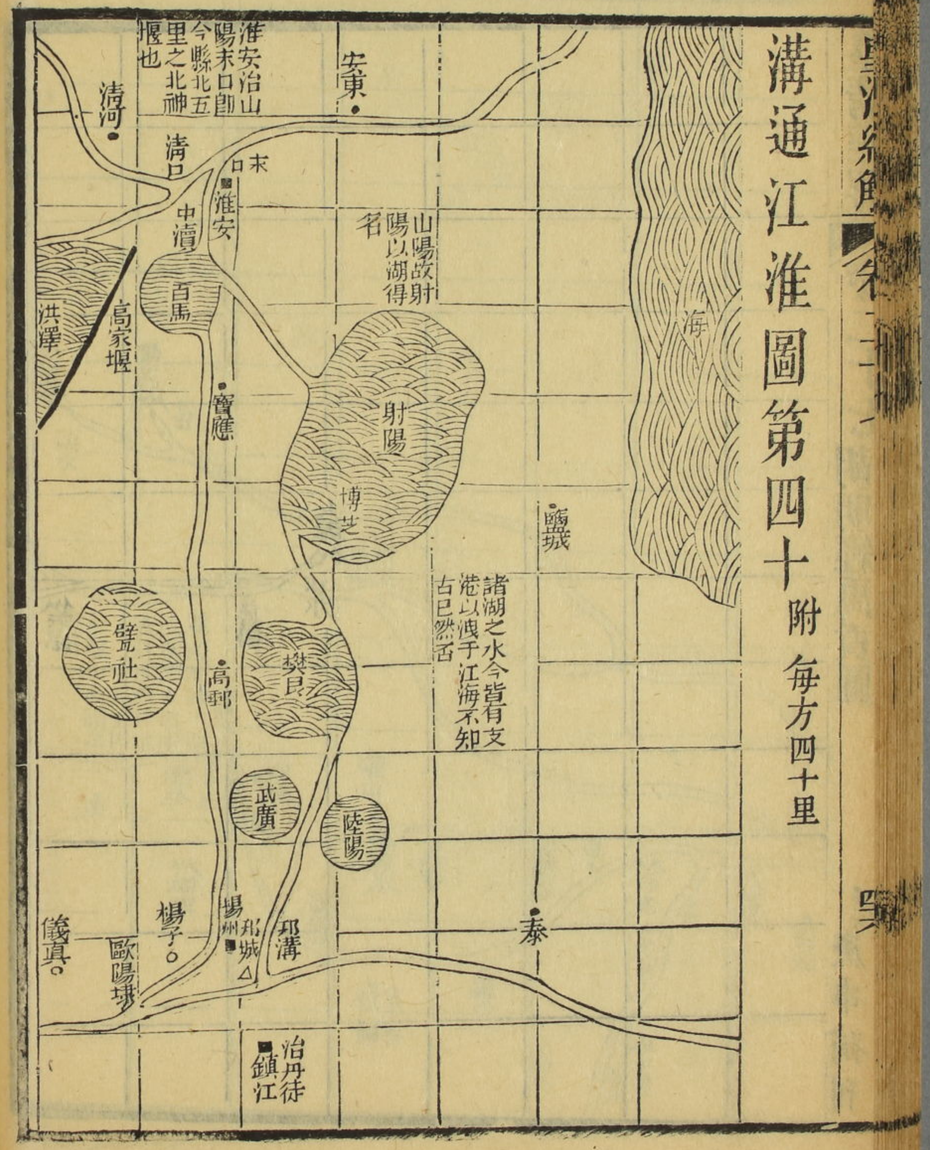

大孟
法水
唐陽
天息


少室
陽乾
潁水
汝水
枝津
導源胎簪水西（平氏）流爲醴入沘東醴水
下三十許里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
胎簪
淮源
大復
桐柏
淮水
唐
義陽
確山
慎縣水
真陽
桐柏
息
安陽
羅山
信陽（平春）
浮光
光山
光
期思
固始
木陂
黃水



古江淮本不相通茂吳王夫差欲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溝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末口入淮此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貢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則更在故道之西矣其後隋煬帝開廣山陽瀆以通戰艦亦由此道至唐齊澇又開伊婁渠以達楊子復與邗溝相近事皆在注水經之後故不具列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附 每方四十里



導渭圖第四十一

每方百里

河　保安　洛水　自然　洛源故鹽德地　寨　甘泉　治膚施故鄜　延安　直路　洛川　鄜　宜川　翟道　中部　宜君　同官　耀　故宜禄長武　漆水　故漆　邠　停化　故雲陽　大黑阪即漆源　涇陽　高陵　三原　沮泊水　臨潼　戲水　鹽田　漆渠　麟遊　杜水　岐山　鳳翔　美陽　武功　扶風　鄠　醴泉　咸陽　興平　斜水　太白即惇物　終南　滻水　鎬水　霸水　渭南　白水　古未有鄜白二水渠沮入渭入洛　蒲城　澄城　朝邑　同　華陰　太華　渭汭　船司空　潼關　華　鄭　豳屋　瀍谷水　豐鎬　滻水　駱谷

涇　故安定　平涼　涇陽　开頭山涇水　華亭　雪潤　涇陽　寶雞　大隴山　大隴汧水　汧水小隴　汧水　南會　隴山盤踞鳳翔平涼慶昌三府之境　隴　涇　終南　散嶺　褒斜水　五原水　首陽　渭源　烏鼠鳥鼠山　渭水　鞏昌　洮隴西　狼道　通渭　秦安　秦　大隴　伏羌　朱圉　赤峪水　嶓冢　嘉陵江　祁　嘉陵水

自秦漢以來渭北有鄭國渠白渠六輔渠成國渠漳渠蒙龍渠龍首渠渭南有靈軹渠昆明渠漕渠皆鑿引諸川之水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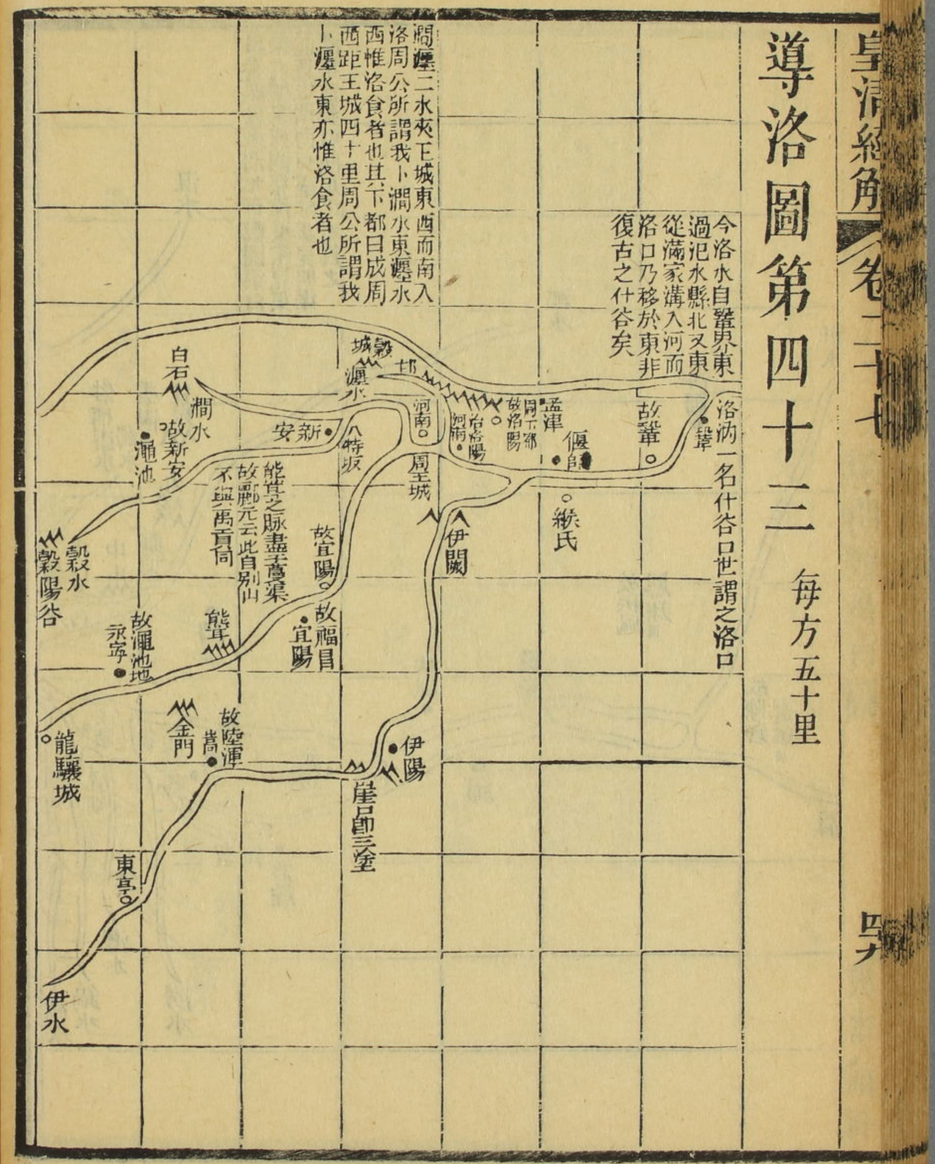
涇水　汧水　汧陽　故扶風鳳翔　故陳倉寶雞　渭　漆水　谷口　中山　鄭渠　九嵕　甘泉　雲陽　濁水　谷口　白渠　醴泉　漳渠　扶風　咸陽　武功　成國　興平　龍首　昆明　上林　鄠　盩厔　灃水　滻水　鎬水　滈水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灃爲大自西漢隋唐迄遷都於此鑿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而民田灌溉利渠交絡雖合不常見渭南諸川盡失其舊亦酌洛陽爲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茲多而西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灃水東注而非東注矣竊疑灃西之灃灃東之鎬滈灞滻禹時悉合灃以入渭故灃水得成其大禹導渭東會于灃富在漢霸陵縣北霸涯入渭處也至若渭北之水爲鄭白所鑿古水有此二渠漆沮合流至櫟陽入渭不與洛相遇故視灃爲小今鄭渠既廢而渭水經於三原沮水不入富平可見二渠未開時漆沮元不合洛其入渭處即今石川河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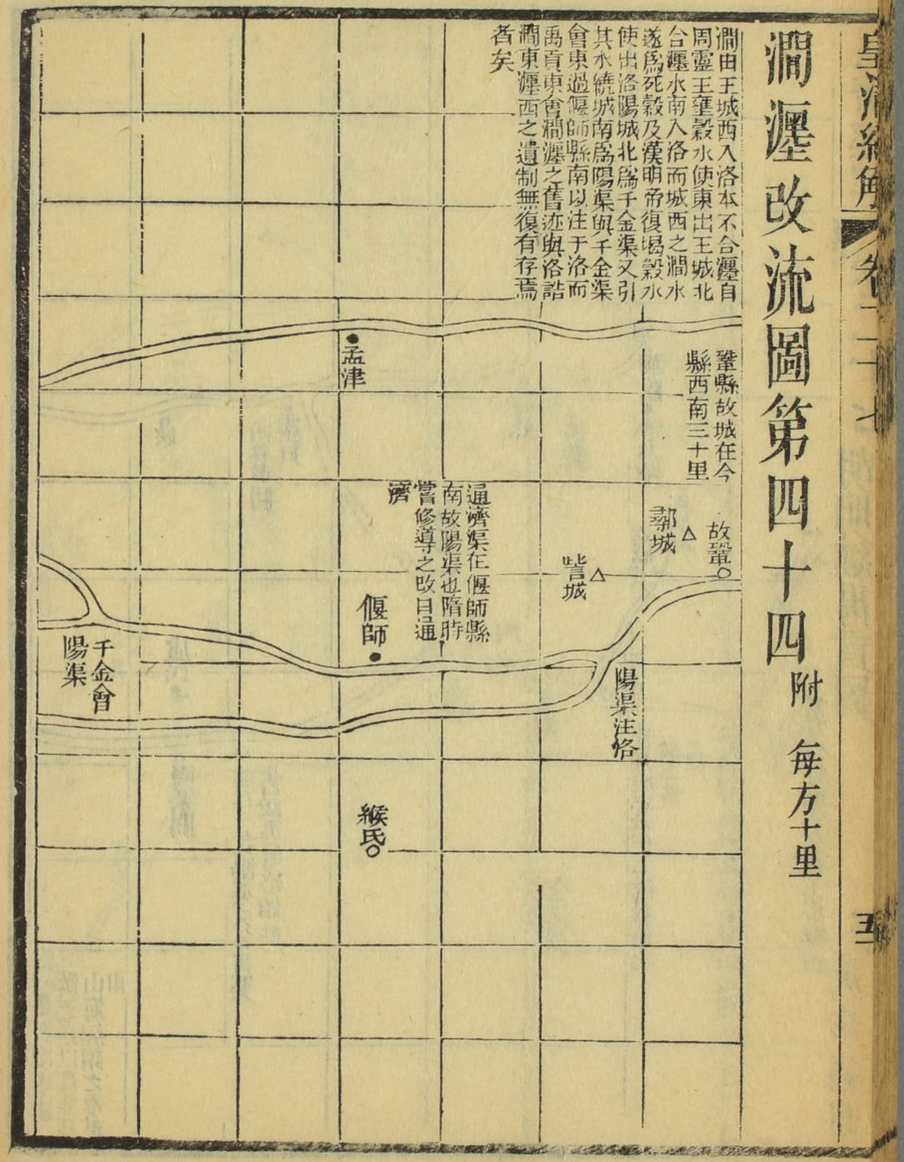
洛　河　龍門　梁山　韓城　同官　龍首　白水　澄城　鄜陽　藏龍山　富平　三原　漆沮水　至陽　中白　高陵　鄭渠入洛　故馮翊　同州　渭口　朝邑　白渠口　樂陽　小白　重泉　華州　成國入渭　新豐　渭南　昆明入渭　西安　華陰　太華　潼關　灃渠入河　少華　灃渠　終南　灞水　霸水

導洛圖第四十三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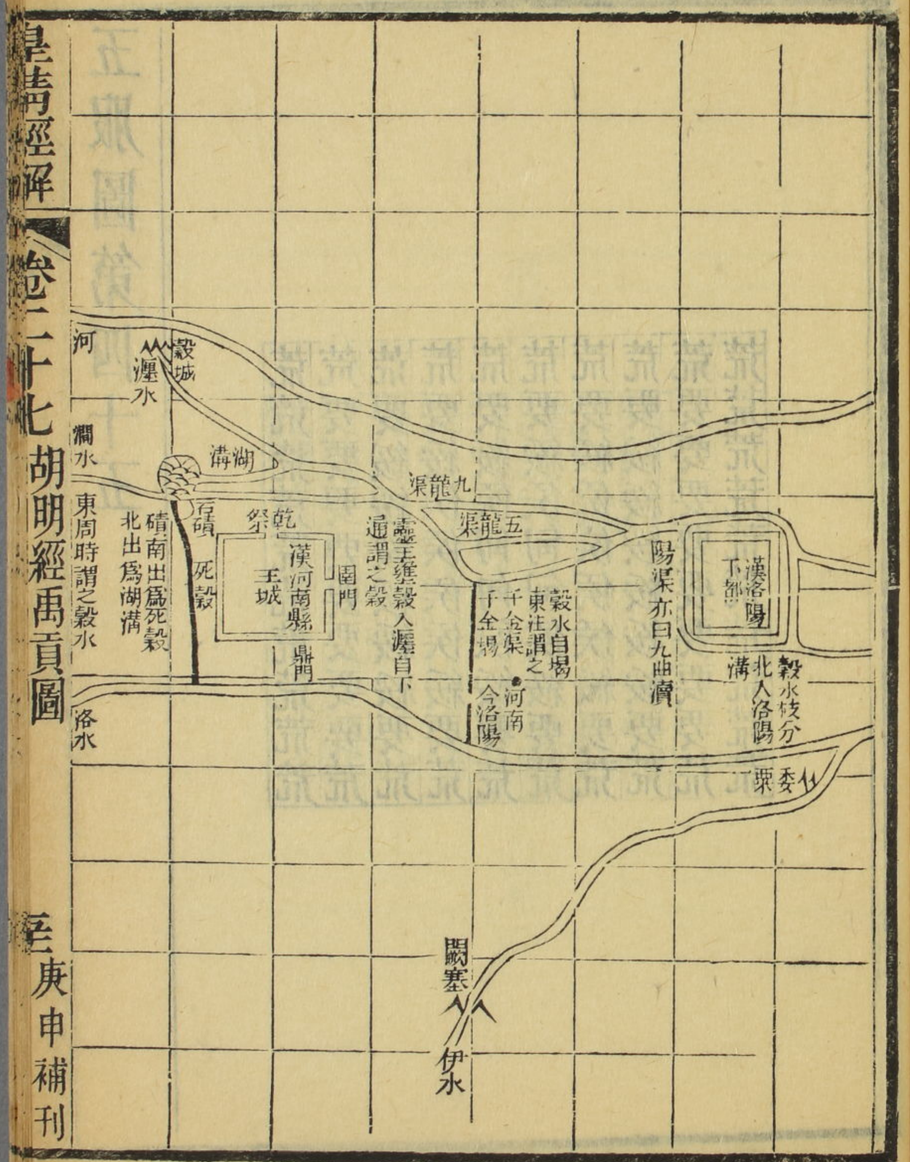


澗瀍改流圖第四十四　附　每方十里

澗由王城西入洛本不合瀍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堨穀水使出洛陽城北爲千金渠又引其水繞城南爲陽渠與千金渠會東過偃師縣南以注于洛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舊迹與洛詰屈東瀍西之遺制無復有存焉者矣



胡明經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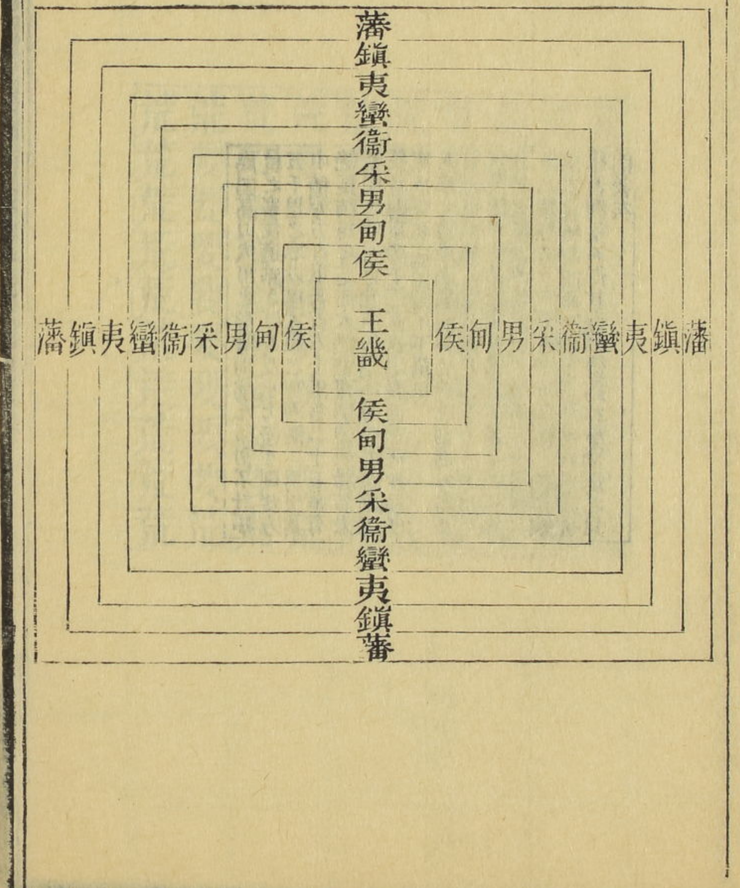


辛庚申補刊

五服圖第四十五

荒荒荒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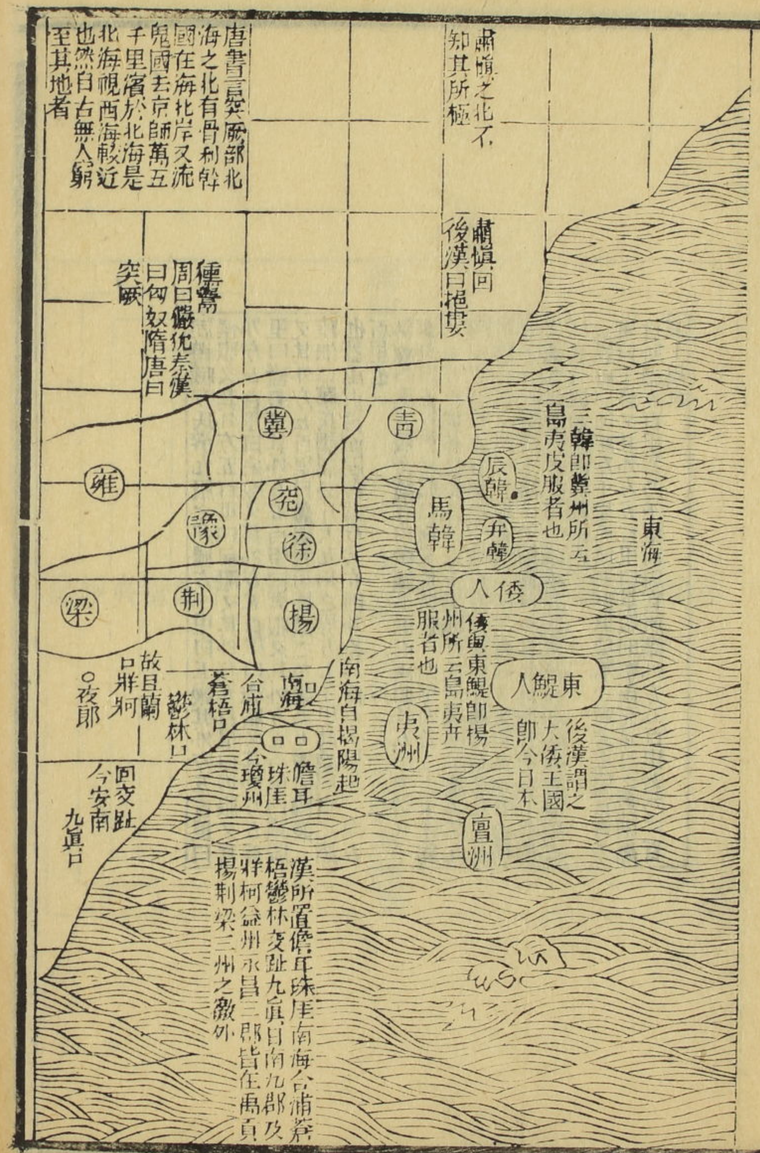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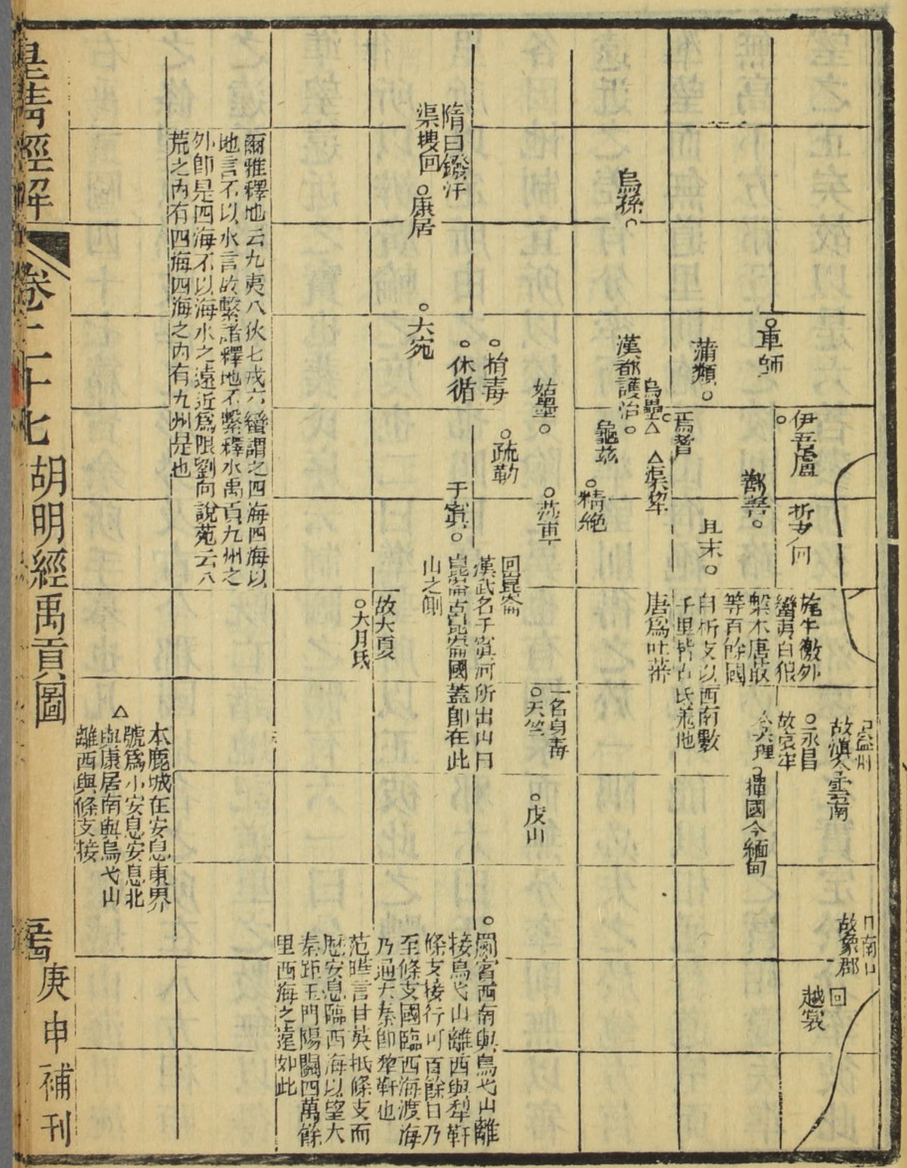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謂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

易祓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侯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九九八十一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滿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

金履祥曰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四海圖第四十七 每方二千里





右禹貢圖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條理原隰陂澤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而獨恨晉圖既亡諸地記道里之數無以得準望遠近之實也裴氏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分狀問切率音律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經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是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此三代之絕學裴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爲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古志言境界四正四隅南正北微西推此類則其有十六方準望之法加密矣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巒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鉤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爲登降屈曲之處其路遠人跡而出於下與邪與直也則爲平行徑

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直略切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爲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而不可以爲圖矣古之爲圖者必精於句音鉤股之數故準望絫黍不差金吉甫云句股算法自禹制之所以測遠近高深而疆理天下弼成五服者也說本周髀經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仁山此說蓋深有得於裴氏準望之法者大抵里數之多寡唯據人跡所由爲得其眞而特不可以爲圖何也高下方邪迂直之形非圖之所能具也圖唯據準望弦直之數而弦直之數非攷之於書而核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則無從折算而得虛空爲道之遠近此圖與書所以相爲表裏也書詳夷險之別則道里之遠近不與準望相違準望既定爲圖則夷險之形亦若視諸掌矣後之撰方志者以郡縣廢置不常而無暇以句股測遠近之實其所書唯據人跡所由之里數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雖有精於句股者亦孰從而測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數與準望遠近之實往往不相應此圖之所以難成而地理之學日荒蕪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於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可謂詳矣而夷險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據者著地人跡屈曲之路乎抑虛空爲道徑直之路乎至於近世之郡縣志尤爲疎略其道里亦未必盡覈況可據以定準望邪昔

人謂古樂一亡音律卒不可復愚竊謂晉圖一亡而準望之法亦遂成絕學嗚呼惜哉有能毅然以復古爲任者乞靈帝語勅郡縣諸吏循行水陸道路徧籍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以上之司徒司徒徵天下之善算者覆案其狀而以句股之贏餘計弦直之實數以正準望之法而定爲一書每郡縣之下分爲二條一道路曰東至某若干里西至某若干里云云如此則準望與道路可以互相參驗而各得其實由是繪之以爲圖則彼此之體皆正而無得之一隅失之他方之患矣裴氏之絕學復見於今豈非千古之盛事乎雖然此特爲方志言之也若夫禹貢之圖則但如吾之所爲名山之位方鄉不迷大川之流原委無誤郡縣與山川相

附新形與舊迹並存亦可以證明傳注而爲學者之一助矣壬午仲秋月幾望東樵山人識

皇清經解卷二十七終

嘉應李慎春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二十八

德清胡明經渭著

學海堂

禹貢錐指

禹貢

孔氏安國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穎達正義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卽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雖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全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卽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其賦與九賦全異不言賦

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實典之體也張氏九成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啇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耳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曰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曰皇祖陶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渭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爲人所稱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唯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

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
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
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
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
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
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
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
以十干爲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
者也商人報禹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
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
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

又有廟號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
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
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爲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爲祖己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諱
事神死則制爲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
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
唐叔以唐誥伯禽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
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獨以貢著疏云取下供上之義
殊未分明張子韶申其意曰唇塾之餘一旦平定民安
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於上故謂之貢
以言名雖曰賦非强爲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

所以統名之曰貢也夫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信如張氏所言則貢卽賦矣經何爲別之曰厥賦厥貢邪林少穎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之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之說近是謹按九州之末皆言貢道下文又云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之修職可知甸侯綏服方三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若長若嵎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慕義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於海外之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貴珣爲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爲言廣矣大矣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挈貢名篇實有大一統之義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於是乎見晦叔之解經精矣

虞夏之制不可得而詳已請以周制喻周禮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云國之地物所有貢公彥曰諸侯無貢于王法民間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依大司徒以爲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于王卽大宰九

貢小行人之春入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蓋周制有然在舜禹之世不知何如要之以什一之法賦於民而出其國用之餘市物以貢於天子則古今一致矣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琛爲摯肅愼氏貢楛矢之屬是也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幣帛也材貢

櫄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囿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禹貢言之然九州之物産或昔有而今無或前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邪

或問此篇如張氏說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爲不矜不伐乎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皐陶謨言之屢矣皐陶謨益稷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祇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卽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張氏亦嘗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鄙見參焉

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卽類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修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修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卽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

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行尚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伏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許愼說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文事關舜引爲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爲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爲二

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而孔扴於扈征之下以爲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哀多益寡以意爲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出箕子耳明豐坊僞撰古書世學言其曾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即判禹貢爲夏書之故智乎

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傳寅爲之解曰隨山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

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該貫首末無復餘蘊矣然百篇之序朱子謂決非孔門之舊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所篹非也同叔亦未之察耳序本合爲一篇古文引之各冠其篇首今不用

禹敷土陸氏經典釋文敷方無反渭按敷史記夏本紀作傅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葉氏夢得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也渭按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傳作敷馬融云敷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傅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治九州之土地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即此敷土之謂古文敷與傅通大戴記敷土作傅土漢志以傅陽山爲敷淺原是也又與賦通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是也故索隱謂傅即賦左傳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士彌牟屬役賦丈亦傅土意也薛氏謂敷如敷治之敷猶未相遠張子韶始云敷土即別九州之義而蔡傳宗之沿襲至今經旨盡失謹

按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而經文篇首三句則皆禹未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也別九州在奠高山大川句內不得如張氏所言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爲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竝有其人禹自言暨益暨稷則三人同行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孫四岳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四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古禹皇陶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皇陶亦禹之佐也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爲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爲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八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蓋益主焚列稷主播種伯夷主秩祀皐陶主象刑偕禹循行天下而四岳倡率九牧牧各擇其州內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以令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

東萊書說云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功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

而已渭按此喻甚切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城三旬而畢此皆所謂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者治水與築城不同然事有大小難易其理則一耳

隨山刊木釋文刊苦寒反渭按刊漢書地理志作栞顏氏云古刊字

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蘇氏軾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倫反山乘樏力追反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蕝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轂山行則行即橋上遶反徐廣曰橋一作蹻九玉反直轅車也尸子云山楬居足反髭形如箕摘行泥上如淳云髭謂以板置泥上以

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橇
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
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畚牀人舉以
行也輴與毳爲一橇與梮輩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
者不同未知孰是
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
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蘢斧斤不
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
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
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
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

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釋文奠田遍反
傳曰奠定也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葉
氏曰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
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
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
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谿壑
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
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董
氏鼎曰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
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

傳云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林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故知孔說爲不然渭按史記集解引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有之屬二字卽無病

蔡氏云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渭按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正義曰山川與天地竝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不但如蔡氏所舉境上之山川凡九州所言如冀之壺口岳陽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梁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三危積石龍門皆高山也冀之衡漳恒衛兗之濟青之濰淄徐之沂泗揚之三江荆之江漢九江豫之伊洛瀍澗梁之江沱桓沔雍之弱水渭涇漆沮澧皆大川也禹旣爲之主名因定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諉也

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兗土賦與某某此不過擇人而任之猶未知某山某川爲當治也及隨刊已畢高山大川歷歷可數禹於是定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州之川使各治其所有則法加詳矣山川旣奠禹與益稷四岳俾九牧各率其屬發人徒以就役或兩地先後興工如自壺口而梁岐而太原岳陽而覃懷衡漳皆先後次第興工或鄰封一時幷作如九

河既道則兗之雷夏灉沮與冀或決川之餘兼及畎澮如呂之恒衛大陸不妨分曹并作梁既豬遂及岐山淮沂或距海之後久乃滌源如治兗時既乂遂及蒙羽是也河已從碣石入海治揚時江漢已爲三江入海而岷嶓積石之功乃在治梁雍時事或爲二州之界而臨事共協其力如冀與雍豫兗共是河禹在冀三州協力治河徐兗共是淮禹在徐而兗協力治濟徐揚共是力治淮也或歷數州之域而當境各任其勞如江梁荆揚三州之域而揚治三江荆治九江及江沱漢梁治岷嶓及沱潛是各州之力不相貸也上下相維彼此相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八年而九州攸同十三載而錫圭告成也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事

皇清經解卷二十八終

番禺崔傳艮順德馮佐勛新校

嘉應李恒春舊校